

南無阿彌陀佛



訪問如今於西方極樂世界 & 西方法性土之中國歷史人物

序.....一

南宋 愛國詩人 陸游 (距今約八百年)四

宋朝 南海觀音 (距今八百年)一七

南宋 文天祥 (距今約七百五十年)二五

蒙古帝國 郭守敬 (距今七百一十年)四七

明初大將 常遇春 (距今約六百多年)六四

明朝開國皇帝 朱元璋 (距今約六百多年)七六

元末明初小說家 羅貫中 (距今約六百二十六年)九〇

明朝官員 魯穆 (距今六百年)一〇九

明朝 孫氏 孝恭章皇后 (距今五百多年)一一四

明代思想家 王陽明 (距今約五百年)一一九

談平等治理之法

明朝抗倭名將	戚繼光	(距今約四百三十八年)	……	一三三
明朝末年	闖王李自成	(距今約三百八十年)	……	一四四
清朝	順治皇帝	(距今約三百六十年)	……	一五九
明末清初	鄭成功	(距今約三百六十年)	……	一七六
明末清初	萬能實踐家	顧炎武 (距今約三百多年)	……	一八五
清聖祖	康熙帝	(距今約三百年)	……	一九六
清朝小說家	曹雪芹	(距今約二百多年)	……	二一五
清朝	揚州八怪	鄭板橋 (距今約兩百六十年)	……	二二七
清朝良臣	劉墉	劉羅鍋 (距今約兩百多年)	……	二三七
清朝	紀昀 (紀曉嵐)	(距今約兩百二十一年)	……	二四四
清朝思想家	狂傲才子	龔自珍 (距今約一百八十多年)	……	二六三
清朝	林則徐	(距今一百七十五年)	……	二八二
清朝	慈禧太后	(距今約一百多年)	……	二九二
清末民初	諦閑老和尚	(距今九十四年)	……	三〇八

近代 楊坤

(距今約八十多年)

……三四四

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八百戰士之一

近代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趙樸初

(距今二十六年)

……三五九

民初高僧 茗山大師

(距今約十多年)

……三七四

現代 萬秀豬王 豬哥亮

(距今九年)

……三八七

序

時光隧道

佛開示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阿彌陀佛開示：

浩浩蕩蕩中國史，五千年之文化中，
歷代千古之名人，如今魂歸於何處？
原來是於空間中，彌陀慈悲開空間，
救度諸多之有緣，送入佛寺法性土。
古往今來無數眾，靈性不死受訪問，
名人軼事於其中。

跨越中國五千年，當年狀況是如何，如今受訪而道出。
不論當時是如何，豐功偉業成過往，當身不在去何方？
如今得知靈不死，輾轉輪迴來又去，

或入地獄受報苦，或入鬼道至如今，或入空間難能出，
或入天道享天福，守護人間諸眾生。

最多之眾於鬼道，亦有不少入空間，
惡報受苦至地獄，刑滿之後回故國，靈於空間留至今。
皆是靈性之生命，卻是善惡兩分明。
蘇佛願心超度眾，感得彌陀佛加持，
彌陀佛光照中國，打開空間眾得出，
送眾進入佛光中，得入香光法性土。

如今阿彌陀佛正住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之
香光大佛寺。

蘇佛大願度中國眾靈，於彌陀十二道佛光加持中，
以其千百億化身超度無量無邊的中國眾生，
進入阿彌陀佛佛光中。

眾生無數難以計，猶如浪流般地進入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

過往名人此時雖為無身之靈，
卻是當初之點滴依然存於識念中。
如今得救受訪問，道出當時之情形及身亡之後靈的經歷，
有如進入時光隧道中。

眾靈於西方法性土上聽經聞法，靈性得到了寧靜，
安住於佛光中，不再於空間中飄泊無依。
於法性土上蒙佛光注照，聽聞淨土大法，發願念佛生西，
提升靈性品質，之後有機會能隨蘇佛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 |
靈的究竟歸處。
南無阿彌陀佛

南宋 愛國詩人 陸游 （距今約八百年）

訪問 主筆：釋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日

陸游：

蒼蒼歲月映髮間，放翁詩酒申志難。
冰河鐵馬長存心，臨終一念山河關。
一生沉浮官海中，王師北夢未曾醒。
昔嘆國策和不戰，今知玉帛免獄刑。
彌陀金光破空間，得見興衰本自然。
法土聞法見蘇佛，救世報國實可歎。
朝朝迭代業難止，國國難復徒有志。
一切盡捨弘彌陀，舉宋皆入極樂國。
陸遊已在法性土上等候訪問多時。能夠被阿彌陀佛與蘇佛牽

到西方法性土，真的令陸遊感激萬分，沒想到過世之後成了一條靈，卻還有機會可以來到如此殊勝明亮的地方。

我在鬼道中飄蕩已經有數百年，這中間看著自己國家逐漸衰亡，外來的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當初確實心有不甘，但身為一條靈，在鬼道空間中看到的這一切，自己也無能為力，比起在世時的那種無力感又更增加了數倍。

然而，在大局之外，其實對於百姓來說，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國家的稱號，也不是統治者的種族；而是百姓是否能夠在各自的時代與國家中，擁有安定的生活。這其實是我一直以來忽略的一部分。畢竟當時我是真心想要一展抱負，認為宋朝始終應該是完整的領土，而不是偏居南方的偏安政權。

現在想來，當時自己也確實十分愚痴。現在我明白了，這國家的興衰與滅亡，是整個大宋朝人民的共業。國家的興盛與衰亡皆在自然因果定律中進行，並不是單一帝王的決策錯誤，也不是

單一北方民族入侵的事件，而是整個國運的運行已經到了這個階段，自然就會呈現如此的結果。

只可惜當時我沒學到佛法。看到國家的興衰滅亡，我並不明白這個中自然運行準則的道理，而只是一心希望能一展長才，發揮自己的文治武功，幫助南宋收復完整的宋朝領土。

至於寄情於詩，那又是更後來的事了。畢竟當時的眼光並不能看到事實的全貌，一心想要為國家立功，收復故土，但卻又不得志，屢遭朝中各方勢力的反抗與壓制，在官場上載沉載浮，升官降職皆有。

我始終不能夠長久安穩地在一個職位上發揮自己的長才，之後就算被派到地方以及靠近前線的地區，但中央的政策畢竟不是與外族主戰，不與北方的政權直接交火。所以當時的我也只能將這些收復故土的情懷寄情於詩中。

這一路以來，創作的詩詞無數，內容都是表達當時自己真實

的看法與願望。我的詩大多專注於描寫事實真相，並未過度堆砌辭藻，是因為這種真實的主題，理應力求深植人心、平易近人。這是我當時創作這些詩的想法與理念。

後來學佛，才知道詩詞本身也是幻化無常的東西，寄情於詩的做法，並不能夠真實地幫助人。而詩中所闡述的內容，也大多是對於家國的感傷與對於收復故土的展望，這其中具有渲染力與張力。對於人民來說，若要放下對故土的執著與糾結，這些詩確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我在法性土上學佛之後，明白這些詩詞對於煽動國家人民，讓他們聚焦於故土的失去，其實並不如法。在佛法的角度來說，他人奪走了自己的東西，就沒有與之爭奪的道理。畢竟東西的去留與捨得，皆是自然運行之事放眼國家規模，亦是如此。

當北方領土被他人佔據奪取，此時應該是要聚焦在如何治理內政，將國家的基礎以及人民生活穩定下來，使人民可以安居樂

業，而不是持續為了自己的家國意識，或為了對北方領土的執著而持續發動戰爭。

這樣的名義看似是愛國，但國的根本在於人民。若不斷地逼迫人民流血、犧牲生命，只是為了要令更多的土地納入自己的麾下，將更多的物資資源歸於自己的國家，這其實並不是真正愛國的做法。那是由於受到國家概念的影響。

在早期北方故土、國家完整性等觀念的影響下，對於家國的收復，成為了自己的一種使命。因為早期逢戰亂，顛沛至南方，所以對於北方故土的收復，有一種執著的情懷。但是從佛法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

人生在世可以有許多發揮，人的身體也非常珍貴。為了自然中運行的國運，以及勢必遭到分化佔領的國家，持續糾結於收復故土、大興征戰，迫使人民上戰場。縱使犧牲了生命、獲得了更多領土，依然沒有解決人世間的任何問題。

我這一輩子都在執著作戰，這也是我這一生未能施展長才的真實體現。但或許，這也是冥冥之中得到了佛的庇佑，讓我沒有真正地上場殺敵。否則，今天的我也不可能只是進入鬼道，想必將會與多位在法性土上的大將軍與帝王一樣，下了地獄受極苦之刑；而之後若是又被發配到什麼微小的空間受報，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所以從結果上來說，現在我還十分慶幸當時並沒有真正與金朝交手。現在我才明白，不論是哪個朝代，不論是哪個地區的政權，甚至是在更北方的蒙古地區政權，不論在何處，大家都是一體，一樣都是活在這神州大地上的人民。雖然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語言、文化與生活方式，但是這並不代表大家就要有所區隔。

而這些家國的意識形態，對於國家的忠心，乃是指對於國家必須要抱有感激之心，要忠於國家、不可背叛，但不代表著要以不同國家的身分來互相攻擊，甚至互相消滅或互相統治對方。這

並不是真正的愛國。愛國就要讓國家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讓國家能夠以有德之國的身分立足在世界，而不是讓國家被判定成一個好戰的國家與族群。

我一生經歷大半輩子，才在晚年接觸到佛法。但是，跟在法性土上所學到的阿彌陀佛佛法教育比起來，當時那種禪、空、與世隔絕的佛法，雖然給了當時的我一個放下心中執著的方向，卻沒有真正讓我透徹理解真正的愛國是何物。

我強行地讓自己學習佛法，讓自己接受一生不得志，而轉寄託於禪宗那種「萬物皆空，一切皆幻」的境界。但是，心中卻始終未能真正契及那樣的心境。在學習了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之後，我才明白真正的佛法那種「積極入世、救度世人」的心態；但這並不是像我過去所崇尚的，利用戰爭來解放人民痛苦的做法，那樣對佛法的瞭解並不究竟，也不是真正的透徹。

這中間出現的矛盾就在於：雖然看著家國人民受苦，但自己

又豈能斷定，不斷地北伐、發動戰爭，何時可以收復故土？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而這中間所造成的傷亡就不如理、不如法，也不是對人民真正的慈悲。佛門講求「不殺生」，而戰爭又豈能不殺生？

這中間雖然可以有許多的詭辯來為自己解套，但其實我心中依然知道，這樣的矛盾確實存在，如果真的以佛法慈悲為懷、逆來順受、一切隨緣，又何來對於外境的執著？又何來對於家國的放不下？若是佛法講究「無我」，則既已無我，又何來「我的國家」的觀念？又何來「我國故土」的想法？

這中間諸多矛盾，其實我心裡也知道。但是自己還沒有修行到那樣的境界，心中也抗拒去接受這樣的事實，畢竟我心中是真心希望可以透過收復故土，來解救北方的人民。而這一生到了晚年，確實也有些疾病，但並無大礙，身體還算硬朗。

我在八十五歲過世之後，進入了戰場的空間，我念著到底能

不能收復故土，於是死後就在北方故土與邊境上遊蕩。我看著這世間一切的變化，心中確實仍然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將收復北方的故土完成。

但是令我詫異的是，沒過多久，北方彪悍的蒙古民族大軍就統一了全中國。那時我心中十分感慨，但反過來想，這確實讓國家獲得了統一與安定，又何須如此執著一定要由南宋來統治呢？當心中萌生了這樣的念頭後，我就沒有太過於難過國家的滅亡，也沒有再注意後續的發展。

過了許久，一日，金光遍照中國戰場的空間。當時我仍然在空間中，突然金光照下，我瞬間脫離了空間。我才看到，原來這整個世界已經與當時的環境不同，這裡到處都是沒看過的建築物以及景象，雖然山林、山河與大地仍舊類似，但是士人、國家以及建築已經大有不同。而我還沒有機會仔細探究，就被金光接引，進入到了一個更明亮的地方。這裡是以澳洲香光大佛寺為背景

的西方法性土。

在法性土上，我見到了非常熟悉的佛，而這尊大佛就高高地聳立在我眼前。這讓我本能地向佛跪拜。我不斷地叩謝佛，我相信是佛帶我來到如此明亮的世界，想必這就是佛國土，這是我當時剛到法性土時的猜想。

在法性土上聽經了一段時間，才明白原來這距離南宋已經過了數百年。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當時的樣子，中間經歷了數個朝代的變化，這也讓我非常詫異。原來這國家分分合合、改朝換代的情況，在宋朝之後依然如此。

宋朝之前，中國就已經是戰爭無數，而宋朝之後，戰爭的頻繁程度更甚於前代，甚至到了近代，還有多個外國國家遠渡重洋來侵擾中國，這都是我始料未及的情況。

但是我現在明白了，不論是什麼政權的更迭，其實都是因果中業力自然運行所現之相，這一切並不是單一個人可以抗拒或扭

轉的，必須要透過全中國的人民一起學習佛法，才有可能改變每一個朝代更迭興衰的共業。

後來我學到了真正的佛法，才明白原來真正的佛法是積極入世的，教導人們心善、改變人心，讓人們放下對一切的執著，也要放下對於家國的執著。弘揚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才能夠真正幫助中國的所有人。這才是真正的愛國，才是真正的積極入世，才是弘揚佛法的真實面貌。往年我所學的消極出世以及解脫，是為了迫使自己放下對於收復故土的執著，但實際上這都沒有真正解決我的問題。因為我依然經歷著生老病死，這就得以知道我的個性並沒有做出轉變。

現在沒了身體才遇到佛法，確實十分可惜。若是以我當時為官時，有大好時光可以拿來學習佛法，若懂得將「南無阿彌陀佛」聖號傳遞給人民百姓，那中國的共業就不會如此嚴峻。我在法性土上看著蘇佛大力超度中國，打開了各個微細的空間。而蘇佛

不只是超度中國，也超度了十方法界，以及中國與十方法界中無數的魔眾和魔宮，將他們全數接引入了西方法性土。

這樣的場面非常震撼。蘇佛無數千百億又千百億的化身，瞬間抵達十法界的各個微細宇宙之中，而阿彌陀佛也隨其在各個空間中放大光明。接受佛光普照的眾生，瞬間放下許多的怨恨與執著，有些則願意進入西方法性土中。

我也是在這樣超度的過程中，從原本戰爭的空間中出離，而後進入了西方法性土。這也才能夠有機會接受佛寺的訪問，將我這一生的感觸向大家分享。我真的十分感嘆這佛法的不可思議。

起初，我只是單純地覺得佛法是淡泊名利、放下一切，可以不受世間拘束，過得逍遙自在。然而，真正的佛法卻不是如此。

跟著蘇佛的作息，看著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真實情況，我才明白，這是因為我的心中依然常有自私，才會有如此以自己為主、想要獨立於世的觀念與想法。我想要自己不受塵染，想要自己

不受他人的痛苦、折磨與批判，才會有這種隱世、與世隔絕、歸處一方的心態。學了佛法，看見阿彌陀佛與蘇佛大力超度魔眾及眾生。即使身受諸苦，即便身體遭到魔眾百般的攻擊，阿彌陀佛與蘇佛救度眾生的腳步卻始終沒有停下，也沒有絲毫的減緩，而是持續積極地廣度眾生。我也希望能夠學習到這真正的佛法，能夠真正有助於人，幫助自己的國家。

我發願向佛學習，並且重新返回娑婆世界，來幫助國家的發展。我發願學會消滅競爭、鬥爭與對立的方式，以最純淨、純善的腳步，幫助眾生脫離苦難。

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給我機會接受訪問。

南無阿彌陀佛

陸游

宋朝 南海觀音 （距今八百年）

訪問 主筆：釋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南海觀音：

世人皆知浙江普陀山乃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在這裡，有著世界上最大的銅製觀音塑像，而南海觀音就位居於此，給予信奉觀音的人護衛以及庇佑。

世人皆說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有求必應，有許許多多的人來到浙江普陀山，就是為了要求得感應，希望佛菩薩能夠幫助其解開心中的煩憂痛苦，又或者滿足其所求。

南海觀音一直以來在浙江普陀山對於人們的心聲都聽到了。但是，到底是否能夠滿其願，那就必須得看人們之所求是否如理如法：如果所求為私，則並非宇宙準則、真理、正道，往往難以

滿其願；而如果所求為眾、不為己，則往往合於宇宙準則、真理、正道，則令其心願有被滿足的可能。

這一切都是「自然中自然相」之中運行，並非是我南海觀音去分別檢擇。對於人們的苦，對於心中祈求、念著「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的人們，其實南海觀音心中全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許多人之苦，乃是由於見到他人之苦不能幫其解決而苦；乃是為了他人、欲幫助他人卻不能得而苦。這時候若其人心中虔誠恭敬地祈求，南海觀音會幫助其有脫苦的機會。但若有人乃是為了自身而苦，那麼其苦其實乃是自己所造下的因，而必須自己承受的果報。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這個人心中念念祈求著，希望觀音菩薩能夠幫助其脫離苦痛，那對我而言，也是無可奈何。

現在世間有許多人都知道，普陀山乃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這的確是事實真相。但是大眾卻忘記了菩薩道場的根本乃是在於教化人心。太多人只為了祈求感應，希望得到佛菩薩幫忙，而對

於自身的個性、習氣、行為，卻沒有做到真正的調改。這並非佛菩薩不幫忙，而是自力未顯，佛力便難以加持。太多的人來到浙江普陀山禮拜南海觀音，但對南海觀音更多的是「迷」，而非從觀世音菩薩的示現之中，明白心中該調轉之處。

其實真正的佛法應該是教育，令見聞者依教奉行，而能夠放下自身錯誤的見解與行為，進而有轉業的機會。若心一轉，自然境界亦是可轉；若能做到如此，即非迷信。然而此時，南海觀音觀察到如今來到浙江普陀山進香者，乃至於虔誠禮拜觀音者，有許許多多都已淪為往外求而不內求的狀況。這並非個體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目前整個中國真正正法的力量已經式微，乃是法運運行的自然現象。

最近南海觀音觀察到整個中國一直有一股強烈的正力，在中國對眾靈進行超度，那就是香光大佛寺的蘇佛。他以其見性法身之能，用千百億化身在中國各省進行超度，帶著阿彌陀佛大放十

二道光明。那巨大溫暖的金光，照亮了中國無數苦難眾靈的心。太多的眾靈歡喜見到佛光而進入光中，就這樣被蘇佛給救到了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我南海觀音也是其中之一。蘇佛所帶來的佛光，乃是最高品質的能量，南海觀音見到之後，心生讚嘆，於是升起了入光中一探究竟的念頭。就這樣，以很快的速度，我就在金光之中來到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在這裡我見到了慈悲的阿彌陀佛，光顏巍巍巨大無比，就這樣站立在西方法性土的空中。見到阿彌陀佛慈悲地對我微笑，南海觀音心中法喜充滿。

我就這樣跟著法性土的佛號聲，一起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世人皆知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何處有苦，何處現身，而南海觀音如今在西方法性土上，看著蘇佛超度的畫面，不禁心生讚歎。乃因蘇佛之神足通實在快速無比，於一個念頭的瞬間，就能夠化身千百億來到整個中國的上空，將整個中國東西南北、上下的空間全都給覆蓋。蘇佛以十二道光大放光明，將無量無邊的

眾靈全都給超度進西方法性土，其中就有著許許多多的魔眾。

這的確確是佛之心願，與佛心佛願相應，難怪能夠感得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並且隨著蘇佛之觀想超度而接引眾靈。

「降伏魔怨」的確是蘇佛在中國進行超度的一個真實寫照。只見無量無邊蘇佛的金色化身，就這樣穿梭在中國各省的各個空間中，大力地掃蕩魔眾。太多太多的魔眾都在佛光之中被接引進了西方法性土，魔眾沒有辦法抵擋這樣的佛力。蘇佛超度的速度非常快，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已經橫掃中國各省的空間好幾次，用極為快速並且極為精密的方式，在中國進行地毯式搜索，將魔眾一個不剩地全都接入西方法性土。難以計數的魔眾像海水一般流入了寬廣無邊的西方法性土。現在他們全都在法性土上，有了脫胎換骨的機會，這正顯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慈悲願力。

若沒有西方法性土這樣一個佛國土，亦無法完成如此驚人的超度之舉。可見佛菩薩之願力不可思議，見性成佛者願力成就於

「自然中自然相」中，能夠感得對於接引眾生最方便、最快速的殊勝果報。西方法性土即是在蘇佛救世度眾的真心切願之下，於成佛時，蘇佛自然而然所得之殊勝果報。

的確在香光大佛寺蘇佛所講的經中，講出了現在中國佛教最大的問題，那就是：佛教並非宗教迷信，而應該是「佛法的教育」。在香光大佛寺將這一點淋漓盡致地闡揚開來。於蘇佛所講的經中，乃至於佛寺的靈性訪問中，將許多事實真相解開，並且一針見血地點出人道、眾靈於輪迴之中的執著迷惑之處，讓大眾瞭解該如何修行，才能夠真正地見性成佛。

尤其在於「改個性」這件事情上，在蘇佛所講之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起。這的確是現在人道的修行者一直忽視，但卻是學佛者最為重要的一個根本之處，那就是將自己的個性習氣真正地調改。其實也就是所謂的「一切法從心想生」，真正從「佛法是心法」這個根本上面著手，於心地上下功夫。而於淨土法門

中，阿彌陀佛教導大眾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現在於香光大佛寺蘇佛的示現之中，進一步讓大眾知道，原來念這句佛號必須要有慈悲為眾之心，那才能夠真正發揮佛號的功德力及威德力。這對於許多學佛修行者而言是一個福音，讓大眾知道念佛人常犯的錯誤之處以及盲點。原來只有真正地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才能夠真正地運用這句佛號的無上功德。

蘇佛於靈界的超度已經做了最好的證明：當蘇佛以千百億化身出現在中國之時，心中確確實實只有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於自然而然之中，感得阿彌陀佛出現於旁，與蘇佛一同接引苦難眾靈，使之離苦得樂。而在蘇佛的大慈悲心之下，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放出巨大無比的佛光，照耀著整個中國的空間，太多的眾靈就是在佛光之中得到救度。可以見到這句佛號的確是無上至寶，端看念佛者到底是以什麼樣的心去念這句佛號。

這一切都令南海觀音感到讚嘆無比。地球因為有了蘇佛這一

尊佛，而感得阿彌陀佛正住於香光大佛寺，這的確是現在人道的一線曙光，有志於修行的人們，真正應該要來到此地恭敬求法，將能夠得到不可思議的法益。現在南海觀音也在法性土上一同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心中法喜充滿。等到回到西方極樂世界，將來會有再下凡間度眾之時。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海觀音

南宋 文天祥 （距今約七百五十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四月九日

文天祥：

曾謂丹心照汗青，汗青如今又何在？
本來空無了分明，孔孟之書佛之理。
牢中之日濁漸清，無有牽掛世間緣，
只為蒼生離苦難，若有來生再續行。

彼時未識彌陀佛，大法之緣尚未至，
卻是曾經與來日，皆已種下佛子因。
極樂世界數十載，曾經歲月見分明。
此時勸子隨佛願，世間無住此身心。

文天祥至誠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十幾年前的牽引，也感恩佛此時提出我的名字，讓我接受這一次的採訪。我在西方極樂世界耳聞澳洲香光大佛寺有人叫出文天祥的名字，不禁會心一笑，平靜之餘也知道這是我必須要履行的職責。

法寧孩子，沒想到我的名字終於出現了吧？在這浩浩蕩蕩的五千年中國史中，你曾經與我緣分至深，不只一世。在此五千年的歷史中，我們曾是道業上的同參道友，也曾經是父子家眷的關係。其實因緣當中的事，你心中應該早已了然分明。

小時候看我的書、聽我的詩歌時，你就忍不住潸然淚下，有時候還痛哭流涕，彷彿宿世因緣就在眼前；你也曾經到過江西和北京，就為了探尋我的故鄉和祠堂。只是你當時的靈敏度無法得知。這千年來的種種過往也無需再提，前方的路才是真正的光明大道。

我是文天祥，是一個已經在西方極樂世界十年的人。承蒙十多年前蘇居士於台灣的香光室牽引我的靈到西方極樂世界，這一切的變化當時讓我豁然開朗。十年之間，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確實也是非常努力地跟隨在佛身邊，好好修行，知道要腳踏實地地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再也沒有其他二念。

這十多年來過的是非常平靜安寧的生活。跟隨佛的日子，本就沒有煩惱，沒有牽掛。除了沒有煩惱和牽掛，西方極樂的日子還是大不相同的。在西方極樂世界，大家的心真真實實地安住在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當中，時時刻刻都在佛光的照耀下，法喜充滿。一絲一毫都不可能為自己所想，若是起念頭，也是為了憐憫天下蒼生而起。

文天祥曾經想過要再度回到人間，為人道的眾生做一番事業，帶領人們認識真正的佛法教育。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短短的十多年間，回望這一切人世間的變化，過去幾百年裡自己以靈界的身

分，看著神州大地、世界各地的人們生活的情況，一幕幕瞭然於心，看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所以，自己的靈性在找到蘇佛之前，確實是一個可以自由來去、想要找尋真理的靈魂。只是依然不是一個完全能自主的靈魂。當然，未見性之前，誰人又可以自主呢？

文天祥死後，在空間中度過了很長的時間。自己曾經深思，一生之中為國為民，費盡了心力，也為南宋朝廷最後的存活拚上一把，為天下蒼生找一條生路。我生於南宋末年，元朝入侵南宋最為黑暗困苦的时代。那個時代最震撼我心的，其實並不是蒙古族代替宋朝的改朝換代。

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深知宋朝朝廷無法長久，當時的皇帝一個換一個，卻是一個比一個更為昏庸，不把人民放在心上。一代一代的宰相亦是如此，大多都是過著江南紙醉金迷的日子，完全忘卻了深宮之外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百姓。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之下

，我雖然生於一個非常優渥的家庭，但是我自小心中，便滿懷著為人民打抱不平之志。小時候飽讀詩書，父母照顧得很好，我與弟弟健康地成長，想要以自己滿腹經綸，替國家做事、替百姓做事。

只是當時的政局讓自己在官場中浮浮沉沉，從未有過平靜的日子。當時已經確切地知道南宋朝廷危在旦夕，也知道蒙古軍南下的腳步從未停止。心中只是期盼著蒙古軍的到來，可以以更加和平、更加照顧百姓的方式來進行。雖無法抵抗元軍勢如破竹，我也確確實實想要以自己肉身之軀，點亮天下忠義之士的心，一起減緩這場災難。

我曾經以為宋朝有希望抵擋元軍的攻擊，再度收復江山。因為以我所見，宋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朝代，歷朝也常以卑躬屈膝的態度與周邊強敵談和共存；希望自己的國家縱使無法收復完整的領土，也至少能透過談判減少傷害，可以有一方的安定，讓百

姓過上安寧的日子。

宋朝的版圖從來都是在加加減減中變動，北方金、遼、元等南下侵略從未停止。生於這樣的朝代，我滿心希望，無論是哪裡的百姓，都可以得到真正和平安寧的生活。當蒙古軍以殘暴不仁的手段南下時，我的心一直在滴血。蒙古軍的侵襲非同一般。若是城裡稍有反抗、不肯投降，他們便會以最殘暴的手段將一座城的所有百姓都屠殺殆盡，不留活口。

這令我當時心亂如麻，卻也努力保持鎮靜，想要將自己滿腹治國才華付諸行動。當時我的仕途可謂平步青雲，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現。我二十歲便考中狀元，萬餘字考卷打動了當時宋理宗的心。他也知道我是一個願為南宋朝廷挺身而出、付出一切的人。只可惜那個年代，多是一些懦弱無能的貪官當道。

我在官場上有進有退。進的時候，我努力為國家想出更好的策略；退的時候，若是擔任地方父母官，我也能恪盡職守，造福

一方百姓，使其安居樂業。當官的日子其實非常愉快，我都是以大眾的利益為考量，不會為自己的利益而盤算，凡事腳踏實地，非常安心地為一方百姓做事。

這樣的生活讓我過得自在，但說無憂也並非真實，眼看元軍一點一滴地積蓄力量、準備南侵，我心裡清楚，自己一定要隨時準備為國家效力。

果然，當年元朝大舉南下、偏安於臨安的大宋朝廷已然搖搖欲墜之時，太后頒下勤王詔令，引起各方仁人義士的響應。我當時家境優渥、衣食無憂，也有些積蓄田產。但我知道錢財乃身外之物，若是用於自身與家人的享樂，那真的是枉費自己讀了幾十年的聖賢書啊！

我毅然決然將這筆錢奉獻給當時的朝廷。我並不是直接把錢交給朝廷，而是散盡家財、遣散奴僕，讓大家回家各自過生活。接著，我以自己與祖輩留下的積蓄，徵募了上萬人的臨時軍隊。

雖然我身為一介文官，但帶領上萬人的軍隊，對我來說並非難事。我召集了各方人馬，也請來許多武將，與我共同謀劃、訓練軍隊，幫助朝廷隨時抵抗元軍的大舉南下。

於是，保衛家國百姓、抗擊元朝南侵的人生便如此拉開序幕。這一輩子的抗元生涯起起落落，有時取得一些勝利，能保住一方百姓安寧，不至於讓大家過著九死一生的生活；但有時我也在非常落魄的情況下，在逃亡路上與各種險峻環境中努力存活下來。

我雖然身形高大，卻是一個偏清瘦的文官。多年戰亂，讓我從一名風度翩翩的世家公子，變成了一個看起來飢寒落魄的文臣；但我心中始終充滿正氣，絲毫不懼怕死亡。如果我的死可以換取無數百姓存活、安居樂業，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我從發起勤王、接下詔令後，便再也不把自己的生命當一回事，這是我自小讀聖賢書便立下的志願。或許是生生世世的因緣，讓我對生死一點都不曾牽掛，也不曾擔憂。

很多人取笑我這麼一支小軍隊想要抵抗元朝的幾十萬鐵騎，簡直是以卵擊石。但我心中想的是，我以一人之力，如何喚起天下忠勇義士的愛國愛民之心，讓大家都站起來替百姓安危著想。如果在戰亂之中，大家想的是對方而非自己，那至少在此慘痛的戰火中，能有更多人獲得生存的機會。當時的心中確實是如此設想的。

後來我作為南宋朝廷的代表，北上跟元朝宰相伯顏談判，依然是一身的硬骨頭氣。雖然對方一直勸我投降，當時我的名聲已在元朝顯露，大家知道文天祥是一個非常有骨氣的人，也能調動志願軍隊。可別小看當時這一批由百姓組成的起義兵，他們確實成了元朝蒙古軍南下的絆腳石，有時甚至讓敵軍寸步難行。

當時北上談判，因為言辭過於剛烈，我被元朝宰相伯顏給扣留了。我也曾嘗試一系列的逃亡，不想屈居北方為元軍所用。只要還有一絲力量，我都會努力爭取回到故土，保衛家國百姓。

最終我輾轉南北，南至廣東、北至北京；在這綿綿數千里的路途中，我在這廣大的版圖上來回奔波，時而逃亡，時而被押，時而抗擊元軍，甚至還曾被皇帝命令按兵不動，任由元軍宰割。

在這段辛酸史中，我曾慷慨激烈地奮戰一生，但最後國家還是滅亡了，元軍佔領了整個中原版圖。

宋朝滅亡，元朝興起，我自己當時誓死也不投降。我曾想過，大勢已去，若無法挽回南宋，那還不如出家當個道士，或是專心進入佛門參禪打坐、找回本心。我曾有無數次的設想，在道家和佛家之間徘徊，以尋求心中真正的安定與真理。真理在我一生中，雖然表面上不是我最看重的事，但人們不知道，文天祥保家衛國之時，也在努力尋求心中的平靜與宇宙的真相。只是當時責無旁貸，責任巨大，無法停下來。直到我被關押到元朝首都的大牢，也就是如今北京的大牢裡，時間可是充裕得很，我便在裡頭開始了打坐的日子，心裡確實非常平靜安寧。

當時的土牢就如同我在《正氣歌》所言，充滿了各種晦氣。土牢裡常年陰暗積水，腐爛的動物屍體是非常常見的。牆壁上的土氣、地板上的濕氣，一共有七種氣在《正氣歌》裡描述過，讓當時土牢裡的許多人都過著非常痛苦的日子。這可不是一般的牢房，而是深不見天日的土牢。我在其中一個獨立的牢房裡被關押了三年多。這三年裡，無論當時的皇帝忽必烈如何勸我投降，許我一生榮華富貴，許我全家團聚，甚至要讓我當元朝的宰相，我的心從來都沒有動搖過。我知道元朝並不是一個仁義的王朝，我更不可能愧對南宋朝廷的栽培。雖然大宋已經滅亡，但我一生吃的是宋朝俸祿，絕不可能事二主，因此我死心塌地地拒絕了所有勸降。

當時的忽必烈可謂頭疼不已，他既欣賞我的才華，又擔心殘留的南宋義勇兵會以我文天祥的名義到處起義。雖然我早已遠離朝堂，但他們依然對元軍的行徑憤恨不止，想要討回公道。我當

時心靜如水，知曉此事卻也無法再說什麼。在那三年多裡，忽必烈對我軟硬兼施，有時嚴刑拷打，希望我會因為害怕肉體痛苦而投降；或想讓我以這一身瘦弱之軀，在眾人病死的土牢中因折磨而屈服。但我的心絲毫未動。我知道土牢裡常有人染上瘟疫或因水土不服而亡，很多人進來不久便死於牢中，但我卻奇蹟般地生活了三年多，且從未生過一場大病。雖然吃的是粗茶淡飯，身體依然硬朗，還在獄中作了許多詩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正氣歌》。

三年多後，元世祖忽必烈再也忍無可忍。雖然他愛惜我的才華，但擔心我的名字會造成政權不穩，最終還是下令將我斬首。當他再次勸降時，我了無遺憾地說：「還是賜我一死吧！」在從土牢趕赴刑場的路上，我不慌不亂，知道這一刻終會到來。我的心光明磊落，毫無懼怕。雖然當時還尋不著所謂的真理，也不確定死後的世界將會如何，但這顆心十分堅定且從容。

赴死時，我寫下了絕命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我心中真的沒有絲毫愧疚與遺憾。即便家人因我拒絕投降而受苦，妻子與女兒在宮中被當作奴隸使喚，面對種種引誘，我也不會為家眷過度操心，因為我知道，這份私情不足以讓我愧對天下蒼生與仁人志士。

從容就義後，雖然身首異處，但靈性十分清明。我可以作為一條在空間中遊蕩的靈魂，擁有比較自主的能力，知道自己來去之間的方向與目的。雖然作為一條孤魂，在空間中無法為百姓做太多事，但因往日對這片土地與人民的深切愛護，讓我的靈識無法昇華。那份為人民盡全力的執著，讓我在空間裡遊蕩了七百多年。但這條自由的靈魂並未忘卻尋找真理，也沒有忘卻初心。

幾百年來，我目睹中國從宋朝走到清亡、民國，乃至於如今新中國的局面。國家依舊如以往般，曾有戰爭頻繁，也曾有平靜

祥和。當中的因果我看得一清二楚，漸漸心也開朗了。南宋的滅亡是必然，皆在因果之中。我在空間中參悟道理，不再執著抵抗，也知道真理一直存在於無私為他的心中。我的心境與此始終相似，只因根植心中的執著，讓靈性無法昇華，這幾百年來才一直以靈魂的形式在空間中漂浮。

一直到十幾年前，我以自己當時的感應能力，知道來自於寶島台灣的這個地方綻放著光芒。這是一個真正可以達到靈性解脫的地方，是可以尋找真理的地方。我並不知道自己為何會有如此的感應，這或許是自己曾經種下的佛緣，在這百年來的各種經歷當中漸漸成熟了，讓我再次回到南無阿彌陀佛的座下。

於是我就沿著這一份感應力，一直從中國大陸地區來到當時台灣石碇的香光室。當時已經知道有一位蘇居士在這裡，可以幫助牽引亡靈到西方極樂世界，自己聽後滿心歡喜，快步地趕往前來，大大方方地進入了香光室的大門。

看到蘇居士的那一刻，我確實驚呆了。我第一次在人間看到真正的佛，以靈界的身分而言，看到的是無比巨大的光芒，是人們肉眼所無法得見的。當時我一眼就知道這個地方不只有真理，還有宇宙間自盤古開天以來從未有過的、以真理來救世的偉大事業正在進行當中。自己當時非常瀟灑地進來，讓現場有感應能力的人們發出了驚呼。

看著我看似落魄的靈魂，炯炯有神的目光帶著一點霸氣，也帶著一點虔誠之心，甩了甩身子，走入香光室的大門之中，造成了巨大的聲響，引起了蘇居士的注意。她一眼就說：「哈哈，這位是誰？」我直接報上名來說：「我是文天祥，我想要來這裡求超度。」就這一瞬間，蘇居士便牽著我，在一秒鐘直接到達了西方極樂世界。我的靈便從此獲得了大翻轉，來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我在最初提過西方極樂世界的美好，確實如此。自己在這裡待了十幾年，天天過著聽經聞法、瞭解宇宙真相的日子。在慢慢

淨化之後，看得更加清楚明朗，所看的不僅僅是自己百年千年的所作所為，更是生生世世以來，在靈性世界裡無窮無盡的徘徊。這也讓我斷了這條輪迴的心，立志要跟著佛一起成就佛道，廣救天下蒼生。

自己不只一次想要快速回到人間救度眾生，但也一次次知道，自己在西方極樂世界僅僅十年，對比人世間十幾年的修行，並不足以讓我有足夠定力在人間不被淹沒。以此時的亂世來說，又怎麼可能不被淹沒呢？如果不是遇上真正的大法，不能跟在蘇居士身邊學習，我文天祥確實沒有底氣，在人世間再度流轉徘徊。於是我便繼續在西方極樂世界待著，直到今日接受了香光大佛寺法寧的訪問。

我這一生中的故事，此時的法寧應該是最清楚的吧！你從小到大讀了多少與我有關的書籍，對我的人生就如同自己的人生般去了解、參悟。哈哈，你可曾知道自己為何會有如此的心境？你

生於此時的太平盛世，無論國家還是家庭，都讓你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但你總會想起這位在九百多年前為了一個大宋朝而從容就義的人士。

我曾經說過，我們倆的因緣十分深厚，儘管你已經有了種種感應，但為了不擾亂你此時修行的心，也不讓你再起更多波動，我決定避而不談。只要知道自己前方的路，知道此時此刻跟隨南無阿彌陀佛、跟著蘇佛救度無邊眾生的心，這份心當要真正提起才是。不要再回憶往日種種，以前過得如此慷慨激昂，也曾經過著落魄生活，這些種種已然成為過去。

如今真正踏入佛門的你，確實應該醒悟過來。生生世世在佛門和俗世之間徘徊，也曾經如同我此時一般來過西方極樂世界，但為何此時的心依然無法真正定下來，一心一意跟隨南無阿彌陀佛直行呢？這才是你如今必須探討的事實。把我的故事記得再清楚，我的詩句念得再順暢，這一切已無助於你此時此刻的修行，

無助於你站起來真正地為廣大人民做事、為天下眾生付出。

孩子啊，時日無多，你進入香光大佛寺已經有兩年多了吧？眼看著蘇佛在此兩年多的變化與進步速度，你應該有所覺醒才是。一個人如果可以真正地見性成佛，發下大願心為所有眾生做事，那樣的見性之人，如同蘇佛一般，是可以真正救起無量無邊眾生的。這才是真正此時此刻，你應該把心安住於此的事情。蘇佛超度的功夫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我在西方極樂世界過了十多年，此時回首這十多年的變化，實在令人不可思議。如今的蘇佛，竟然可以擁有千百億化身的能力，在中國大地上進行著如此大型的超度行動。

這樣的願心和功德力是他一生都在努力積攢的。有了如今的成就後，他才有辦法依著這一份功德力，救盡這無邊的中國苦眾生。這樣的能力之所以令人敬服，是因為這顆心早已沒有一絲一毫的汙染，沒有絲毫為自己而想，而是全然真心地為所有眾生著

想。這樣大慈悲、大智慧的心在如今世間，簡直是佛住世的一盞明燈。所以香光大佛寺是人間的一道曙光，這說得一點都不過分。

法寧孩子身處其中應該有所領略才是。不能一天過一天卻沒有長進，沒有真正發大願心，還帶著自己的個性與種種習氣。你應該要提早醒來才是。曾經的你，可是比現在擁有更強大的力量、更廣大的心，只不過在輪迴歲月當中已被一層又一層的染汙覆蓋，讓你忘卻了自己當時那無比廣大的心。盼望你這一生可以早日找回，那就是眾生的福報。為了眾生而提起真正的慈悲之心，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也是個有慈悲之心的人，那就要把這顆心再更有力地發揮，變得更大、再更大才是。

看著蘇佛在神州大地的大超度，每一省、每一省的大力超度，無論眾靈有多少，無論魔眾如何攻擊，無論前方如何險峻，蘇佛都從來沒有停止過超度，沒有停止過講經說法，一直都在勤勤懇懇地為世人扛起如此重大的責任。這樣的大慈悲心在一個八十

二歲的長者身上體現出來，那真的是讓此時此刻在西方極樂世界的文天祥也不禁流了一把眼淚啊，哈哈！這真的是人間最大的希望、最大的曙光之地了。

蘇佛以一個人的身軀撐起了香光大佛寺，再以香光大佛寺撐起了整個地球，乃至於天外天、宇宙、銀河系、異界、法界的各項大超度。可見，蘇佛的心並沒有分別，沒有分別此處為何處、他方為何方，對於超度的地方、超度的範圍完全沒有任何限制，也沒有任何局限。就是以一顆最大的心，超度著他所能夠到達的所有地方。

這顆心因為如此之大，所以如今可以超度的眾生與魔眾的年齡，也可以非常久遠。蘇佛以這一份大願之心可以突破空間，那真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那必須要有非常深厚的願心和功德力，在一步步腳踏實地跟隨南無阿彌陀佛而行的路上，才有辦法層層突破，層層救度無邊苦眾生。

這樣的心真的是如今香光大佛寺的四眾弟子們所應該學習的心。如果大家都能知道真正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而老老實實遵守的話，那或許可以有第二個、第三個像蘇佛一樣的人出現。那真的是天下太平，也可以是讓佛法法脈代代相傳非常重要的原因。

蘇佛如今可以自在來回西方極樂世界，卻沒有眷戀如此好事，還是選擇以肉身之軀在人間。此肉身之軀同時還要備受魔眾的大力攻擊，在全身劇痛的情況下，還在笑眼盈盈地為一切眾生做事，為超度眾生做事。蘇佛說話的中氣依然是如此有力，那就是一顆非常有力的心在帶著大家前進。

我十分羨慕此時此刻在這裡的人們，可以跟隨真正的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當然還有我們最好的老師夏蓮居老居士。可以跟隨三位佛在香光大佛寺這一佛國淨土上，心無旁騖地修行，也不用擔心生活起居、衣食溫飽，就在如此優渥的環境下修行，直至

見性成佛。這樣的好事，真的大家應該深深感恩，深深把這一份恩情放在心中才是。

我文天祥輾轉了七百多年，如今來到西方極樂世界，也知道真正的真理為何物了。非常圓滿的這些日子，我心中十分十分的感恩，感恩這一切佛緣，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感恩今天的採訪，讓我可以給世人說幾句話。感恩大家。

南無阿彌陀佛

文天祥

蒙古帝國 郭守敬 （距今七百一十年）

訪問 主筆：釋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郭守敬：

南無阿彌陀佛，此刻郭守敬在西方法性土上，心中非常安詳和樂，感恩這次有機會接受香光大佛寺的訪問，郭守敬已經等候多時。

在世時，我是一位知名的天文學家，及水利工程專家；但現在的郭守敬，已放下世俗的知識束縛，沐浴在西方法性土的佛光之中，開懷大笑念著「南無阿彌陀佛」。

現在我的願望與在世之時不同，不再是模糊不清，而是非常清楚明確：那就是往西方極樂世界邁進。聽蘇佛說，在法性土上，只要好好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對於現在的郭守敬而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幫助眾生之心不變；並非為了到極樂世界去享受殊勝莊嚴，或是去享福，而是希望到了西方極樂淨土之後，能在那樣一個最好的修行環境之中，提升自己的靈性，等待成佛之後，就能像阿彌陀佛及蘇佛一樣，救度無邊的苦難眾生。

看到蘇佛日夜不停於世界各地，乃至宇宙、銀河系、地球、法界、虛空等處，超度無量無邊的眾生以及魔眾，守敬的心中大為震動。這樣的慈悲心行、願力，以及實際幫助眾生離苦得樂的力量，讓我大開眼界。我從來不知道佛法之中蘊含的力量，竟能讓這麼多的眾生離苦得樂。當我明白這是真正的大法之後，我心中便下定決心，也要學習這樣的功夫。

可惜我已經失去這珍貴的人身，但禍福相承的道理守敬也是明白的；若不是自己已是一個無身之靈的身分，也沒有辦法在蘇佛超度之時得到救度。這也是我清楚明白的事實。

所以現在的郭守敬可以說是沒有任何遺憾，因為我已經找到了長久以來追尋的目標，找到了自己真正該做的事情。以佛法而言，叫做真實由心中發起的願力，這就是「救世度眾」。

這件事情我在世之時，並不熟悉。雖然身為一位學識淵博者，我明白要將自己的所知、所學、所能，用於幫助國家及人民；但是對於「拯救世間」這一點，的確是沒有真正思考或瞭解過。

若不是如今在法性土上，直接觀察蘇佛超度的情況，進而瞭解到佛法的浩瀚及殊勝，守敬也難以對於「救世度眾」有具體的瞭解。畢竟到底什麼是救世、什麼是度眾，該如何做、如何行，這其中有著太多模糊之處，這對於做學問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守敬來說，的確太模糊了。

而現在見到神州大地上無量無邊的苦難眾靈，包括層層無盡空間之中難以計數的眾靈，隨著蘇佛帶著阿彌陀佛大放十二道光，都得到了救度。這讓守敬清楚瞭解到，到底何謂「救世」：拯

救的對象不只是人道的眾生，更包含靈界的眾生；一切的眾生都包含在「救世度眾」這個大願之中。

在救世度眾的大願之中，並不是給予這些眾生一些表面上的好處，也不是讓他們的生活得到短暫的改善，而是真正洞徹實相，明瞭宇宙準則、真理與正道；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幫助眾生獲得離苦得樂、脫離六道輪迴的機會。

而其中最慈悲的行為，即是幫助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因為那是每一條靈的究竟歸宿；在阿彌陀佛為大家建立的最美好的世界中，沒有痛苦、沒有煩惱以及憂愁，只有單純的極樂。這的確是令人難以想像，但在法性土上，守敬能稍微體會到其中的幾分味道，因為西方法性土是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轉運站。

現在我非常幸運能夠在這個地方，重新調整自己的腳步。我相信只要方向正確，終究有一天能夠成佛，而我的有緣眾生也會因此有得救的機會。

現在的我法喜充滿。佛法的確是殊勝無比的大法，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學習的。這大法不只能夠幫助無量無邊的眾生，更重要的是，首先能將自己這條苦難的靈魂救起。

我是郭守敬，乃是蒙古帝國的一位天文學家，也可以說我是一位數學家、水利工程專家。我為世人所熟知的一部分，更在於我對天文儀器的研發以及製造。在當時因緣際會之下，我設計並且製造出了許多天文儀器。使用這些儀器能夠大幅度提高觀測結果的準確度，相比過往有了顯著的提升。

對於天象，也可以說是在這天上更廣闊的一片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我的心中一直都非常好奇。因此，我對於觀測星象一直有著非常大的興趣。隨著我設計的儀器所能觀測到的結果愈是精準，我對於天地的廣闊以及人的渺小，也隨之有著愈深刻的體會。

我始終相信，在天上還有著其他不同的世界存在，只是在我

們現在的能力範圍內，並沒有辦法瞭解到那麼遙遠的地方。當然，隨著現代科技的發達，對於星系、星辰以及宇宙，已獲得了更深層、更進一步的瞭解。然而，人類所知始終有限。

現在香光大佛寺佛法的教育，為人們解開宇宙人生的真理實相，更進一步將靈性的世界以及空間之事向大眾揭開。

原來地球的確只是宇宙之中的一小點；但也可以說，地球其實並不小，因為在地球之中，有著層層無盡、無量無邊的空間層層堆疊，而每一個空間之中，又有無量無邊的空間。如此說來，空間到底有多少，實在是難以計算。

蘇佛所示現之神通，的確遠遠超過世間儀器的能力。以天文儀器來說，雖然能夠觀察到極遠之處的星辰，然而觀察者卻未能親身到達該處進行勘察。而於每個人本有的自性本能之中，原來只要念頭一動，就能超越十萬八千里；乃至於穿越整個星系。這就是蘇佛在見性成佛之後，自然而然所得之能力，也是每一個人

自性本有的能力。正如佛經所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佛一樣的智慧以及種種不可思議之神通，只是在世間汙染了；靈性被層層汙垢給矇蔽，只要將汙垢去除，就能讓本有的能力自然顯現。到時候就可以像蘇佛一樣，在極短的時間內，到達地球、宇宙、銀河系、天外天，乃至法界虛空各處，救度眾生。

也就是說，如果當初我將靈性上的汙垢清除，就能滿足並印證自己的猜想，屆時便能親身前往天上的星辰或世界各處，乃至於自己所處這顆星球之外的星體，都能親自到達。

然而有趣的一點卻是，如果要將汙垢去除得乾乾淨淨，勢必也要將自己從小到大所學的種種知識都徹底清除；這裡說的「清除」並非真正忘記，而是指在這之中沒有任何一絲毫的執著，沒有任何絲毫的成見。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畢竟學問愈深、所學的知識愈廣，難免就會有主觀，會有堅固的想法。

佛法確實是心法，教導人們一切向內求、往內調改，而非向

外追求虛幻的夢境。一切改變的來源，都在這顆心；障礙自己達成目標或想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自己。這的確是妙不可言。

聽聞蘇佛講經之後，我的靈性開始有了轉變。感恩能夠遇到阿彌陀佛以及蘇佛，還有老師夏蓮居老居士；善知識難逢，我卻一次就遇到了三位，確實應當珍惜這樣的機會。這樣的因緣，以後我想大概不會再有了。

我這一生從小是由祖父撫養長大。由於祖父知識淵博，並且對於天文、數學及水利方面的知識非常瞭解，我受祖父的影響，在祖父的培養之下，對於這些領域的知識有了非常多的涉獵。

從小我就表現出不凡的天賦，一路以來的學習也受到師長以及同門諸多的幫助。我非常感恩在追尋知識、做學問的過程中，能在各方面的幫助之下，進行得非常順利。我明白自己是非常幸運的，因為有許多人由於沒有良好的家學淵源，或是遇不到名師，乃至受經濟環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在求學的過程中充滿阻礙與

考驗，需要突破萬難才能夠學有所成。

而守敬在這一方面可謂是順風順水，這並不讓我引以為豪，反而讓我心中更加感恩能有這樣的福報。我心中一直惦記著要找機會將自己的能力及知識，用在國家以及人民的身上。

幫助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或者解決國家建設的疑難雜症，一直是我心中的願望；畢竟所謂「學以致用」，既然學了這些知識，若是不能對於國家及人民有著實際上的幫助，那豈不是讓這些學問成了無用之物？所以我一直在學問上不停地精進。當然，精進並非是希望得到更大成就，而是在持續求學的過程中，希望能更懂得如何幫助他人、幫助社會。以天文、數學、水利這些方面而言，其實許多內容都需要實際的應用與操作；如果學以致用並有恰當的發揮，我相信能呈現出「善」的力量。

我對於學習的心態非常重視。到底做學問的這顆心，是希望與他人不同，或是比他人還要顯得突出？是在深奧的學問裡面做

文章，又或是在實際的運用上發展？這一切都取決於這顆心；而作為一個漢人，我始終相信，只要秉持著為國為民的心態去求學，也可以說懷抱著善良，並且願意、盼望幫助他人的慈悲心，一定能夠讓自己的所學得以發揮。

一路以來，我堅持著一個不變的原則：任何學問都必須要能幫助國家及人民，才具有真正的價值；若非如此，便失去了意義。

從這一點而言，我非常感恩自己所學，其體現多是屬於具體的工程，又或者是儀器的製造。從小我就表現出非常優異的天賦。在很小的時候，對於組裝物品，乃至於分析一個物品之中所包含的零件以及結構、彼此之間如何互相配合，我有著極高的天賦。這樣的天賦在祖父的培養以及師長的教導之下，讓我的才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

在當時的朝代，蒙古帝國與南方的南宋相對峙。身為漢人的

我，卻是在蒙古帝國盡心盡力地做事，這對於我而言，心中並沒有任何的阻礙，也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自始至終，我對於自己到底該怎麼做、所做的事究竟為何，都非常清楚。

如果我要做的事情是幫助朝廷去傷害其他國家的人民，那我絕對不會答應。而若是我做的事情與兩國之間的征戰毫無關係，我可以放手為之；只要對國家、對人民有幫助，就是一件良善的事情。

讓人民或國家可以得到良好的發展與正向的改變，這對於我而言，都可以毫無顧忌地去發揮自己的能力。

這些道理除了自己的領悟之外，更多是源於祖父以及恩師的教導。在他們的培養之下，我除了在學問上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有了充足的長進；更在人格上奠定了堅固的根基。所謂的「堅固」，指的就是「善」這一方面的堅定，也就是所謂的「擇善固執」。當然，身為一個人，對於善惡以及是非總是難免有判斷錯誤

，或者抓不準的時候，這是無法避免的事。但是至少我心中非常清楚一個大原則、大方向，那就是祖父以及恩師一直教導我的，要將自己的學問用在幫助他人身上，而不是讓自己的學問變成傷害他人的工具。

所以當我在朝為官之後，很快就立定了志向：我絕對不參與任何的戰爭、我絕對不參與傷害他人性命、以及對於他國併吞的策劃謀略，那對於我而言是一件殘忍的事情，而且以我漢人的血統而言，也難以對自己交代。

這一輩子其實我活得非常單純，也可以說是過得滿開心的。當然，人的一生在業力的牽引之下，難免是苦樂參半；但是還好我心中始終秉持著「善」這一個原則，所以許多的危險都能夠化險為夷。

「治水」以及「修河」這兩件事情，在我這一生中的確算是比較為人所知的成就，但對於我而言並不會放在心上。因為我只

是做我該做的事情，而這些事要能成功，其實不只要靠我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多方的協助，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當時雖然我做了非常充足的準備，但我依然認為能夠成功算是老天爺保佑，也可以說是百姓們有福。終究是大家累世所修的福報救了自己，如果百姓們沒有這樣的福報，那終究也不可能讓我成功完成這些工程。

這一生我的成就，我並不歸功於自身的才能，而是認為由於祖父以及恩師的培養，才有郭守敬一生的成就。這裡指的成就，並不是世俗人以為的位高權重，又或者是賺取大量的財富，而是能夠對國家人民做出多少實質上的幫助。我一直認為，自己所做的一點一滴善事，其實都要感恩祖父與恩師的教導與培養。

當時我的老師深受皇帝忽必烈的器重，乃是一位還俗的僧人。我受他的影響，對佛法雖有一些瞭解，但卻是非常皮毛，因為這並非老師教導我的重點所在。

當時恩師主要是教導我實際的學問以及做人的道理，也就是在天文、數學以及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實際學問；除此之外，即是如何培養一個人的道德，在這件事上，老師對我多所教導，當時我並不知道其中的用心，但到了現在我已經明瞭：原來所謂的道德也就是宇宙準則、真理、正道。

當然，以佛法來講，內容乃是更加透徹並且究竟，但一切的基礎總是不離「人之初，性本善」這一理念，純淨純善的心念，乃是修行這條路上所必須要培養的，因為宇宙準則、真理、正道之中沒有一絲毫的惡，純粹是完全的善。

當時我對於佛教的認識一直都停留在「參禪打坐」，因為當時老師還俗前，即是一位禪宗的大德。然而現在我看到蘇佛在中國的大超度之後，我才明瞭到原來真正的佛法並不是「自了漢」，而是積極救度眾生；並不是只顧自己這條靈的解脫，而是捨身忘死，代眾生苦，在自己成就之後，以靈性上的本有能力，救度

無邊無盡的苦難眾靈。

在蘇佛的超度之下，有太多的苦難眾靈得救。他們現在都已經脫胎換骨，許多眾靈跟我一樣在法性土上接受佛光的沐浴，並且開心地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都可以聽到蘇佛所講的經，有了學佛的機會，並且我們許多眾靈都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除了神州大地上許多的孤魂野鬼、空間中的眾靈被阿彌陀佛及蘇佛所救之外，還有無量難以計數的魔眾，也被阿彌陀佛及蘇佛所救，這些魔眾密密麻麻地散佈在整個神州大地，可以說是每個地方都有許多的魔眾存在。蘇佛為了要幫助整個中國人民清醒，乃至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所以發願要超度控制中國人民的魔眾。這乃是中國人民之福，也是這些魔眾的福報，魔眾被蘇佛救度之後來到了西方法性土，從原本黑暗、醜陋的模樣，現在都變成清淨光明的莊嚴相好。在法性土的光明磁場以及佛光注

照之下，他們現在都已經變得截然不同。

由於我堅持著自己心中「善」的原則，並且非常幸運地，主要發揮的領域在於天文以及水利工程方面，所以這一輩子我基本上是遠離朝堂上的政治鬥爭。雖然在朝做官，但我並不與其他人勾心鬥角；對於官場上的黑暗面，其實我並沒有什麼體會，因為本就與我無關。

自始至終，我的心中都只是希望多為國家人民做一點好事。我非常感恩活到了八十五歲，並沒有生什麼病，就自然而然地在國都中平靜地離開世間。死後我非常意外地居然來到了天道第一層天，這是我沒有料想到的。在天界我過著非常開心的日子，與人間的煩惱重重不同，我感覺到自己的心非常平穩且安樂，然而我始終也知道這並非究竟。

還好，非常幸運能夠遇到蘇佛在救度、拯救無量無邊的眾靈，我才藉此機緣進入光中，來到了西方法性土。其實在法性土上

，我也看到在每一次的三時繫念法會上，都有許多的天人以及仙神來到香光大佛寺求度。他們大多數與我不同，並不是第一層天的天神，乃是靈性極高之高層天人。

這些天人們也都來到香光大佛寺求度，我看到他們非常歡喜，在蘇佛的超度之下也來到了西方法性土。現在他們跟我一樣，都是法性土中的一員，也可以說我們現在都是阿彌陀佛的學生。

我非常歡喜能有這一遭從人道到天界、再到法性土的經歷。現在我一直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期待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天。終有一日，我要像蘇佛一樣再來人間救度我的有緣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郭守敬

明初大將 常遇春 （距今約六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常遇春：

南無阿彌陀佛，我常遇春已經到西方法性土報到了。這幾個禮拜的時間，這個地方把我的靈魂徹頭徹尾淨化了一遍。沒想到像我這樣的粗人，當年的殺人狂人，如此兇殘、狠毒、凶神惡煞的人，竟然也有機會來到如此清淨莊嚴的佛國淨土，這一切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我常遇春這個名字曾經威震四方，敵人聽到我的名字都會嚇尿了褲子。此時我的言論雖然還是如此粗魯，但說真格的，我從來不知道會有如此美好的佛國淨土，讓世人有機會來到這樣的地方安身，這一切的變化簡直是太神奇了！我一個粗人說不出什麼

高尚的言論，但此時此刻來到這個地方，心情如此的平靜，一點也沒有以前的習性，實在是把我整個人大大地淨化了一番，這就是佛法的奧妙吧！現在，就讓我來好好說說自己的故事，也說說自己是怎麼來到這個地方的吧。

常遇春在人間的時候，有過四十年轟轟烈烈的人生。我本來是一名土匪，元朝末年那個腐敗至極的統治時期，大家在吃不飽、喝不足的情況之下，我迫於無奈加入了土匪的行列。但我還是個有抱負的土匪，我不甘心只當個土匪，因此當我聽到朱元璋這號人物正在招兵買馬時，我立馬就報了名。當時在審核過程中，我曾遭受朱元璋的冷眼相對，他看著我常遇春，以為我只是來討口飯吃的土匪。但我非常鐵了心地告訴當時的朱元璋統帥，我願意為他做牛做馬，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看重的是他的人格，我知道他是有膽識、有謀略，能為天下蒼生走出一條路來的明君，因此我願意把自己交給他。

後來，我就這樣一步步在中原大軍當中嶄露頭角，慢慢得到他的賞識。有好多次戰役，我都搶先擔任先鋒，為我方軍隊開出一條明路。無論戰事多麼險峻，我都不會在乎自己的生命。打頭陣不是容易的事，但我憑著先天過人的膽識和執行能力，好幾次都能把看似兇險的戰局化險為夷。這也是朱元璋賞識我的地方。我真心忠於他，他也深知我的真心與忠心。在這種相互理解下，我與他、以及當時的徐達，在軍事行事上十分一致。這也是為什麼出身平凡的朱元璋，在我們大家的相互合作下，可以如此順利地一步步鞏固大明王朝最初的江山。回想這一切，確實來得不容易，但這一生也走得太匆促了，短短四十年的壽命，放在現代人眼裡不過是個中年人。我常遇春就在一場突發疾病中離開人間，一句話也來不及交代。

老實說，我跟著朱元璋奔走的這幾十年裡，殺業造得實在太重太重了。許多次大戰役中，我都忍不住下令把所有降伏的敵軍

殺得片甲不留。當時的我，真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將軍。我沒有做太多考慮，直接爽快地下令把成千上萬的降兵通通殺死，甚至活埋。世人對我當時的心境有很多分析，有些人覺得我本來就帶著兇殘的性情在世間行走，把生命視為完全沒有價值的東西。這件事，朱元璋也曾多次勸導我，讓我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絕，要給自己留條生路，但我總是聽不進去，事到臨頭總會下達如此兇殘的命令。我確實就是一個粗人，想得不多，但此時此刻，讓我真正來到西方法性土這麼一個清淨國土後，我對自己生前的心境有了更加明確的認知。

哈哈，蘇佛總是說：「外面沒有一個人是自己」。像我常遇春這樣的人物，早在我當土匪之前，就已經不全是本人在作主了，能作主的程度有多有少而已。現在回頭看，我才發現自己身上原本的魔性非常高。這一生在無數生死搏鬥與戰役中，又再喚醒了層層疊疊、數不清的魔眾。如今我們知道，魔眾在人體內是

非常普遍的事，但我與他人不同之處在於，我身上本來就因為過往因緣，帶著數不清的殺人魔眾在體內。這些魔眾在我出生之前，就等著依附在我身上，對我進行報復。所謂報復，就是影響我的諸多行徑，讓我在往後人生中對生命完全毫無珍惜之情，沒有任何情面可言。所以我才有辦法如此殺人不眨眼，在戰場上肆無忌憚地射殺敵人，甚至擊潰數萬乃至幾十萬敵軍，並把剩下的降伏軍隊全部趕盡殺絕。

最初，我加入土匪行列，這些魔眾已經大量甦醒，一直鼓勵我去做傷害他人性命的事。我並非要怪罪魔眾，只是看清這一點後，我才瞭解自己的心性為何會演變至此。這並非完全由自己作主，而是個性在一點一滴被放大後，受眾生影響而演變出的結果。

當我加入朱元璋的軍隊後，這份魔性本質徹底爆發，原來我過人的膽識，以及敢衝、敢怒、敢橫衝直撞的個性，完全來自全身魔眾的主導，讓我有如此不畏懼成敗的特質，能一直在各大戰

場中衝鋒陷陣。

此外，這些魔眾看重的，除了是我先天與他們有許多相似的個性以外，對我下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本身就是我過往的冤親債主。他們進入魔道之後，對我存有強烈的報復之心，因此依附在我的身上，唆使我做出許多異於常人的殘暴之舉，讓我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最終受到極苦的報應，這個結局便是他們最想看到的極苦果報。大家可想而知，以我生前造下的殺業，死後直接墮入地獄；不，其實在還沒斷氣前，我的靈魂早就已經在地獄受報了。我的死狀極其慘痛，全身在劇烈痛苦中潰爛，生命一步步走向死亡。若以時間先後來講，短短幾天的功夫，我便在極度的痛苦中死去，靈魂則到地獄繼續受難了好幾百年。

我在人間的時候並不清醒，可是到了地獄真正受酷刑後，反而清醒了起來，說起來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我確實在地獄中發露懺悔，真心誠意地向所有殺害過的眾生請罪。我知道我殺了太

多人，造成的傷害背後是無數個家庭的破碎。這千千萬萬的軍魂在我的靈魂裡揮之不去，我一直痛苦著，不為自己身上所受的刑罰而苦，而是為了自己所殺害的這麼多無辜將士、軍人與百姓而苦。

幾百年的痛苦生涯，讓我徹底看清了自己過往的一切，明白那是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所造的殺業，以及生生世世累積下來的業力，還有這份感召冤親債主前來討報的心。我的心在最初的純淨，轉向不純之後，便有了源源不絕的冤親債主和魔眾向我討報。

此時此刻，在西方法性土這麼一個莊嚴美好的國土，我對於自己過往也看得更清楚了。我之所以會和元軍結下這麼深的怨恨，會把他們一個個屠殺殆盡，這其實也是過往恩怨情仇之下所交織出的結果。在更久以前，元朝建國初年，也曾經在中華大地上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宋朝子民。

確實，當時他們的手段也是如此殘酷不仁。對於大宋朝廷的

城池，可說是一座接一座地屠殺；對於無辜的百姓、老弱婦孺，也同樣進行殘忍的殺戮，一個也不留。如此殘暴不仁的行徑，到了元朝末年，終究在元軍自己身上遭受到同樣慘痛的報應。因果之事便是如此令人匪夷所思，卻也如此真實。我常遇春也不過是這個因果業報中的一個配角而已。

後來，在我數百年間真心發露懺悔之後，罪業在一次次受盡苦刑的磨難中，也確實消去了不少。閻羅王見我真心悔過，便給了我一條生路，讓我有機會將功贖罪。他說這個人間比我從前所在的年代更加艱苦，簡直是苦不堪言。正值民國時期，大中華地區爆發著一場接一場的戰亂，有內戰也有外戰，各地區死傷無數。作為一個曾來自這片土地的人，我得到了一個機會，能再次以鬼魂的身分回到故土，在戰爭中對人們進行勸導，充當一名和平的使者。我當然是欣喜若狂地答應了閻羅王，帶著全新的身分回到人間，盡一名靈魂所能及之事。

雖然我的力量十分有限，但在我不懈怠地勸導下，凡與我有緣之人，我便對他們進行思惟上的引導，讓他們走向正途，遠離戰爭中那些殘暴的手段。能有這麼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我常遇春已是萬分珍惜與感恩，不敢再有奢求，畢竟我本是負有重罪之人。那些曾被我殘害的軍魂，至今仍有許多困在當時空間中受盡磨難，這始終是我心頭的愧疚。

但最讓我慶幸的是，後來蘇佛帶著南無阿彌陀佛的十二道光，以及千百億化身來到大中華地區超度，我被超度之後，也親眼看見許多當年因我而受傷害、痛苦的軍魂，很多都跟我一樣，在蘇佛的千百億化身超度之下，得到了往生西方法性土、開啟新生命的機會。這讓我倍感欣慰，沒想到如今的中國大地上，竟然發生了如此驚天動地的翻轉。所有事情都在一瞬間改變了，大地上密密麻麻的苦靈，就在蘇佛超度的那一刻，無數靈魂被送往西方法性土。

這一幕幕在我眼前閃過，我們所有在法性土上的中國人都深受感動。沒想到還有讓我們重獲新生、讓過往一切重新開始的機會。

我常遇春本是個粗人，不懂大道理，對佛法更是陌生。如今我有了全新的展望，生命有了新的方向，那就是認識南無阿彌陀佛帶給世人的佛法教育。過往的無知終於在淨化之後灰飛煙滅，不留痕跡。這是佛國淨土的力量。我心中滿是感恩，感恩自己能參與其中，還有機會接受這份珍貴的採訪。

我真心希望所有與我有緣的眾生，都能早日被超度到西方法性土。若無這條路，大家肯定沒有第二個翻轉的可能，這是唯一的一條路。蘇佛超度的功夫，更是自盤古開天以來未曾有過的壯舉；而這樣的壯舉，也唯有見性成佛之人，也就是蘇佛，全然信佛，信南無阿彌陀佛之下，才有辦法發揮最大願力，將我們全數接引至此。

常遇春滿懷感恩的心，接受這篇訪問，也給世人交代自己此時美好的結局。希望世人可以真心相信佛法是真實的，也相信如今在澳洲的香光大佛寺，真正有人見性成佛，真正有南無阿彌陀佛住世。

常遇春以前對佛法的認識較為模糊，認為佛法是宗教，是人們賴以寄託心靈得到安慰的一種東西。當時的我以為自己非常強大，一點也不需要諸如此類的宗教在我的生命出現。可是當自己身上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之後，回過頭來，竟然是佛拯救了我，也拯救了太多太多跟我一樣的眾生。

大家的一生造了許多業，有善、有惡，沒有一個人是可以真正遵守佛法所說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因此，每個人都還在受苦當中無法出離。佛可能是看在我們真的無知，也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份上，把我們一個一個救起來，再教導我們正確的認知和真正的佛法，算是給我們一個全新的機會吧。希望世人可以睜

大眼睛，明辨事實真相，看清楚這一切，一起來學習真正的佛法，那就是一心念誦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改變自己的習性，如此才能給自己鋪上一條可以離苦得樂的道路。

常遇春真心誠意地感恩南無阿彌陀佛、蘇佛，給我和大家這麼一個機會。我很珍惜此時的因緣，在西方法性土也很認真地聽經聞法，學習怎麼拜佛、怎麼念佛，從頭開始學習這一切我覺得陌生的東西。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感恩蘇佛的慈悲。

南無阿彌陀佛

常遇春

明朝開國皇帝 朱元璋（距今約六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七日

朱元璋：

我是朱元璋，是中國人都認識的大明皇帝。我沒有十分艷麗的文采，也不懂得吟詩作賦，就是勤勤懇懇地當了幾十年的皇帝，在當時也算是在位時間不短的皇帝了。後世對我的評價有讚賞，亦有批評，這也是正常的。我一個粗人，如今在懂得了南無阿彌陀佛帶給我們的佛法教育之後，回顧一看，在當上皇帝之前與之後，確實造了不少的業，有大功也有大過，這是大多數皇帝的一生，也是我的生命故事。

剛剛提到南無阿彌陀佛，相信世人大多對南無阿彌陀佛有一定的認識和了解。我當時也是如此，有一點點學佛的底子。在我

當皇帝之前，其實我曾經短期地出過家，當過一名和尚。但我不是真的為了學佛而當和尚，我只是真的沒有飯吃了，在迫於無奈之下當起了和尚。

但是今天，來到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我才真正開始我的學佛之路。這裡是一個真正有佛住世的世界。我以前也不會相信佛真的會來到人間救人，我覺得佛就是遠遠地在西方極樂世界，或是哪一個佛國土裡遠遠地跟我們有所感應，或者沒有感應。但我不知道原來人世間的人，也有這個機會、因緣和這個善根可以見性成佛，此時蘇佛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就是在這幾天剛剛被蘇佛以阿彌陀佛的十二道光注照，送往這個西方法性土上的。這幾天我完全沐浴在佛光之下，幾天的淨化就讓我跟以前那個朱元璋或者以前那個朱元璋的靈完全不一樣，好像整個人煥然一新了。

是的，我還是那個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第一任皇帝，人稱洪

武大帝朱元璋。這個名字如此的霸氣，與我稱帝後幾十年的皇帝作風極其吻合。曾經我是個默默無名的小卒，完全就是一個沒人認識的農民。元朝末年的那個時代，人們普遍過著非常困苦的生活，元朝政府腐敗至極，人人都開始啃起了草根，也就是沒有飯吃，連野薯都被挖得快沒有了。那時候的朱元璋瘦得快剩下骨頭了。是的，我個子不矮，但是非常消瘦，從小失去了父母，完全就是一個悲劇故事裡的孩子。

在我最苦最餓的時候，我到了一家寺廟，請求住持和尚讓我出家當和尚。我當時不懂得佛法是什麼，但是總聽過幾句佛法裡有名的句子。住持和尚問我：「孩子，你為什麼要來出家？」我就跟他說：「因為我什麼都沒有了。佛法不是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嗎？這說的就是我呀！我覺得什麼都沒有，出家不就是很好的事嘛。」住持和尚非常慈悲地說：「你答對了，什麼都沒有，空空的，來當和尚，如果可以成佛作祖，那就再好不過

了。」我想也沒想太多，直接答應了，先吃飽飯再說成佛的事吧！

當了和尚沒幾年，連寺廟裡都斷糧了。我實在是餓得不行，很多人也就開始到外面行走覓食，寺廟裡只剩下三三兩兩的人正在努力地活下來。我當時年輕氣壯、意氣風發，不想就這樣在寺廟裡度過餘生，於是便跟很多人一樣選擇出走。我沒有地方可以去，走一步算一步，整個人拖著像乞丐一樣的身子到處求飯吃，啃地薯、挖野菜、飲河水，就這樣充飢地過著日子。

後來聽說有很多農民加入了一個起義軍，他們是為了要推翻當時元朝政府，那個非常腐敗的政府，大家想要以農民的身分集結力量來對抗政府，讓政府看見農民的心聲。一開始大家沒有想得這麼遙遠，只是想要過上穩定一點的日子。我也加入了當時的農民起義軍。因為自己過人的膽識，加上武功還算不錯，很快就被調教得很有功夫，一下子就被當時起義軍的將領郭子興提拔起來，漸漸地便成為了他的左右手。

我在軍隊裡愈戰愈勇，幫助郭子興除掉了很多當時比較棘手的敵人。但是我的野心也不僅僅如此，並不想一直在他手下做事，自己也是滿腔抱負，暗地裡有很多效忠於我的人，是跟郭子興毫無關係的人。於是在我離開他時，自己也有了一支很龐大的軍隊。在郭子興去世之時，我以當時掌管軍權裡很重要的身分，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反元領導人的位置。

後來，我在南京登基當了皇帝，此時便是明朝正式開始的時候。我也同時一路往北擴進，沒過多久，就把當時位於北京的元朝首都攻下來了。於是中國從南到北，此時便是我的天下。我的一生非常傳奇，從農民到皇帝，這樣的經歷也讓我深刻地了解農民的苦、底層人民生活的苦。可以說，在我人生的前三十年，真的是看盡了這所有的苦。所以我當了皇帝之後，便選擇當一名勤勞節儉的皇帝。我自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常好的皇帝，沒有太多的享受，就連後宮的女人，也比很多皇帝少了很多。我一直非常努

力地在主持朝政。

但是我的個性並不是很好，當然歷史上沒有太多皇帝的個性是好的。我之所以說自己個性不好，是因為最近這幾天在西方法性土聽著蘇佛講經，講到人們的個性時，我不禁回想起來我當初當皇帝的時候，還真的是以佛門來說，每天都在做著犯戒的事情。所謂的犯戒，就是我每天很容易有瞋怒、生氣的時候，這是我最大的個性。當然還有霸道和疑心，以至於到了晚年，因為我的個性而衍生的種種心性，讓我變得更加殘忍和多疑。特別是很多對我有功的開國功臣也被我一滿門抄斬。

此時回顧自己如此殘忍的行徑，真的是太慚愧了！這些大臣，每個都對我大明王朝有著不可磨滅的大功勞，但是我的霸道還有我對於權力的這一分貪著，讓我自從當皇帝以來一直都非常擔心別人要奪取我的政權，也很容易聽信身邊屬於小人一類的惡言。換句話說，好聽的話有時我聽不進去，好聽的話就是所謂的「

忠言逆耳」，可能是為國家人民著想的人所說的話，但我未必都可以一一聽得進去。尤其到了晚年，確實比較喜歡聽別人的讚言、別人對我的稱讚，所以很自然就落入了這樣的陷阱當中。老年的時候，已經快要不能自主的時候，凡是別人對我的稱讚，我都會滿臉歡欣地接受；對於如果是有一點點批評的意思，或是希望改正的意思、對於我的政策想要修正的意思，我都會毫不留情地發起大火，甚至給予處罰。

當然我這輩子當皇帝的時候，絕大多數時間算是清明的。那就是我為人民設定的法律、規則，還有很多幫助人民恢復當年因頻繁的戰爭所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畫面。我也在盡力地減少稅收，幫助人民重建家園，幫助大家開墾荒地，過上吃飽喝足的日子。對於教育方面，我也算是重視的。我知道一個開國的皇帝，必須要對這個朝代的連綿不絕付出很大的心思和努力，所以我費盡周章，想盡了很多方法來穩定開國時混亂的局面。但是我這一生就

是敗在了我的個性上，說到底自己晚年的悲涼還有無法自主，全都是從年輕到老造成的個性所形成的。

曾經大家都覺得我是個粗人，一個放牛的孩子一下子當上了皇帝。其實我在當皇帝期間，也算是個粗中有細的人。我的細來自於我對各個法律的制定、細節上的規定，其實都是我在非常努力地研究、學習、與他人探討之後，熬夜寫下的規定。像我如此努力的皇帝，在歷史上也沒有很多。我是真的以自身的勤奮來彌補先天學問上的不足。大家可以想想，一個從小失去父母的放牛娃，能對於治國的種種細節有多少的認識呢？

但不得不說，我確實有一批非常能幹並且效忠於我的開國功臣，然而在我最不能自主的時候，常常因為很小的事情，就將他們處斬了。這也是我如今感到非常遺憾的事。我並不是沒有後悔過，臨終前，我的內心很掙扎，很痛苦，知道自己錯了，但是沒有辦法為他們彌補什麼。在我一息尚存之時，也沒有辦法為他們

的後代子孫做些什麼。

我朱元璋死後去了哪裡呢？其實答案一目了然，直接到了地獄去報到。這一輩子，不管是殺業、口業，還是種種念頭上的不善，都累積得太多太多了。從戰場上的殺敵不眨眼，到後來的殺開國功臣，這些樁樁件件的殺業，不是我做了再多有功於人民的事情所可以抵消的。

我下過的地獄好多個，其實也記不清了，但是總記得截肢地獄、開腦地獄，還有一個像是火輪地獄的地方。反正前前後後我在地獄裡度過了幾百年的時間。閻羅王本來判我的可不只是這幾百年的受刑，而是上千年不止的受刑。但是他念在我曾經在戰場上，除了敵人以外，並沒有殺害無辜的百姓；而且我每進攻一個城池，都會大赦天下，安頓城裡的百姓，幫助他們吃飽喝足。對於人民百姓，我確實有著一顆非一般的慈憫之心。

這也是因為自己曾經就是他們裡面其中的一員，我對人民的

苦，可以說了解得太深刻了。也許在中國的開國皇帝中，或是所有的皇帝裡，也不會有如朱元璋一般的童年，所以我為了人民可以付出所有。這一方面，我確實是沒有私心的。閻羅王念我有這一份善的念頭，便將我在地獄受刑的時間減短了至少五百年的時間。

地獄上來的朱元璋，就是一條漫漫漂泊、沒有依靠的靈魂。那個時候我看見中國已經沒有皇帝了，但是人民還是過著非常淒慘的生活，戰爭依舊；而且發動戰爭的還不是中國人，而是外族人，或是日本人。我親眼看見我當時所處的南京這個地方，正在遭受日本人的洗劫。人民一個個被殺害，淚流滿面，痛苦萬分。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有名的「南京大屠殺」。看到這個場景的時候，我也不禁淚流滿面。他們都是手無寸鐵的百姓，卻是如此遭受外敵人士的侵略殺害。我堂堂中國人民，到底是造了多大的業，會走到今天，有此果報？

我當皇帝之前默默無聞，如今從地獄走一遭上來，依然是個默默無聞的靈魂。中國偌大的土地都是我可以飄蕩的地方，好在我是一個自由度比較高的靈魂，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只是很多時候找不到能量，還是令我有些苦惱。

就在上一次，我正在積極尋找能量的時候，忽然頭頂有一片光明乍現。我嚇了一跳，當鬼這麼久，我就沒看過這麼亮的光，一下子把我照清醒了，我看著四周，每一個地方都跟我此時所在的地方一樣被籠罩在金光之下。我非常開心地往光處走，想要找尋能量，結果一下子就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去了。

這個世界叫做西方法性土，是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建立的佛國土。我在這裡知道了這一切神奇的事情，心中非常感動、非常踏實，從來沒有過的安全感，如今讓我嘗到了。心中也是滿滿的感恩，自己遇到佛了，也沒有後顧之憂了。看到佛的那一刻，我好像忽然想起了我，其實一直都認識佛，但是卻沒有真的了解佛

都在做什麼，所以佛才會離我這麼遙遠。如今的我遇上了真正的南無阿彌陀佛，還有人間見性者蘇佛，這一切真的是令人感到太不可思議了！

我在西方法性土上看到了很多神奇的事，也看見了很多當年我們朝代的人。有明朝的，有後來清朝的，還有以前宋朝、唐朝、漢朝、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們。現在大家都身穿白衣服坐在蓮花上，跟當初的模樣一點都不相似了。我這才真正地醒過來，天哪！原來是蘇佛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大放光明，每一天放光，每一天就有源源不絕的眾生進入西方法性土。

這是一件多麼難能可貴的事情！中國幾千年來發動的戰爭可不少，流過的血可以成河了。這一次佛的大放光明，是真正救起了難以計算的中國人民。救起的不僅僅是中國人，還有當時仍在空間中飄蕩的孤魂，以及每一草、每一木都有靈魂。每一匹野馬、戰馬，也都是有靈性存在的。他們一一也都被蘇佛超度到西方

法性土，各個恢復了本來的樣子。野馬不再是野馬，戰馬不再是戰馬，大家都是相貌莊嚴的人，各個也一樣穿著白衣服。

這讓我朱元璋看了簡直是眼花繚亂，這麼多、這麼多，數之不盡的眾生啊！真的是太敬佩佛了，佛的心量如此寬廣。「西方法性土永遠都不會客滿」，這句話我聽了以後，再次流下了男兒淚水。沒想到我朱元璋還有這個福分，加入蘇佛救度中國苦靈的行列裡。我想要大聲地跟全中國人民說：南無阿彌陀佛真的就在澳洲的香光大佛寺。大家要信佛，才有救！你們聽從政府的話排斥佛法，這真是成何體統啊？人再高再大，也難免要生死輪迴啊！有誰可以逃得過生老病死？有誰可以逃得過六道輪迴？

沒有佛，沒有南無阿彌陀佛，還有蘇佛的慈悲，我們西方法性土上的眾生，沒有一個可以逃離當時受苦的空間。大家應該要知道感恩才是呀！朱元璋，一個堂堂皇帝早就不要當皇帝了，我卸下了我一生的皇袍，換上了乾淨潔淨的白衣裳，也再也沒有往

日的個性、怒氣。在地獄受苦的日子裡，早已受盡了磨難，怎麼還敢有個性呢？此時的我，就是安然地坐在蓮花座上，心中念著「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字洪名，告訴自己，這一聲佛號，我一定要念下去，念到西方極樂世界，我也不會停下來了。這就是我朱元璋短短幾百年一生的寫照，請大家一定要仔細地看，不要走我的舊路啊！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慈悲，感恩蘇佛慈悲。

南無阿彌陀佛

朱元璋

元末明初小說家 羅貫中（距今約六百二十六年）

訪問 主筆：釋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

羅貫中：

三國水滸諫筆硯，
平妖虛幻禁孤靈，
若未能逢彌陀現，
猶在針砭化不平。

我是羅貫中，或許大家都有聽過我的名字。對於一些愛好歷史小說、三國文學的人們來說，我是一個很有想像力的小說家。我從小接觸這些四書五經，但我對於這些死板、文縷縷的傳統文學，以及經世致治的大道理、做人處事的道理，其實並不感興趣。我比較像是一個愛胡思亂想、愛自我想像有趣故事的孩子。我從小就被大家認為是具有想像力的孩子，其實最開始，我也並沒

有立志要成為小說家。

然而，對於一些古板、死板的傳統歷史與正史，在讀到這些故事時，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去腦補一些比較誇張的情節，甚至是站在不同歷史人物的角度來分析與猜想：若是這個角色擁有更加鮮明的人格特質，或是有著與眾不同的長才，原本的正史會發生如何的變化？這說起來可就有趣了，畢竟不是死死板板的故事，而是能夠透過活靈活現的角色，重新組織原本的故事。

我算是出生在一個比較戰亂紛飛的年代，也經歷過朝代的更迭。自小雖然受過教育，但是並沒有辦法讓我穩定地以我所學到的文學知識來謀生。父母帶著我經商做生意，但是我實在對這些買賣算計沒什麼興趣，反倒是在看著父母經商過程中，人來人往、形形色色的每個人的角色，令我感到十分有趣。我自幼就很會觀察每個人的性情、個性與特色。二十幾歲時，我遇到了我的老師施耐庵。起初並不明白他的工作，以及他正在發展的專案。幾

經交談之後，我才知道他想要寫一本影射當時社會環境的小說。

雖然不能夠正面點出當時真實的人物，以免惹禍上身，然而只要將這些角色的個性以及反應刻畫得夠深刻，想必當時的人們只要理解那個時代的背景，都能夠一目了然地知道到底暗指的是誰。《水滸》這本書雖然當時書中所描述的朝代是宋代，但其實暗指的就是元朝末年的腐敗情況，以及人民想要反抗的心理。

然而，比起勸說百姓起義反抗，這本書最初的用意其實是希望能讓當局政府知道民間反彈的聲音，並引起中央當局的重視，進而改善對地方的政策。畢竟，沒有人是真心希望起義反抗政府的。其實大家心裡都清楚，起義反抗是一條艱辛的不歸路，這屬於叛亂國家的死罪，一旦發起，若是失敗，便是死路一條。

大家也知道，即便是在朝代的末年，政府依然掌握著龐大的資源、經濟背景及軍事力量，能夠輕易地勝過地方起義軍。要具備足夠的力量號召廣大人民支持，且在過程中不被政府察覺而提

早遭到剿滅，這樣的前置過程非常艱辛且充滿風險。

事實上，並沒有人民真的願意賠上身家，冒然去做這件事。所以透過文學作品的方式來表達，一來是所謂「君子動口不動手」，能以筆墨代替干戈，減少流血與死亡，這是再好不過的事。

當時的政府腐敗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若不能用一些表面上激烈，卻足以反映廣大人民心聲的做法，想必當時的政府是不會察覺的。所以我跟著老師施耐庵在一旁幫他編撰、寫作這本《水滸》，目的就是為了要喚醒當時的政府，希望他們重視人民的聲音。雖然這本小說的立意良好，但畢竟仍是一種諷刺當局政府的著書立說，所以也被打壓得很厲害。這本著作，等到著作完成時，已經進入了明代。本來這本書是基於元朝末期的社會亂象所撰寫的書籍，然而朝代的更替比書籍的完成來得更快。進入了明代後，這本書就淪為一種民間的小說，被視為娛樂性質的作品。

怎奈這樣的小說創作背景，對於當時的當局政府而言，本來

是要喚醒元代末期政府的一番好意，到了明代卻變成動搖政權穩定的危險書籍，講到這裡也確實是有幾分無奈。我跟著老師也創作幾回《水滸》的後續，然而這到了明代，卻被視為諷刺明朝開國皇帝反抗起義的著作，也被視為是要貶低明朝政府的正當性。因為這本小說影射明朝政府是透過叛亂來取得政權，並不具備正統性；而另一方面，此書的流通也被政府視為是鼓勵地方的叛亂。

尤其在明朝建立之初，經濟社會與百姓的生活尚未恢復，也有很多其他勢力仍在暗中流竄。這樣的書籍對於明朝的穩定並沒有幫助，所以政府對這本書是非常排斥的。這也就是為何到了後期，就沒有再繼續編撰與創作《水滸》這本書。畢竟當朝政府反對，而現在也進入了太平盛世，不需要繼續寫這種讓當局困擾，同時也讓百姓不安的書籍。但透過《水滸》這本書的撰寫，以及其他白話散文文章的撰寫，我已經理解了我在這方面的興趣與天賦。雖然說我不需要透過撰寫這些書籍來維持生計，畢竟家中經

商也算是累積了一筆財富，基本上我不需要為了生活而奔波。

雖然撰寫這些書籍對我來說不無小補，但賺錢並不是我真正的動力，是我自己個人的興趣。有了《水滸》這本書的前車之鑑，我認為當局真正需要的是：凝聚人心、讓人民對政府感到認同、重視正統政權，了解政府與人民一體的概念。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選擇一個適合的時空背景與故事架構來撰寫小說，會比較妥當。然而，太過平安、安定、穩定的時代，所寫的故事並沒有什麼有趣的成分，也缺乏故事性，自然就不會有讀者想要閱讀。

於是我在選擇題材這方面，可以說是煞費苦心，必須要選擇一個好發揮、局勢相對複雜、時代相對不穩定的時代。同時又需要具備推崇正統政權、主張配合政府，以及體恤地方百姓這樣的時代背景與架構。選來選去，我認為最適合的就是三國時代。當時正值東漢末年，是一個群雄割據的時代。然而，雖然是群雄割

據，但延續著漢室末代的蜀漢政權，其具備了相當的正統性。

若是能夠將故事的主軸核心發展定位在蜀漢政權，以蜀漢為主角、主軸來進行故事的撰寫，那這樣一來，既符合了時代混亂的故事性，同時又符合了推崇正統政權的做法。我當時就想，想必這樣的故事會具有相當的可看性。在收集歷史資料的過程中，果然不出我所料，確實有十分多的史實可以讓我發揮。

我本身身為文人，常在書會奔走，取得相關的史實資料並不是太困難；加上平常也有著作歷史改編小說的習慣，所以對於資料的快速彙整是十分容易的。

對於當時整理故事的設計，我是從劉備政權的初創開始的：從黃巾之亂，到他們「桃園三結義」，確定了主角的定位，到後來蜀漢政權與東吳之間的結盟與發展，再到聯手對抗曹魏等著名的精彩戰役。

這些關鍵要素的設計，包含關鍵人物們在各地奔走以及戰略

變化的設計，成功地讓原本比較嚴肅的三國征戰過程，多了一點「忠肝義膽、效忠國家、復興漢室」的大義，以及人情味。

想必許多人都對《三國演義》的故事耳熟能詳，從一開始的三分割據，到後來董卓與曹操相關的情節，接著到官渡之戰，再到諸葛亮的正式加入，使得三國基本知名的主要角色都一一到位。再來，最眾所周知、也是這本小說的巔峰之戰：赤壁之戰，結合了魏、蜀、吳三國各方人物都參與其中，而這裡也是推崇正統漢室政權的巔峰關鍵之役。

在這之後，為了要配合正史的發展，畢竟我還是希望整本《三國演義》不要偏離正史太多，所以總體局勢我仍算是尊重正史，讓天下該有的局勢一一回歸原位。

最後眾所周知，歷史中是以司馬政權統一三國，因此在赤壁之戰後，蜀漢政權就慢慢走向衰亡。然而，民間比較廣為流傳的大部分都是前半部，這樣的故事架構也讓這本書在當時廣為流傳。

至於後來的蜀漢衰亡，我也盡量將其描寫成蜀漢各將領以及宰相諸葛亮的忠肝義膽、報效國家、效忠的精神，並未過多地強調蜀漢戰敗的現象，若有描述，也是以悲壯的角度去描寫。

從正統漢室政權復興的角度來看，這本小說算是一個一度中興而後悲壯犧牲的史詩級歷史故事。想必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對於其中的角色，以及每個角色的知名事件、知名場面，有著十分深刻的印象。這也正是我所下功夫努力刻畫的成果。我並不是隨便以歷史敘事的方式帶過整本小說，而是將每個角色的深刻形象刻畫在字裡行間。

透過他們與主公的互動、與同儕之間的對話，以及所構思出來的謀略，還有對於「天下布武」的遠見，都可以看出每一個人的特色。同時也對諸多的知名戰役過程，從開始到結束的種種細節都有著仔細地描述，並詳述了各個人物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影響。大家如果去比對正史與《三國演義》這本小說，就可以發現

很多人物的刻畫，都是高度建立在正史上，額外詳細地描述了他們該有的性情，以及愛恨情仇。這就是我與生俱來的能力：透過我讀到的觀察並考察了歷史資料之後，我就能夠透過想像，創造出他們以這樣子的身分與角色，在那個時代虛構的社會架構中，該如何發揮。而有了正史資料的輔助，總體的設定上又更加的逼真。我在創作這本小說的時候，其實過程非常順利，並沒有遇到才思枯竭的問題，所有的一切都是這麼自然。而在完成之後，我也對這本小說的流通十分滿意。

當時這本小說畢竟主打著推廣正統漢族政府、復興正統政權的設定，以及對於政權效忠等概念。而蜀漢諸多角色的設定，各個都是忠肝義膽，為了國家的大義願意犧牲自己。雖然各個角色性格各有不同，但在人品與人格上，也都是非常崇高與高尚的。

《三國演義》完成之後，我算是完成了生命中一個重要的目標，但我的創作路子也正式被激發出來，並沒有因此而停筆。

之後，我又創作了《平妖傳》，這算是我對於神話題材的一個挑戰（或嘗試）。因為在撰寫、參考正史與歷史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作品內容與正史人物有高度重疊，這過程中難免會遭到許多人的異議與批評。在創作上，並沒有我想像中那樣可以放手進行。於是，我又找了另一個題材，那就是架構在北宋時期的一個民間神話故事。然而，完全的脫節也會讓讀者將其當成是一個純粹的神怪故事，沒辦法引起太多共鳴。

我深知這個道理，於是巧妙地運用了一些當時的正史人物，讓他們在故事中發揮大眾所熟知的角色，無論是政府官職或地方官職等。透過這些人物帶出北宋時期的時空背景，讓讀者能清楚地感知那個時代的真實性。而在主線故事的發展上，則是以虛構的神怪傳說為主，這也是我當時網羅了各大的民間神怪傳說，加上自己的想像力與創作，匯聚而成的一本書。這本書剛創作完不久，我就在杭州病逝，並沒有太多的機會知道這本書的流通情況。

然而，後期我十分著迷於這些神幻、神怪的空間，我整天的思想思緒，都在這些虛構幻想的神幻空間當中。死後，我的靈也就這樣一直卡在這樣神幻、虛幻的幻想空間當中。我持續地看著這些層出不窮、變化萬千的故事，也重複地寫著這些劇情。

我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而是持續在這樣的空間中不得而出。直到最近，蘇佛帶著阿彌陀佛以千百億的化身，超度了中國廣大地區，而我在虛幻的神怪空間中，也有幸能夠得到佛光的照耀。

頓時，空間中原本的神怪瞬間消失，只留下一整片潔淨明亮的金光灑滿世界。我頓時清醒過來，並不明白自己處於何處。我聽見空中傳來陣陣的「南無阿彌陀佛」佛號聲，以為是故事中的僧人角色正在行腳度化，要來平妖。

畢竟這在我的故事當中，各方宗教以及各種神怪的法門，我在撰寫時都有涉略過，所以也知道這句佛號是來自於佛教僧人之

口。我以為是佛教僧人出現，要來度化這群妖魔鬼怪，於是我的口中也跟著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能夠親身參與這場降魔度眾的盛會，我也感到欣喜，心想這對於我之後的創作是有很大的助益。

然而，在念誦這句佛號之後，我來到了一個更加明亮、潔淨的世界，這讓我很是興奮，畢竟這樣特殊的際遇，想必對於我的寫作又會增添更豐富的色彩。

我在法性土上聽著佛號、聽著蘇佛講經，才漸漸清醒過來。現在這個時代，早就已經不是明代，明代滅亡也好幾百年了，中間又過了清朝，乃至於清代都已經滅亡，進入了現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

而我此處所在的位置竟然也不是中國，而是在澳洲。我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感覺是在離中國十分遙遠的地方，是在大海的另一端。雖然我也曾想過要乘船出海去開拓視野，然而在諸

多的因緣聚合下，我並沒有這個機會能夠做到這樣的事，只能夠以中國內陸本土的素材撰寫這些故事。

在法性土上聽經之後，我明白能夠讓我脫離深幻虛幻空間的金光，是因為蘇佛帶著阿彌陀佛要拯救中國各個空間中的眾靈。以阿彌陀佛的十二道金光灑下各個空間，打開各個空間，讓眾靈可以出離。如此浩瀚的超度場面，我真想將這些畫面也寫進小說，畢竟這樣的場景我從沒有看過，也不曾幻想過，這確確實實是超出了我的文學創意範疇。而後來在法性土上看著蘇佛超度，我才發現，原來當時我所處的虛幻神怪空間，還真的是魔眾所化現的虛幻空間。當時在創作《平妖傳》的時候，我其實就已經被魔所控制，在寫一些光怪陸離的事情，然而我自己並不知道。

而每天構思著這些神怪的故事，早就讓我進入魔眾所建立的這些神怪空間，而我的身體都是由群魔控制著，寫下最吸引人、令人深感興趣、產生好奇、令人們心中起伏，讓人們想要繼續看

的作品。這樣的情況讓我感到十分恐懼，因為我從來都不知道自己身中有這麼多的魔眾，也不知道自己的靈早就已經被鎖進虛幻的神怪空間。其實除了在《平妖傳》的虛幻空間之外，早在創作《三國演義》的過程中，自己身中的魂魄就已經進入了《三國演義》的虛幻空間中，可以說是三魂七魄四分五裂的狀態。這樣的光景在我過世之後，與肉體消亡前其實並無二致，只是肉體消亡的差別而已，靈本身早已進入各個空間，根本無法凝聚。

若不是蘇佛大力法身超度，將我救入法性土，我也不可能湊齊並聚集三魂七魄。這說來也很是悲哀，努力創作了一部膾炙人口的作品，所換來的卻是零散的三魂七魄進入空間。但我這也理解，畢竟各式文學作品，只要不是勸人向善，只要是有著所謂的虛幻神話的成分，只要讓人起心動念，那對人產生的影響，我就必須承受這樣的後果。

這是在學了佛之後，才理解到的事實。我也理解，即便我

沒有進入這些空間，大概之後也免不了要下地獄受刑。我看著現在廣大的人們，依然研究著三國的題材，很大部分是受到我所創作的《三國演義》所影響。

雖然很多作品沒有明確指出出處，但是那些神怪類、神話類的作品，也或多或少都有參考過我所著作的《平妖傳》，以及參考《平妖傳》所創作的後續題材作品，可謂是一環扣一環。畢竟這些傳說類的題材，往往能夠令讀者與觀眾產生廣大的興趣。但其實這些並不是真實的有趣，而是當中都有魔眾控制，使得作品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魔性。

而這些被吸引的觀眾，也正是魔眾所控制的對象。而三國類的題材，除了電影、小說等文學性質的作品之外，我也看到它被大量投入在現代人所謂的電腦與手機遊戲作品當中。諸多的題材不乏征戰類、策略類等。雖然三國本是征戰的時代，但三國題材的發揚光大與知名度，確實是由《三國演義》所帶起。因為《三

國演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小說作品，甚至被列入必讀的教材當中，這使得它在人們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分量。而大眾也透過這個機會，對《三國演義》中的虛構場景與時空有了很深的印象與認識。

這也就提供了諸多三國類題材作品與遊戲可以發揮的舞台，這樣的因果，也都算在羅貫中身上。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說，我應該感到自豪。然而，在理解了佛法與因果之後，這些蠱惑人心、造成人心激動、殺掠、殺戮與謀略等等，諸多自私與貪欲的心念，都將算在我羅貫中的頭上。我起初不明白，這樣讓人們有一些業餘時間、工作之餘的消遣有何不對？然而，我明白了這世間諸多的亂象，都是由於這些邪心邪念所造成，而我的作品也加深了這些邪心邪念，所以這樣的後果，就必須由我來承受。唯一慶幸的是，《三國演義》宣揚恢復正統、忠於國家、忠肝義膽的理念也被傳承了下去。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至少《三國演義

》還是帶有一點點正面的影響力，宣揚了一點點正心正念。我羅貫中在此奉勸全世界喜歡《三國演義》的人們，以及喜歡神怪、奇才題材的人們：千萬不要著迷於這些內容。

這些虛妄不實的內容與題材，都帶有很多負面的邪心邪念，這對於人格的養成是有損害的。即便中間帶有一些正向的情節，但總體來說，不去接觸這些作品對大家的幫助還是比較大的。如果被這些題材所吸引，而之後受某種控制進入虛幻空間，這樣得不償失。我在虛幻空間中待了數百年，若不是得逢蘇佛超度、阿彌陀佛將我從空間救出來，至今我都還出離不了那個空間。我將持續在空間裡加強著空間的魔性，控制著更多人，這些也都算在我頭上。很感謝蘇佛繼續超度這些深層空間。

如果沒有蘇佛的大力突破，更深層的空間，像我在這種虛幻類的小說空間，算是很深層的虛擬空間，並不是容易被超度到的對象。然而蘇佛一一突破的成果，就是讓我們這些在虛幻中的苦

眾靈，也能夠有機會可以出離空間，能夠聞到佛法。很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救度我，也給我這個機會向世人一一訴說了我創作這些小說的歷程，讓大家知道我因為創作這些小說最後的下場，就如同我前面開頭所提的那首詩一樣。我因為為了勸世而著作了《三國》，因為自己的喜好而著作了《平妖》。然而，這些都只是讓我背上更重的因果。在空間當中，如果沒有遇到阿彌陀佛救度我，此時我大概還是在空間中針砭著時勢並持續著創作自己喜歡的虛幻空間。希望現代的小說家、創作家、社會評論家，能夠以我的故事為借鏡。

我這一生也沒有什麼成就，然而如果可以在現在以這樣的方式，讓大家知道這些作品的危害，我想或許這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羅貫中

明朝官員 魯穆 （距今六百年）

訪問 主筆：釋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一日

魯穆：

我是魯穆魯希文，生於明朝年間，當時世人皆知魯希文剛正不阿之名，我在初為官之時便是不畏強權，直言不諱，並且敢於彈劾強權。在當時的官場文化，許多廉潔之輩為了明哲保身，在險惡的官場中選擇退讓，烈士太少，而長袖善舞之輩多。魯穆於少時求學之時，便發誓要當一個無愧於心的剛正之官，上能諫言以助君王，下能治世以平民心，對於大學士楊榮我心懷感激，我知道許多時候或多或少他會給予魯穆一些幫助。

多年來魯穆一直盡心盡力，完成自己的職責。廉潔是我一生的寫照，因為我覺得當官就要把該做的事情做好，真要做到這樣

，必須一點私情都沒有，所以我不敢貪財，也不敢收受不該得之財物，甚至我所有多餘的錢財，除去一家生活之所須，我都盡數散於百姓的身上，雖然不多，但這卻能成全我的品格，「剛正」二字並非說說就可以，而是必須身體力行，魯穆知道唯有做到如此程度，才能真正地鐵面無私，不畏強權。對於兒子我也是這樣教導，人活在世上其實都是苦，因為有太多不得不妥協之事，又或不得不接受之遭遇，還不如讓自己的心舒服點、輕鬆點。

一輩子為了大明朝奉獻，我心中很坦蕩，我真正做到了「廉潔」二字，於地方上的治理對於百姓我也是盡心盡力，這一輩子我可以說是問心無愧，不敢說自己剛正不阿就是正確的，或許有時候少了些彈性與手腕；也不敢說自己是個好官，但要說對於自己這顆心，魯穆可以負責任地說，我真的顧好了，一生奉行這樣的準則，雖然作風剛正、執法嚴明有時候會面對一些壓力，但我的心可是一點壓力也沒有，非常的輕鬆。

一生為官，我非常感恩能夠有機會為百姓多做一點事，為君王分憂，在最後我積勞成疾而死。死後我進入了空間，在空間裡面我還在繼續當官做事，就這樣過了六百年的時間，我都在這樣的空間中，直到最近巨大的金光閃耀，我聽到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這樣魯穆從空間中出來，被送到了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淨土。

在淨土上，魯穆不勝唏噓，想不到人死後是這樣的情況，如果不是蘇佛慈悲將我所處的空間打開，魯穆還不知道在裡頭要待多少年的時間，聽蘇佛講經我慢慢地明白，世間一切皆是虛幻無常，真的叫做夢幻泡影，就以魯希文一輩子為官廉潔剛正，死了之後這些又在哪里？原來人死後還不是終點，靈還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際遇，除非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不然將不會有停止的一天。

見到蘇佛超度中國的盛況，魯穆真心感到佩服，原來人體可

以有這樣的發揮，就好像下雨一般，整個中國都是金色的光雨，好多跟我過往一樣在空間中的靈魂，都因此而得救，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知道是無量無邊，全都進入了西方法性土。

當年為了要應對蝗災，魯穆勞心勞力之下終於不堪負荷而死，我現在看到當時的蝗災也形成了許多空間，真的很嚇人，現在這些靈魂們許多都在蘇佛的超度之下而得救，這也是他們的幸運。

許多人們不明了空間之事，這如果不是香光大佛寺將這些事實真相打開，人們也沒有機會瞭解，魯穆對於在佛寺上空站立的巨大的阿彌陀佛非常尊敬，聽蘇佛講經說是由於阿彌陀佛在，我們這些中國無量無邊的苦難眾靈才有得救的機會，讓魯穆不禁跪下頂禮慈悲的阿彌陀佛。蘇佛又說我們每一條靈都可以在西方極樂世界成佛，只要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所以魯穆現在都在念佛，還有聽經，這條修行路雖然在世時魯穆沒有走過，但現在開始也不晚，希望我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將來會有再下凡度眾

的一天。

魯希文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魯穆

明朝 孫氏 孝恭章皇后 （距今五百多年）

訪問 主筆：釋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一日

孫氏 孝恭章皇后：

是的，我正是歷史上著名的孝恭章皇后。許多人都知道「貴妃有寶」的典故，歷代以來只有皇后才有金寶，貴妃只能擁有金冊，當時皇帝極為寵愛於我，破例賜予當時仍為貴妃的孫氏。

在西方法性土上我看著過往的一幕幕畫面，不禁覺得人真的是喜歡把事情搞得很複雜。後宮的生活並不如一般人想像得這般美好，對於我們這些人而言，能夠依賴的除了自己所在家族的力量之外，就是皇帝的重視、關愛。在當時我與皇帝可以說是青梅竹馬，自我進宮以來，皇上就非常疼愛我，更甚當時的皇后。後來我懷了龍種，為下一任的皇帝，而後成為了皇太后，即後世為人所知的明朝孝恭章皇后。死後我與丈夫也就是皇上埋在了一起

，成為了明朝宗祠的守護者，我的靈魂很多時候都在皇墓圍繞。

對於孫氏而言，最初只想單單純純地做皇上的女人，但其實要做皇帝的女人，還真的不容易。到了後來我成為了皇后，乃至於皇太后，於後宮地位高上，但是對於我而言，卻是多了一分責任。我希望能夠當皇上的後盾，將後宮統領好，但是許多時候情到深處是無情，後宮的局勢雷霆多變，常常是風雨欲來卻無波，所以到了最後我只能選擇上位，成為後宮的統領者，才有可能讓後宮的風不要那麼大，讓整個後宮能夠多一分平穩及安定。

其實我本來不想要爭權，但人在後宮身不由己，成為皇后後，我盡心盡力將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後來因皇兒被擒，處在皇朝權力漩渦中心的孫氏不得不做出一系列的措施。我的一生有功也有過，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後宮女子的無奈。

當蘇佛為了拯救大陸的苦難眾靈，其靈分身無數來到大陸大放金光，當時於皇陵的孫氏見到皇陵內的鬼魂好多都好歡喜，而

我則是非常驚訝這是什麼樣的力量，本來我不太想要離開皇陵，但看到進入金光中的鬼魂每個都好開心，我還是決定隨著金光而去，我想要看看這道光的另一頭是什麼。

來到了西方法性土，孫氏非常的感動，我不知道世上有這麼清淨美好之處，對我而言最熟悉的地方就是皇陵，皇陵裡面大部分都是鬼，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現在來到了這裡才知道原來世間的一切都是假的，不應該去執著。皇陵對我而言代表著與皇帝之間的情誼，不過過了五百多年，其實我也不曾在這裡見到皇帝的靈魂，反而是看到好多其他的鬼魂。

我在這裡看到香光大佛寺四眾弟子的修行生活，很充實、很忙碌，但非常有意義，因為這裡是阿彌陀佛正住之處，所做的一點一滴都是為了救度更多的眾生。孫氏看到這裡的宗旨叫做不老、不病、靈性不死，很特別。原來人可以不用生病、不用衰老，也不用死。看到佛寺四百畝大地上高大的阿彌陀佛大放光明，我

相信這是真的。

原來學佛的人生跟世俗的生活這麼不同，想的不是金銀財寶，也不是名利權位，而是怎麼樣幫助眾靈；修行也不是要獲得，而是要看破、放下。而這邊的人每天常常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聽蘇佛講是因為這句佛號可以幫助眾靈，這跟以前孫氏活著的時候不同，我們所講的都是為了這個身體的情、愛、名、利、權、位，都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要受到傷害；不然就是為了讓自己的家人獲得更多的利益，就算是為了保衛皇室，那也是含著一份私心，不像香光大佛寺的人們是為了讓更多眾生可以得救。孫氏看了之後心裡挺高興的，原來人生還可以有這麼不同的活法，而蘇佛的示現更是讓孫氏興起想要學佛的念頭，原來真正的學佛人可以這麼自在，這麼歡喜，還可以救這麼多的眾靈，真的好值得。

現在孫氏在法性土日日聽經聞法，也努力學佛的慈悲。西方極樂世界我很想要去，聽說那裡沒有男女的分別，大家都平等，

都是佛的孩子，而且還可以成佛，我聽了非常嚮往，如果能夠再到凡間的話，希望我也能幫助很多有緣眾生解脫。

孫氏在法性土看見有的人死後還在當時後宮的空間之中，多虧蘇佛超度將他們的空間打開，他們才能得救。這真的是很苦，一輩子在後宮打滾已經夠累了，死後居然還要繼續在那樣的空間中，那得有多苦啊！看了之後真的覺得人生好虛幻，原來執著於這些虛幻的東西會讓自己的靈魂這麼苦。這要不是有香光大佛寺佛法的教育，還真的沒有人會清楚。呼～現在孫氏很幸運來到西方法性土，希望更多的靈魂也可以蒙受這樣的法益。

中國人真的很有福報，有蘇佛這樣的人默默一直在幫助中國，希望有一天全中國都能夠認知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這裡真的很清新，很清純，而且可以救很多人。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孫氏 孝恭章皇后

明代思想家 王陽明 （距今約五百年）

談平等治理之法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九日

王陽明：

天地唯心，萬物唯心。此心為何？你我之本也。

心之所向，身之所行；心之所思，言之所語。

「心」這個字，自古以來代表的是人們內心感性世界中的主軸點，而以哲學和佛法的觀念來說的話，一般人會以心為身體的主宰，也就是佛法會提到的「心法」的意思。心主宰著身體，即意念的一切——一切善、一切惡，皆是從心為出發點。

王陽明一生所推崇的心法，其實說到底、說到本質上，就是這顆心不能動，不隨外境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酸甜苦辣而改

變。這個觀念在當時問世的時候，引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嚮往，並把我還有好多前輩們所訴說的心法落實於行動當中。但我不得不說的是，放眼望去，真正有把其中精髓做到的人，恐怕沒有幾人啊！包括我王陽明本人，其實並沒有真正地做到我所自己發表的理論。

從小我便是一個靈敏度非常高的孩子，對於周圍萬事萬物的變化、一起一落的改變，我都可以比別人更早地知道其中改變的軌道還有深淺之不同。小時候我就有遠大的志向，我對於官場上的名利或者是書面上的榮譽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當然想為國為民做點好事情，但是我更相信的是，我要以一顆最簡單透白的心、以實際的行動，來做出我所應該做的事情。對於人間的種種狀態和感受，我本就覺得一切都是外在短暫的事情，並沒有真正永恆的快樂，也沒有真正永恆的悲痛。所以我非常相信，這顆心可以主宰著自己身體對於萬事萬物的感受見聞，可以在逆境中開花

，也可以在順境中如如不動。

那人們就問說，我王陽明到底這輩子都在做些什麼呢？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中了進士，之後便是一輩子的官場生活起起落落，可以說跌宕起伏的一生便從此開始。我很多行動的地方都在當時的南方地帶，以江西為其中一個主要的活動中心。由於我非常靈敏，在之後的從軍生涯中，很多次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探知到對方敵軍的動向。人們都說，我心理戰術是絕頂一流的，但是沒有人知道，我其實所謂的心理戰術並不是我去鑽牛角尖而想出來的，而是一種自然浮現的靈敏度，讓我可以感知到一些戰場上形勢的改變，也可以讓我不費周章地以最小的軍隊或者最少的資源打勝仗，攻破敵人之痛處，換取一方的和平。

這是我十分擅長的事情。只是我從軍了半輩子，確實也是造了很大的殺業。這與當時南方地方上有很多叛亂、或者是地方上國土內的紛亂局面有關係。我一向主張「擒賊先擒王」這樣的作

戰方式，確實也可以減少很多對方軍人受到的無辜傷害。

從「心學」到「從軍」，這兩件事是我生命中最主要的兩件事情吧。或者說，我確確實實也可以把我在此心法所體悟到的一些道理，在戰場上有著淋漓盡致的發揮。

對於儒家學說，我一向是非常推崇的，孔子和孟子是我自小到大的好老師。人們常說我叛逆、或者是不懂得尊師重道的道理，其實並不然。我對於所學的孔孟學說，都很努力地付諸行動，把它消化在生活當中，體現在我的生命當中。

其中經典上的論著，我並不會逐字逐句地去仔細研究它們，然後才來付諸行動；但我相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精神，本身就是每一個人心中自然而然、本性中本有的性情。只要真心地回歸這顆心，回歸到自己本自善良純淨的心，那這些美好的品德自然可以發光發亮，不需要刻意去鑽研如何做到這些道理，而是應該把心靜下來，把這顆心找出來，讓它回歸到本來最原始自然的

狀態，那就是心法的核心啊！

而我在為朝廷打的那些戰事來說，其實也是如此。即此心要做的就是平定戰亂，那就專注於把這些事情做好，不用去計較其中的得失成敗，也不用去計較別人如何看待自己、或是不理解自己，或者是外在周遭的環境如何地艱苦難熬。其實這顆心只要不去感受那份難熬，就沒有所謂的難熬。我一直都是如此地鼓勵著我身邊的將軍、士兵們，一直在鼓舞兄弟們，無論再如何艱苦的環境中，大家都可以守著自己的這份初心，體會一下心中本有的寧靜和泰然。

說出這番話的王陽明，此時此刻已經端坐在西方法性土屬於我自己的蓮花上了。看著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慈悲，我頓時就知道自己本來就是佛門中人。自己一輩子的所學還有自己的理念，其實它的核心與佛法是可以交相輝映的。只是我的所思所想並不究竟，我所付之於行動的種種道理，也沒有究竟圓滿。在佛的

面前，我就是一個謙虛謙卑的孩子，我知道的實在是太少、太渺小了。佛卻可以參透宇宙準則、真理、正道，參透人生老病死的事實真相，這是我王陽明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但我很慶幸的是，我知道佛門中也有心法一說，這是一份純淨純善，可以說是極淨極善的教育。南無阿彌陀佛教導我們的就是以這顆心帶動我們的身心靈向善，來喚醒這顆佛心、本心。這就是蘇佛常說的「出生眾善根，成就菩提果」。我所以為人的心最自然的狀態，原來就是佛門中說的佛心。只不過我所知道的佛心比較狹隘，而佛法裡的佛心是真正廣大無邊、涵容無盡、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的佛心佛性。

就在不久前，我聽到來自於西方法性土的另一位儒學大師，是我的前輩，朱子朱熹先生的一番言論。我聽得出來他內心悲喜交集的心情：喜的是終於獲得了真理，終於解開宇宙人生的真相；悲的是對自己人生的一些懊惱和自責。人們也知道，我生前對

於朱熹的理論是採取比較反抗的態度的，我一向沒有辦法做到如他一般的墨守成規，也覺得他的理論太過於注重思惟思考方面的產物，而不是回歸到人的本性。如果說他比較像是對外在有所追求、學習而達到內心平穩的話，那我比較是傾向於內心本自具足、回歸本心找到答案的這一條路。大家都說我說的話充滿禪意，也就是禪宗的味道，這麼說來其實也有一點相似之處。

只是我說了這麼多理論，講得天花亂墜的，也沒有辦法如佛法一般地幫助人們了生死、出三界；沒有辦法告訴世人，真正離苦得樂的方法是什麼，那就是認識佛，認識南無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這才是人們靈性的歸宿。我的心法說了再多，但是還有一點不完美的地方，仔細一看其實還算是很明顯的，那就是：我這個「我」字沒有放下，而且抓得也算是緊緊的。

雖然我說的道理並非沒有道理，但我還是有這一份執著——在執著於這是我所參透的道理，執著於「我的心」就是如此、「

我的心」怎麼怎麼樣，我就少了那一份心胸和豁達。曾經我還以為自己所參透的這些道理就是人生的全部，也曾經引以為榮，人們有些還以為我已經悟到了真理，也就是開悟的意思。哈哈！非也，非也！但是若非聖賢之人，若非諸佛菩薩之輩，也許很少人可以看得出來，我所說的心法裡頭還真的是多了這麼一個「我」字。

來到西方法性土聽經聞法的這一段時間以來，我好像漸漸地明白了，我的心法之所以有「我」，是因為我沒有真正地把眾生的心放入我的心當中，以眾生的心與自己融為一體。這是我之前所沒有辦法感受到的事。佛法的慈悲在於佛無心，感受不到任何自我的執著，佛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其實都是為了眾生離苦得樂而言之、行之。這一「只為他人、不為自己」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慈悲，真正的無我、無心的思想。

因此，我王陽明對於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實在是太敬佩了

！沒有想到當一個人可以把心完全放空、沒有自己只有眾生的時候，有辦法發揮如此巨大的力量來幫助這世界上的苦難眾生；我也沒有想過人間的苦、眾生的苦與自己的苦其實是一體的。以前我或許可以快樂，可以活在自己的生活當中，以苦為樂、以苦為師，這些我都能做到。難就難在於：在最苦的時候，你想的是如何要把這份苦給放下、解決、熄滅？還是你想到的是要如何幫助更多更苦的人得到離苦的機會？我以前推崇心法，想的其實是前者。就是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就會知道很自然的以我的靈敏度感受到，我應該要以怎麼樣的心態來迎接這件事情，才能達到真正的圓滿，才能心無掛礙。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當遇到事情的時候，很多跟我一樣的人，他們怎麼了？他們的心情如何？我可以如何地幫助他們呢？這些都是我未曾想過的事。

佛法教會我的是，「私心」這個字非常地微細，也不容易感受得到。只有真正地跟隨佛的腳步，度盡無邊苦眾生，就像蘇佛

的精神一樣，一直做、一直做，把自己忘掉。聽起來多麼簡單的道理，但是這跟王陽明一生所推崇的心法放在一起的時候，卻顯得如此地純潔高貴、沒有一絲毫污染。

蘇佛一生都在埋頭苦幹，為了眾生出錢出力、不遺餘力地護持著佛法的傳承、淨土法門的傳承。這份心，就是「無心」的體現；無心、無量、無有限量，就是真正的佛心。佛的慈心悲願便是可以體現於此。我王陽明亦深受感動，一直跪在佛的面前，遲遲不肯起身。看著佛慈悲的容顏，這是我心中真正的佛性再次被喚醒了起來。這一份佛性如此地有震撼力，和我一輩子參透的心法，那是大大的不相同。

來到西方法性土也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我在當年五十幾歲的時候離開人間，我只記得當時我的身體快要不行了，生了一場重病之後，我的靈很快從身體迸了出來，直接到閻羅王面前報到。閻羅王看見我的一生，十分地感嘆，說：「你是一個大人才

，可惜你有一些細微的偏頗。你的心沒有辦法做到真正地把自己忘掉。雖然你的靈是一顆比較清淨的靈，但是此時的你還要面對的是自己造下的殺業。戰場上本來就無情面可言，你殺過的人，這些業該怎麼償還呢？」

我跟閻羅王說，我願意以我的命去償還，就算把我千刀萬剮，我也不會有所怨言。因為我知道我確實是在戰場上殺人不少，雖然也都是為了保護國家人民，但是無論結局如何，是好是惡，我的冤親債主已經找上了門來。如果需要我去受報的話，那我也是心甘情願的。我真心誠意償還、最真切的心，竟然獲得了冤親債主們的諒解，很多對我的控告也被撤了下來。我相信我當時的那顆心是真誠的懺悔之心，真真實實地沒有一點虛偽、沒有一點想要苟且偷生的心。

於是，閻羅王便派我回到人間：「既然你的靈性如此的清明，不然你就回到人間去。那裡有很多痛苦的靈魂，或許可以得到

你的開導，或許你可以發揮不一樣的力量，繼續在這空間當中行善做好事呢？」我當時熱淚盈眶。沒有想到自己真心發出的這一份懺悔之心，也因為自己曾經造下的殺業並不是為自己而殺，而是為了平定國家、安定百姓的生活安康，而在無奈之下殺害的敵人，所以這一份冤仇並沒有結得很深。而這一份懺悔的心，也感動了他們願意體諒化解，紛紛放下了對我的控訴。

於是，我再次回到人間來，以守護一方人民的心繼續在這空間中飄蕩著。我的靈敏覺知還是跟生前一樣地強烈，對於國家大事即將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都可以提前得到消息，或者是提前感受得到，這真的是一件十分不可思議的經歷。我的一輩子真誠而瀟灑地走過，有善業、有惡業，但是這份心始終是坦然自在的。沒有太多的煩惱，沒有太多的憂愁。只是真的以為自己做得好，但其實還是不夠究竟。或許我確實也有細微的傲慢之心吧？但我不會去探討自己到底怎麼樣了，我只會直直地做去便是了。

說到這裡，我依然跪在南無阿彌陀佛的面前，感恩佛慈悲，感恩蘇佛慈悲。就在蘇佛以阿彌陀佛的十二道光超度廣大中國地區的時候，我這次獲得了真正的解脫，真正的靈性一下子來到了西方法性土，整個人變得非常輕鬆。來這裡求法的心非常堅定，聽經聞法是最喜歡做的事情。

其實我本來就有一顆跟佛門比較接近的心，我的心是真誠坦然、也是比較清淨的，但是卻沒有跟佛一樣地無我無私，也沒有做到真正為眾生而想。我是不是有點像佛門中的「小乘人」呢？我也不曉得，這是我頭腦裡突然浮現的幾個字。但是如今跟著南無阿彌陀佛學習，那就要學習真正的大乘佛法才是。「為一切眾生而活」，便是我往後的使命，這份使命感滿滿的。

如今我法喜充滿地在佛的面前，這顆心比以前更加地安定、安寧、慈悲、歡喜，也沒有雜念、雜想，就是一心想學南無阿彌陀佛的功夫，一心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往後一定可以大

大地發揮，救很多的人。這就是學佛最重要的事情。學佛的大根大本就在救人。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慈悲，感恩澳洲香光大佛寺。

南無阿彌陀佛

王陽明

明朝抗倭名將 戚繼光 （距今約四百三十八年）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我叫戚繼光，是明朝一代將領。當時中國沿海地區的倭寇入侵相當嚴重，戚繼光便臨危受命，接受朝廷的指派，肩負起打擊倭寇之責任。

我生於武將之家，從小就看見許多將領在家中出出入入，個個氣宇非凡，於是生起嚮往之心。經由家父的調教，我對於軍事已頗有領會。雖然尚武，但亦莫忘文，畢竟中國歷朝歷代的名將並非莽夫，而是亦受到儒家，甚至於佛法的薰陶大有人在。此亦是中國歷史上為何武將能備受尊敬的原因。

當時戚繼光在福建、浙江沿海頗為活躍。倭寇在當時相當猖獗，中國沿海的安全備受威脅，而出海捕魚乃是沿海人民的重要收入，賴以為生的方式。當時戚繼光善於揣測倭寇之心，雖然他

們個子比中國人略矮，但頭腦狡猾。我在研究他們出沒的狀況時發現，不同倭寇首領佔據不同沿海區域，而出入時間有時群聚，有時分散，亦是其特性。雖以神出鬼沒的方式進出沿海，但以我方收集他們出入的狀況分析，發現有其生活方式以及出入時間。於是我們「出其不意」，以「不易發現」之方式，在倭寇出現、毫無防備之時，一舉攻克。

當年，我們防守的地帶主要在東南沿海，即浙江、福建、廣東一帶。因為日本倭寇殺傷及搶奪情況相當嚴重，對沿海居民造成極大威脅，於是戚繼光臨危受命，抵達後招募當地居民，訓練出一批戰鬥力極強的「戚家軍」。其中許多成員皆是飽受倭寇威脅的受害者，大家的攻防意識相當高，雖然倭寇神出鬼沒，但是我方警覺性更加靈敏。對於海上形勢，我們也是相當清楚，所以從四面八方加以圍攻，倭寇何去何從？當然就被一舉擒獲。經過多次戰役，我們終於平息了倭寇十多年來對沿海百姓生命財產的

威脅。

大家推崇戚繼光為「抗倭名將」，實在是受之有愧，因為全憑當時百姓願意與戚繼光合作、彼此信任，方能成功抵抗倭寇入侵。其實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戚繼光憑藉所學軍陣之法，創立了新的陣法，用來對付倭寇最擅長的武士刀與短刀。以長槍互相掩護，瓦解對方的優勢，不僅降低了敵方的殺傷力，更在己方傷亡極低的情況下，擊敗敵方並盡量留其性命。此舉讓倭寇敗得心服口服，也平定了東南沿海一帶，確保了居民安全。

戚繼光對於打仗的策略一向心中有數，訓練部隊亦有一套方法，能依照當時的地形及攻防狀況來訓練部隊，而非一成不變。我亦擅長軍事理論，寫了許多兵書，對後世算是盡了一點心力。而訓練軍隊更是我的專長，贏得了無數戰績，所以被稱為明朝有名的將領。

戚繼光當時以自己生命為代價保護百姓，在戰場上殺敵，雖

然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但畢竟也是殺業。十多年在北方寒冷的軍營中生活，晚年飽受疾病摧殘，肺部疾病讓我深受痛苦。回首一生，於戰場上守護人民生命安全、鞏固邊防安寧，以保家衛國作為終生之志。晚年時，我的身體狀況不佳，受病痛折磨，未及六十歲便已離世。我自知在戰場上的狀況，深感業力深重。以佛法而言，真是業力深重，但我無怨無悔。這既是從小之家業，也是畢生之職志。雖然有功，但殺害敵軍亦是殺害生靈。我雖然盡量不奪取對方生命，但傷害或重傷總是難免。這乃是戰場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現實。

戚繼光雖然在戰場上存活下來，但難逃因果報應。晚年的生活，飽受病痛折磨，但我無怨無悔。對於佛法我略有涉獵，知道這一切都是因果報應，一命償一命。況且，在戰場上殺敵無數，若能以一命抵數命，換取人民的生命安全無憂，也是對自己的一生有所交代。

官場如戰場。在官場上，為國家報效一生，因背後政治支持者過世，即使我清白明志，仍遭到排擠，並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貶官、調任，這也是戚繼光心中明瞭的事情。

我之後被迫罷官，返回山東家鄉，晚年生活淒涼。戚繼光不求名利，官俸常用於軍事，或慰勞將士，所以家貧如洗，之後連看病求醫都需要典當家產。曾經報國之身，空餘老淚，孤獨落寞之情何人能知？

當時朝廷以冷漠的態度對待，於是我黯然病逝。即使如此，我依然無怨無悔，畢竟能真正為老百姓帶來軍事防禦與保護才是最重要的。從戚繼光的一生可以看出，即使站在光芒之中，依然有暗淡之時。官場上真的是如此，但我骨子裡的正氣與擔當，則支撐了我一生無怨無悔地付出。

「晚景淒涼」是對戚繼光晚年最貼切的寫照，事實也的確如此。當嚥下最後一口氣後，此身與世緣盡，但靈並未消失。我此

時回頭去看，當時病重，身邊圍繞著許多在戰場上受傷或身亡的敵軍，甚至還有倭寇。他們有的非常氣憤地壓住我的喉嚨，讓我呼吸困難。我晚年日日在一息尚存或氣息微弱中度過，而在斷氣、靈魂出體時相當痛苦，隨即被這些幽靈帶往地獄。

經過閻王審問，雖然我對朝廷有功，保家衛民並幫助人民免於倭寇侵擾、減少生命財產損失，但功歸功、過歸過，這是因果定律。殺人償命，功過不能相抵。於是在閻王殿前問審之後，我直接進入地獄。

我經歷了挖腦地獄：我一生思慮、計謀，乃至寫下許多兵書，雖然能作為後世參考，但此腦之思用於殺敵，依然需要受報。又歷截肢地獄：畢竟殺敵是用四肢傷害對方，乃至於奪命，所以截肢之苦無法避免。復歷挖眼地獄：親眼預見敵方亡命，所以入挖眼地獄。真的是苦啊，苦不堪言。

閻王念在戚繼光對朝廷有功，且在地獄受刑時，亦對殺敵之

事表示懺悔，於是將我從地獄放出來。已經飽受摧殘的我，靈魂終於鬆了一口氣，此時所想的便是看看故國現狀。於是一絲幽魂回歸故國，已無往日風光及威武，而是受盡折磨後的鬼魂。回到故土，一兩百年已過。

當時進入清朝，見到全盛時期的人民安居樂業。遊歷期間，見到外國洋槍進入、百姓受鴉片之害、國家淪喪與人民反抗。而後民國興起，取代了清朝。之後國家長期處於戰亂中，經歷盛世後，卻步入國破家亡的命運。

這段日子，戚繼光成為故土上飄蕩的鬼魂，看盡國家興衰及人民在業力當中的生死輪轉，不禁感嘆生命之可貴，心中卻無可無奈。到底如何才是正確的人生呢？人們的心無所依靠。

之後，戚繼光蒙天庭厚愛，被任命為地方守護神。相較於之前飄零的鬼魂而言，守護神的職位已經好太多了。如此一日一日度過。

某一天忽見金光灑遍大地，戚繼光心中頓時浮現一線光明。這股光亮必定是來拯救我們，拯救孤靈。在鬼道的日子，其實相當受苦，雖然守護神的職位已減少許多苦難，但我對光明的渴望依然不減。所以當光明遍照之時，我的直覺便是往光而去。

進入光中之後，到了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來到這裡已將近七天，我心中無比的安寧。之後得知，當時那一片光明是阿彌陀佛的佛光，我心中相當感恩。坐在蓮花座上，看著眼前一片光明的世界，這就是佛法的世界、阿彌陀佛在人間的世界。

蘇佛發大願要超度中國五千年來的亡靈，用千百億化身帶領我們這些亡靈進入阿彌陀佛的光明當中，我們才能來到此地，才有如今戚繼光接受訪問、道出身亡之後不為人知經歷的機會。生命相當短暫，而靈魂卻必須為在世時的所作所為付出極大代價。幸好有阿彌陀佛與蘇佛的大慈大悲救度，才能有這麼多的中國亡靈與歷史名人得救，來到西方法性土這個清淨的佛國土。

受到佛光不斷照耀，我們不再受苦，過往的點點滴滴就像是一場夢。在夢中，善與惡交錯，但受苦靈魂的那些記憶，卻刻骨銘心。在此地，時常可以聽到蘇佛講經說法，心中紓解開朗了許多。原來佛法如此的浩瀚、慈悲，所具有的包容力能夠融化受苦靈魂的心。三時繫念法會上，可以看到蘇佛超度中國大地的情形。一波又一波的眾生，就像潮水一般湧入西方法性土。戚繼光看在心中，相當的感慨，這就是佛法的法力無邊，用來救度眾生、解除眾靈的苦。

五千年來這麼多沒有人超度的亡靈，這時候因為阿彌陀佛及蘇佛的出現，終於得救了。我心中非常感恩及感動。即使有生之時身為將領，但此時將領之氣已蕩然無存，只留下一條感慨得救的靈。畢竟在中國歷史上，戚繼光也曾經盡過一份心力，相信因為自己的忠心，才能夠得到如今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拯救，脫離灰暗的世界。

雖然擔任神職能夠進入光明，但終日依然是在神州大地上守護著許多靈魂。這時候進入西方法性土，心中才真正得到安寧與依靠。

阿彌陀佛啊！阿彌陀佛啊！感恩您的出現，無數的靈魂得到了救拔。

蘇佛啊！蘇佛啊！感恩您的出現，才有西方法性土，才有我們這些孤靈的可去之處，靈魂不再受苦。

戚繼光期待生命的重生，認真地跟隨四眾弟子做日課，清晨拜佛、念佛及誦經，一氣呵成，沒有間斷。此時有這樣的環境，心中相當平靜。

感恩能夠遇到阿彌陀佛與蘇佛，讓我的生命出現光亮，有了依靠與光明，從此進入佛門專心念佛，不再思前想後，而是活於當下，並且發願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是我目前心中的願望。我會認真精進，仰仗大慈大悲阿彌

陀佛的加持，讓我能夠如願。
南無阿彌陀佛

戚繼光

明朝末年 闖王李自成（距今約三百八十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李自成：

我是李自成，人們叫我闖王李自成。以前我就是一個妥妥的粗暴之人，帶著農民起義軍一路從西邊打到東邊，把大明王朝整個給打了下來。這麼一個壯舉，這麼一個殘暴之人，如今卻完全換了一個身分，坐在西方法性土上，用著完全不一樣的心境跟大家匯報自己的一生。

李自成這個名字，應該全中國人民或多或少都聽說過吧。大家對我的評價大多都是貶義的。我的一生過得非常傳奇，像戲劇一樣的人生，只是這一生造的業實在是非常重。李自成萬萬也沒有想到，自己今天可以成為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來到人間救度的

對象之一，這實在是太令人不可思議了。

我李自成離開人間，好像是過了三四百年的時間吧。當時的我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可以說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流氓。大明王朝的滅亡，確實也是我和我的軍隊造成的。到了這裡我才明白，我之所以可以把一生過得如此波瀾壯闊，卻又造下如此重的罪業，說到底，就是缺乏教育，沒有得到佛法的教育，也沒有得到孔孟聖賢的教育。

當時我出生在一個極其貧困的家庭，家中是飯都吃不上的地步。因此在那個大時代環境中，大多數的孩子在我們那個地方都沒有受過真正的教育，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發展自己的人生。我李自成也不例外，我的個性從小就顯得非常鮮明，很多道理不懂，卻是我行我素，走出了一條路。這才導致自己三十九年的人生，草草收場，卻背負了一身重大的殺業，真的是還也還不清的殺業啊。

今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並沒有嫌棄我的來歷，完完全全把我當成一個孩子，在西方法性土給予我最好的佛法教育。李自成真的是非常慚愧，在西方法性土沒有多久時間，我就把自己一生的傲慢習性、所有個性都通通改了，轉變了一百八十度。在聽著蘇佛講經說法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慈悲的佛在眼前，給我如此深刻的佛法教育，我的心完全被融化了，眼中的淚不停流下來。我真心地向佛懺悔，真心地希望佛給自己一個機會，可以重新再來。就算沒有了人身，以靈界的身分，我也想要為這廣大的中國地區，乃至於所有的眾生付出所有。我知道自己欠下的債太多太多了。如果讓我回望當時的人生，我可以簡略地給大家說一說吧。

我李自成從小就是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想當年我是我們那個區域的一個驛卒。所謂的驛卒，就是在驛站裡負責遞送快遞的人員。這是一份非常簡單的職務，薪資不高，但是足以養活

自己。只是後來，大明王朝走到最後時，卻把我們這些做此職務的人給裁撤了。我一怒之下，也不知道能做些什麼，就過著借錢、欠債的日子，到後來被告上了衙門，給我判了死刑。

我一怒之下逃了出來，先把當時的債主給殺了，然後相繼殺了好幾個人吧。不久之後，因為實在是吃不飽飯了，也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在沒有其他路走的情況之下，就加入了農民起義軍，想要闖出一番事業。闖著闖著，還真闖出了一番天地。憑著過人的膽識和強烈的個性，我後來成為這支農民起義軍的頭領，大家把我稱為闖王。

其實，我也是繼承了上一任闖王的職務，帶領這批農民起義軍繼續往東邊邁進。我們的目標就是向朝廷示威，向大明王朝宣戰。如此宏大的志願，我當時想也不想地，便輕易且非常有信心地說出口來。我就是一個粗人，沒有太多的顧慮，覺得自己想做什麼就一定可以做得。從小我行我素慣了，所以在我從軍打仗的

這一路上，也是帶著如此的個性。

後來，一路徵兵，很多人願意效忠我、加入我的隊伍，我的團隊便一路上愈來愈大。我有很多算是小聰明吧，可以拉攏這些士兵們向我靠攏，為我效力。大家合作得非常好，一路攻城，把很多城一座座地攻了下來。當然這期間造下了無數殺業，可以說是經常把很多城都殺得片甲不留、血流成河。幾萬幾萬的人口，在我眼中，幾夜之間就消失了。我也曾經在一夜之間把幾十萬人口殺戮殆盡，連眼睛也不眨一下。

如今在西方法性土回望這一切，我李自成當時早就不是我自己了，完全就是活在重重無盡的魔眾和冤親債主的控制之下。因著非常霸道、蠻橫的個性，我從小渾身就已經喚醒了無可計量的魔眾和眾生，任其在我身上大肆發揮，以至於可以如此順利地過關斬將。就算曾經快要死了，也可以絕地逢生，再次拿起我的武器，向東邊一座座城邁進；也可以靠著我的計謀、戰略，讓許多

人願意效忠於我，儘管是做著如此殺人不眨眼的事情，依然可以獲得廣大農民起義軍的支持。

後來，我真的順利地一路闖到當時的北京城。北京是當時大明王朝皇帝的居所，在我的軍隊勢如破竹攻入紫禁城之後，最後一任皇帝，也就是崇禎皇帝，在紫禁城後方的景山自盡。我本以為自己能順利地繼承大明王朝的皇位，我也早就把自己的國號定為「大順」了。進入紫禁城之後，我和士兵們非常愉快地慶賀一番，闖了這麼久，終於闖出這片天下。可大家繼續做著殺人不眨眼的事情。我們帶著強烈的個性，也不懂得所謂真正的治國之道。一堆流寇，也就是完全不懂治國之道的野蠻人士，在霸占紫禁城之後，很快就在城內做出許多令人憤恨不止的舉動。

當時因為國家糧食短缺，國庫嚴重匱乏，我的士兵們就在京城裡肆無忌憚地向各方貴族、有錢商人以及大明王朝的官員搜刮金銀財寶，把當時的貴族和讀書人都得罪遍了。當時正在駐守東

北的吳三桂大軍，因為聽說自己在京城的家被抄了，且家中財物被我的軍隊掠奪、完全毀滅殆盡，他氣憤不已，竟然把當時守在關外、遲遲無法進入的清兵直接引入北京城。後來在我與他的一番廝殺當中，清兵漁翁得利，順利地進入北京城。我李自成的皇帝夢也就此宣告失敗。逃出不久後，我就在一場混亂的戰役之中，被北方的強盜殺死了。我的一生就是如此短暫，卻造了滿滿的罪孽。從西邊打到東邊、打進北京城，卻又瞬間失去皇帝夢、流落民間，隨即被殺。這一連串的人生，實在不像一個正常人可以經歷的，可見我從一開始便是在無法自主的情況下，一步錯、步步錯地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現在跟大家說說我的故事，此時想起來，每一個細節還是如此記憶猶新，但我是以一種十分懺悔的心境在敘述這一切。對於走的每一步路、傷害的每一個眾生，我都感到非常懊惱與後悔，但也於事無補。我真心希望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給我一個將功贖

罪的機會。雖然我如今能坐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座上，過著清淨無憂的日子，擁有如此珍貴的學佛機會，但我心中有數，造下的業不會因此離我而去，眾生依然在空間中苦苦等待，向我討債。他們的苦，我非常瞭解，那真的是太苦了。我不知道能做什麼來彌補罪業，但如今我真心發露懺悔，衷心希望他們也能得到跟我一樣被蘇佛千百億化身救起來的機會。這其中有許多手無寸鐵的善良百姓，因為我的貪婪與強暴而失去生命，死後依然在空間中受苦。三四百年過去了，他們依然過著跟當時一樣痛苦的日子。

說到這裡，我不禁想和大家好好分享自己是怎麼被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救起來的，這段經歷可真是太精彩了。想當年，我在死後直接被送入地獄，受了極大的苦刑。我在地獄受苦超過三百年之久，經歷好幾個地獄輪轉，刀山地獄、火輪地獄、挖腦地獄、挖心地獄、截肢地獄等等，受了數之不盡的痛苦。清醒之後，我在地獄裡聽聞許多法音，知道自己造下的罪業勢必要由自己償

還。因此，我在地獄的時候絕無怨言，像如今一般，在漫長歲月間受報。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過去，我依然在受報，甚至感覺像過了上千年、萬年之久，因為我深深知道自己的罪業便是如此深重。

後來，我再度真心懺悔之後，閻王給我一個機會，讓我重新回到人間去贖罪。我將功贖罪之心非常強烈，當時閻王告訴我，人間的苦痛比我當時所經歷的、以及被我殘害的人們所受的苦，還要多出千萬倍。

當我回到人間，發現果真如此。當時的世界依然戰火連天、民不聊生，三百年後的大地上仍有外敵侵略、內戰不止。我李自成帶著一顆極度懺悔之心，拚了老命想要阻止一切戰爭。後來戰爭確實平緩了許多，國家也慢慢進入穩定狀態。我親眼目睹中國這幾十年來的一切變化，心中感慨萬千，所有的轉變都發生得十分迅速。

就在不久之前，當我遊蕩在老家陝西省一帶時，忽然遇到了蘇佛來到我所在的地方大放光明，周圍一片金光燦燦，我所處的空間中也有無數像我一樣的靈魂，大家紛紛望向金光，一個個往光中邁進。當時我想了想，也毫不猶豫地跟著闖入光中，結果換來的竟是一番全新的生命。正因如此，才有了我如今在西方法性土上給大家匯報的一切。

哈哈，此時的生命大翻轉，實在是讓李自成瞪大了眼睛，看了看，沒想到在眼前的竟是這麼多尊佛。那時我還並不知道蘇佛名叫蘇佛，我只知道那是一尊非常慈祥的佛。在我們所在的空間中，無量無邊的佛在此，為無量無邊的眾生，將他們帶到這個叫做「西方法性土」的世界中。我便是其中一位幸運的孩子，一下子來到這個地方。一開始還沒有辦法真正適應過來，因為實在是太過美好了。我這麼久以來，就沒有看過這樣美好的世界。不僅是肉眼可見的莊嚴美好，而且我能感受到自己一生的個性習氣—

——滿滿的傲慢與自我，來到這裡之後簡直脫胎換骨，整個人輕鬆了很多，以前的個性習氣也沒有了。

整個人軟了下來之後，我才真正投入到這裡的生活當中。在西方法性土上，我每日聽經聞法、念佛，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並拜佛。這些事情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我一介俗人，雖然也知道什麼是佛，但如今當真正的佛在眼前的時候，我才完完全全相信這世界上真的有佛存在。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帶給我的震撼，他們如此無私無我地做這一切救度眾生的事情，和我當時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且在西方法性土上，可以看見蘇佛超度的功夫。蘇佛在香光大佛寺的一舉一動，這一切我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對於蘇佛的心，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這顆心的慈悲、善良和溫暖。我們這些在西方法性土上的眾靈們，完完全全可以體會到這一份佛帶給我們的安心和踏實。

蘇佛的千百億化身，一直都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進行超度，

就像當初我們被超度一樣。此時此刻，蘇佛的千百億化身依然在中國的各個角落，無論是高山、湖泊、山林還是地底下，持續超度眾靈。蘇佛超度的時間愈長，被救度的眾生年歲也愈大。幾千年，甚至是一萬年、兩萬年、三萬年的眾生，都可以慢慢地浮出檯面。我看到了，感到非常安慰。當時太多太多被我無辜殺害的士兵及百姓們，肯定也有這個機會。我真心希望蘇佛可以幫助他們，給眾多士兵和百姓一個重新被救起的機會，不要再過著有六道輪迴的痛苦日子了。

我認為，這種震驚世界的救世之舉，應該要讓全中國人民都認識才是！現在放眼望去，我曾經待過的中國地區，人民的心比以前那個年代要複雜很多。雖然大家的生活都普遍變好了很多，衣食無憂，但是精神上卻是如此的匱乏，跟我當年沒有飯吃、精神世界空無的情形還不太一樣。這樣的世界正是十分需要佛法教育的時候！我就是因為沒有佛法的教育，沒有因果的教育，才會

長成如此沒有慈悲之心的樣子！殺人放火的事情都可以如此肆無忌憚地做出來。如今我只能希望所有的中國孩子不要走我的老路，佛法教育實在是太重要了！

再進一步說，如果大家都有機會知道佛法的高科技，知道一個人如果能見性成佛，那麼就可以救度如此多的眾生！如今蘇佛在中國進行的地毯式超度，對於我們這些在西方法性土上目睹這一切的靈魂來說，真的是太神奇了！所謂的「地毯式超度」，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蘇佛超度的時候，層層如浪濤的眾靈們從地底下忽然冒了出來，全部被捲進金光之中。這樣的超度方式，肯定是大家見也沒見過、想也想像不到的事情。蘇佛之所以可以發明如此神奇的超度方式，也是因為蘇佛的這一顆慈悲之心，真正發揮最大的願力。再加上南無阿彌陀佛隨時加持、滿蘇佛願的情況下，無論什麼樣的方式，只要蘇佛發了這個願，就一定有辦法可以達到。當然，這是蘇佛在自己本身功夫非常具足、德行與功德非

常圓滿的情況之下，才有辦法進行的。

現在的我，說起話來也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從一個粗人到現在聽經聞法了一段時間之後，對於佛法、對於蘇佛所說的這一切，可以說是真真實實地信服，一點懷疑都沒有。因為是自己親眼所見的一切，所以我完全融入在其中。

說了這番話，希望看到我訪問稿的所有中國人，可以相信西方極樂世界是真實不虛的，這就是事實。只要上網查一查，你們就可以知道所有被蘇佛超度的歷史人物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我們大家活了十年、百年、千年、萬年之久，不論是什麼樣的身分，什麼樣的地位，死後的世界都是公平的。

只是如今，大家都一樣被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超度到西方法性土，也有著一個非常平和平等的心，看待自己所發生的一切。大家也沒有了什麼高低之分，就是一心一意地想要把這一份佛法帶給我們的喜悅，帶給還在人間的大家。希望大家不要走我們的

彎路，也希望大家可以早日真正地認識佛法，走向真實的佛道，真正離苦得樂，不要再受苦了。這是我李自成真心的願望。

南無阿彌陀佛

李自成

清朝 順治皇帝 （距今約三百六十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九日

順治皇帝：

一生二十四，好似度千秋。本是佛門人，黃袍硬架身。
禪為心中依，儒為治國邦；禪儒中間行，所為各不同。

平生有大志，滿漢融為一。雖是惹眾怨，心中堅且行。
馬上打天下，國治還需禮。孔孟貫徹身，禮教是第一。

後遇吾生愛，融化鐵漢心。苦中之柔情，夜訴誰人聽？
吾愛香消去，再無世間情。立志佛門願，剃髮忽如行。

病痛及至時，無常難能料；死後一瞬間，入於鴛鴦身。

千古情債苦，苦苦如何還？百年再百年，鬼道續所行。

如今西方願，十二金光照；瞬間即滿願，所料實未及。

滿心感恩是，彌陀與蘇佛；順治此生過，妙音蓮台上。

南無阿彌陀佛。我是當年清朝入關的第一位皇帝——順治皇帝，如今名為妙音。順治皇帝是我在眾多的稱號當中，自己最不喜歡的一個稱號。我從小對於成為皇帝這件事情就有著恐懼。小時候年方六歲，父親早亡，留下了眾多兄弟及親戚。大家對於父親留下來的皇位虎視眈眈。我一個六歲的小孩，其實並沒有什麼大志，當時只想好好地過著自己的生活，卻被硬生生地推上這個剛剛拉開大清王朝序幕的巨大舞臺。心中的惶恐和不安無人訴說。

當時親攝朝政的是我父親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多爾袞。他是個滿懷野心的男人。他開始成為統領朝政的主要者時，我便

是他手下的一顆棋子，任由他擺布。六歲的我還在刻苦讀書。清兵入關、由滿族人入主中原、開啟了清朝政府的序幕。這些對我幼小的心靈來說，其實僅像一個故事。可是我沒有想到自己此時便是這故事的主人翁。在這個舞臺上，我在小時候已經深深地明白自己肩負的是家國人民的重責。可是這個年齡我又做不了什麼，也沒有什麼想法，就是一味地看著多爾袞打著我的旗號，做盡了好事，也做盡了壞事。

當時最令我害怕的是：他強力執行所有漢族人民必須留著像滿族人一樣的頭髮。這項強制規定當時在他下達之後，引起了漢人很大的反彈。我知道這項政策或許應該緩緩而行，而不是強制馬上執行。這對當時剛剛失去家國之痛的老百姓來說，是一個極大的痛苦和屈辱。依多爾袞的個性，他不可能聽命於我。他後來為此所造下的慘重殺業，便是因為來自漢族人民的抵抗，導致他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肅清——也就是屠城。所謂的屠城，民間有

一句話叫做：「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要保住這顆腦袋，就必須留像滿族人一樣的頭髮，若是不願意留的話，腦袋必定不保。為此，他在南方很多城市大開殺戒，於是便有了所謂的「揚州十日」等說法，殺害的漢人百姓不計其數。

我當時頂著順治皇帝的名號，在深宮裡坐著，心中的煎熬和痛苦，大家可想而知。我那時候還不過十歲，卻親眼看著他打著我的旗號，對漢人進行如此的大清洗動作，實在是慘不忍睹啊！我生性懷著一顆慈憫之心，這或許是宿世深厚的佛緣，讓我一直以來對殺人這件事情無法認同。

因此，在我真正親臨皇位——也就是我十四歲的那一年——我便大量推行人們所大力稱讚的滿漢文化融合制度。我把當時的科舉制度推向了極致，讓漢人和滿人都必須參與科舉考試，以獲得一官半職。這對當時的漢人來說是一項令他們十分驚訝。這項指令其實早在我登基之前便由多爾袞下達，但是真正在我的手裡

才得以發揚光大。

我非常刻苦學習，從小自己所被灌輸的觀念便是學習滿文、學習馬背上的文化。但是當自己真正當起了皇帝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學習漢文化的重要性。我們這個民族是以鐵腕的力量打下天下，但若沒有辦法對漢民族的文化有所瞭解，並在文化上與之平起平坐，那麼我先祖們打下的江山恐怕是朝不保夕啊。

我心中明白，也真心希望可以招攬天下人才來為國家效力。他們作為在這個地方居住數千年的主人，應該對這個國土有更深厚的瞭解才是。我自小雖然不想當皇帝，但是這個責任加在身上的時候，也不得不盡全力去推行各個政策，執行一個皇帝應該盡到的責任。我當時如此嚴格要求自己，雖然心中有苦，但是我依然把這份苦深壓於心底，因為我知道在家國天下面前，自身的苦算不了什麼。後來數年間，我也是刻苦學習，把四書五經倒背如流，也精通漢文化的各個經典。雖然不能說是興趣，但在讀著讀

著之間，對於漢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敬佩，讓我真正由內心發出對漢民族文化產生由衷的嚮往和期盼。

自己當時的這項政策，贏得了漢族人民廣泛的喜悅和稱讚，但也讓滿族人民——尤其是與我父輩祖輩一同打下天下的貴族——感到非常惱怒與不安。我此時開始漸漸嶄露頭角，對於這一類反叛於我的人，我都會一一進行嚴格的懲處，絕不留任何情面。

我也是個愛惜人才的皇帝，我認為無論是滿人或漢人，只要有才之人，都應該為大清與百姓所用。我自小並非沒有愛國愛民之心，但其實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一直都活在各種矛盾之下，以致於常被視為昏庸無能的皇帝。但我真心並不想如此。

雖然無心成為皇帝，但我心中的責任感，以及在研讀儒家學說中所得到的心得，都告訴我自己：無論如何，身為人君，還是必須扛起責任。這一切，都在我遇上了生命中的摯愛——董鄂妃之時，畫下了句點。

為了董鄂妃，我可以說是傾注於她一人身上。我自己壓抑多年的情緒——那種從小被關押，困於皇宮之中、沒有自由、被多爾袞隨意操弄的壓抑，以及長大後作為一名十四歲少年，被迫推上大清舞臺時，被各方貴族與漢族人民夾在中間、喘不過氣來的痛苦，都在遇到她時找到了出口。

董鄂妃是這世上最懂我的人。作為一名滿族貴族女子，她卻和我一樣精通漢文化，甚至她的才學還高於當時的我。當時自己沉浸在這種柔情似海的環境中，全身心力都放在她身上。雖然不至於荒廢朝政，但心裡難免有所掛礙。有掛礙則無法專心致志，則會產生各種漏洞。

好景不長，董鄂妃與我一樣，被捲入這深宮內院的巨大壓力之中。她與我產下一子，我欣喜若狂想要將這孩子立為皇太子；然而在尚未正式立儲之前，兒子就已經夭折。當時我心中悲憤交加，董鄂妃也因此身體狀況開始走下坡，沒過多久便撒手人寰，

留下我孤身一人，再度面對這深宮後院的巨大考驗。

此時的我萬念俱灰，心中想著只有佛法能成為此生唯一的依止。二十歲時，一心遁入禪宗。當時拜了師父，並為自己取名「行痴和尚」。我當時心裡一心只想著出家為僧，對世間的一切再無留戀。

心裡總是對身邊的人提起，說自己本來就是僧，只是無奈如今墮入這紅塵業海，在時代翻滾之下，竟然成為了一名皇帝。這些人們滿心期盼的事，在我眼裡卻是如此的一文不值。我當時還曾經把自己的頭髮全剃了，準備進入佛門。

當時母親孝莊太后對此大力反對，就連我的親師父也對此事並不贊成。他擔心我一個皇帝如果走到如此地步，天下的文人或是英雄豪傑，或許會對佛法有更深的誤解，導致大家不願意學佛，認為皇帝為了佛法而拋棄他們，這是普遍人民所無法接受和理解的。

因此，我隱忍了自己心中的願，也知道因緣尚未成熟，於是我就繼續處理朝政大小事，依然在這極度的痛苦和孤獨的折磨中。但是所有的一切也不由得我去思量與策劃，因為我的壽命十分短。在我未滿二十四歲時，便得到了一場重病——這便是人們所認為的絕症，也就是天花。

我在得了這場重病之後，也再次引起了我想要出家的念頭；或許遁入空門是唯一可以療病的方法，能讓這輩子重獲新生。患上天花的日子不長，還來不及為自己的出家之路打算，我便離開了人間。所幸在離開人間之前，還完成了親自選定皇太子繼承皇位。把這件事情妥當交付於身邊之人，我便安心離開人間。

死前身體雖患有巨大的痛苦，心裡頭也有惶恐和不安。但以佛法而言，我知道這是自己的命——逃也逃不了的命——因此沒有過多的糾結，也沒有過多的挽留。很快地，我隨著這場重病就離開了人間。

死後的我，到了閻王殿前報到。閻羅王看著我一生的生死簿，感嘆我一生短命，有善有惡，實在有愧於帝王之家。我一心向佛，但是卻無緣出家，也無緣往生西方。自己僅僅學到佛法的表皮，雖能感受到佛法的浩瀚，及可以幫助人離苦的這份大慈大悲，但是心中卻沒有真正落實過佛法。

閻羅王見我之心，知道我一生中做的最善之事便是致力於恢復滿漢兩族的和平，以及維護國家的穩定。我心中的慈悲確實從來沒有減少過，但是自己一生以「行痴和尚」的稱號，其實也表示著我有愚痴的一面，在很多方面更甚。

所謂的愚痴，便是到了為家國天下付出所有的年紀，卻因為一名女子而讓自己成為鬱鬱寡歡的皇帝。我把後來的精力和淚水都投入在一位女子之中，無法出離，心上的結始終解不開。

當初在董鄂妃離開的時候，我就已經一魂隨著她而離開。那時候四分五裂的三魂七魄，也沒有辦法得到重整。閻羅王見我的

痴情，便讓我與董鄂妃成為一對鴛鴦。當時的我在清醒之時也深感無奈，這便是自己愚痴所造下的惡業，而必須承擔的果報。而自己心中對這位妃子放不下，很自然地就進入了這一對鴛鴦的身中，繼續償還我的果報。

其實早在董鄂妃離開人間的時候，她便一直緊緊地纏於我的身上，她的靈和我當時已經分不開來，乃至於我當時還經常出現幻覺，以為她尚在人間。但同時又一心想要放棄這人世間的一切，投入佛法。當時心裡的矛盾，有些來自於自己本來所固有的善根，但是卻被自己的愚痴行徑所完全覆蓋。

這重重的矛盾，導致我死後真的與董鄂妃又在一起，成為了一對鴛鴦。成為鴛鴦的日子也有上百年的時間，反反覆覆、周而復始。死了以後繼續成為鴛鴦，就這樣一世一世地經歷了上百年的畜生道時光。

結束後，我再次回到閻羅王面前報到，此時我的情債已經還

得差不多，尚有一點餘福。閻羅王見我有心想要為民做事，償還我之前身為帝王時，所忽略、沒有照顧到百姓的責任。雖然一心向佛，但此時尚未有足夠的福報讓我重新轉世學佛，於是閻羅王讓我繼續以靈界的身分在空間遊蕩。此時我成為空間中的一名鬼王，困在空間中似乎不得出，卻可以守護一方百姓、管理一方的靈界眾生。

就這樣，我繼續以靈界的身分在這空間中遊蕩。直到大約十幾年前，我所在的地方，曾經有一道光照射，身邊眾靈與我一樣，空間都被打開，而一同進入光中。我順著這道光，看到了當時名為蘇居士、而如今大家稱為蘇佛的這位人物。當時蘇佛的功夫已經可以跟著南無阿彌陀佛超度空間眾靈。在法會中，蘇居士把我的靈從空間中救出，和很多的靈一起，同時送入西方極樂世界。

當時的我一下子驚呆了，這不是我心心念念已久的西方淨土嗎？我還來不及等到投胎為人再度修行進入西方，卻以如此殊勝

的機緣進入到西方佛國。這一切讓我當時非常錯愕，心中滿是歡喜。這份佛緣讓我來到西方極樂世界，我痛哭流涕。

回首自己一生，其實自始至終都沒有辦法自己作主。我小時候就已經被周圍的長輩們控制得團團轉；其實這個困在身體中的靈也一樣，早就由眾生來作主。這形成了我一生鬱鬱寡歡的個性，從小得不到的一切、轉化為巨大的痛苦，讓許多眾生慢慢地佔據我的全身。

直到如今清醒過來，回望當初身為一個非常短命的皇帝，此時終於可以找到最終的歸宿——找到南無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這條路。順治心裡滿懷感恩，感恩南無阿彌陀佛的偉大、感恩蘇佛的大慈大悲。

以前的事情，老實說，我自從來到西方極樂世界後就不敢再去回望。因為我知道這一切都是虛幻的，都是自己造下的滿身業障，也沒有什麼值得後人所敬佩或看好的事情。這是我短暫一生

的故事，這樁樁件件的因果故事說起來，若有人願意聽，那或許不是一件壞事。

因自己的愚痴與因情所造下的業，是當時身為帝王的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我沒想過自己會走這麼一條路，也沒想過生命竟然如此無常、變化如此快速。在我還有許多想要完成的事情時，便一下子失去了寶貴的人身。

來到西方極樂世界，我的全身迅速在佛光的照耀下淨化了一番，心中法喜充滿。看著生生世世的自己大起大落，有時候為了手上的權力，有時候為了懷裡的女人，樁樁件件的業實在是無法償還。當然，自己曾經也是一名高僧——一名有修為的高僧——也曾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但在這紅塵世界裡輾轉了這麼久，始終無法以自力的方式回到西方。

我曾經在佛法教育的引導以及弘揚上，有著一些貢獻。我的佛緣也依然存在，只是被這世間的無明所覆蓋。看著這一幕幕的

我，實在是痛哭流涕。沒有想到這靈性的生命竟然變化莫測，隨著自己的念頭，一世又一世地投身到不同的地方，靈魂也四分五裂地在不同處受報。這實在是苦啊！苦啊！

自己曾經下過地獄，也到過天道。當時修為以禪宗觀點而言，還不足以往生西方。我停留在天道之定中，度過了一段漫長的時光。生生世世可以說什麼都做過、哪裡都去過了，什麼也都知曉，就是沒有辦法回歸本心，老老實實地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回到西方極樂世界。

現在我在西方極樂世界，每天除了念佛還是念佛，沒有什麼比念「南無阿彌陀佛」更為殊勝、更好的事。在這裡我可以看見人間發生的一切，但我不會刻意去看，因為想要好好地在這裡，一句佛號念到底。

如今，受到香光大佛寺南無阿彌陀佛點名，我才出來說幾句話。此時此刻心中只有滿心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給了我重

生的機會，再續往日的佛緣。雖然此時無法以人身大力發揮，但是能夠見到人間有蘇佛在救眾生，以人身的生命見性成就佛道、還可以打開中國五千年、一萬年的空間、救度著無量無邊的眾生，我心中非常安慰，法喜充滿。

對蘇居士的功夫，心中非常讚嘆。人間如果有多幾個像蘇佛一樣的人，那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們和眾生都救起來。蘇佛以一個人的身體，扛住這麼多來自魔界的壓力，這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可是蘇佛還是挺住了。為了這一切眾生，他沒有怨言，內心深處充滿法喜，天天救眾生，從來不曾停止。

如果讓我再有機會回到人間，我一定會成為蘇佛的弟子，學習蘇佛的一切精神，能夠再續如此殊勝的超度，那真的是可以幫助無量無邊的苦難眾生。

此時我滿心愧疚地向大家說起自己的往事，雖然複雜一些，但也是我一番真心話。希望大家有人身的話，一定要把握人身。

能夠在香光大佛寺修行的四眾弟子們，更是要珍貴自己的這一個人生。

此時此刻是真正的「百千萬劫難遭遇」；中國萬年以來也未曾有過的大超度此時正在上演。大家一定要把握機緣，南無阿彌陀佛一句佛號念到底。以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以自在來回，那便是更好。

感恩大家，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順治皇帝

明末清初 鄭成功（距今約三百六十年）

訪問 主筆：釋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

鄭成功：

鄭成功已經來到西方極樂世界多年，其實在西方只是短短的一瞬間，然而於人間卻是數年過去。極樂世界的殊勝莊嚴美好非是人間所能想像。鄭成功非常幸運，在西方極樂世界過著無苦極樂的日子，隨阿彌陀佛修行，乃至有成佛的機會。

我是鄭成功，乃是世人所知的國姓爺。當時的明朝皇帝賜我國姓「朱」，又為我取名為「成功」，所以其實有的人亦稱呼我為「朱成功」。

我受到明朝皇帝的恩賜與器重。走上「反清復明」的道路也是因緣際會。當時我的父親決定投降清朝，而母親則是在戰亂之中自盡。我因此毅然決然起兵，對抗清軍。這一生我歷經了大大

小小的戰役，你死我活的場面已經見得太多。

大大小小的戰爭我皆參與其中，乃至於後來攻克臺灣，以及與荷蘭相抗衡等過程，無不伴隨著大大小小的軍事行動，更有無數的人們在其中喪失生命。不論我心中所奉行的準則或初衷是否合乎忠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因我所下的決定而喪失生命之人，實在太多太多了。

這一輩子，我於日本出生，然而生命的最後於臺灣死亡。在死前的那段時間，我的身心受到極大的痛苦，精神不正常且發狂。我咬下自己的手指，甚至將自己的臉抓得面目全非，並做出許多失控、不理智的行為，傷害許多身邊的人。最後我在極度的痛苦中死亡。

現在鄭成功知道，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在活著之時，長年戰爭傷害的人太多了。我下令發動戰爭時，部下為了獲得勝利而屠城，甚至在征戰過程中，也曾擄掠、姦淫婦女。雖然後來立下

軍令不可再犯，但終究已經犯錯。這些犯了不該犯的罪行，全部都算在我鄭成功的頭上。包含其中若有誤傷，或者傷及無辜之事，也都是一樁樁無法抹滅的罪過。死後我下了地獄，在閻王殿前，閻王將我所犯下的罪過一一列出。

這些在我所參與的戰爭中受到傷害的生命，許許多多的靈魂帶著怨恨都來向我討報。我沒有任何辯解的餘地，心知這是我應該要受到的報應。在地獄中受刑三百多年。

當時，突然有一個聲音出現在地獄，喊著我的名字「鄭成功」，隨著一聲磬響，我的靈魂就從地獄中被救出，並且送到了西方淨土，那是蘇佛的願力所建立的佛國土。當時我聽經一段時間之後，蘇佛非常慈悲地將我送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我的生命迎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從受苦無盡的地獄，再到無苦極樂的西方極樂世界，這都是蘇佛的慈悲救度，令我得以脫胎換骨。

活著的時候，我鄭成功不知道因果報應之說，在世之時對佛

法並沒有太深的瞭解，不知道原來人在這個世上造作的一點一滴都要付出代價。其中傷害人的生命乃是重大的罪業，必須到地獄受刑。而我鄭成功在這一輩子，有多少人因我而死？又殺害多少人呢？可以說我自己都數不清了。這樣的罪業又該怎麼償還呢？若不是因緣之下蒙蘇佛救度，那我又得在地獄受刑多久，才有可能離開地獄呢？這是我不敢去想的問題。

在西方極樂世界，自然而然地在種種功德莊嚴之下，西方聖眾的心已沒有任何污染，純粹且單純地持續淨化。這一切都在「自然中自然相」之中進行著；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願力，讓生活在極樂世界的眾生，得以享有這樣的殊勝功德。

鄭成功來到西方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對於過往的一切，其實已經明瞭：那皆是虛妄，不需要有任何印象，也不需要去抓緊任何一點一滴。若能這樣真正放下、告別過去，日子確實非常幸福歡喜。這是只有真正體會過的人，才能享受的法喜與靈性清淨。

如今鄭成功已深知，澳洲香光大佛寺在世間確是一塊極其重要的寶地。此處不只阿彌陀佛正住，更帶給人們佛法教育。這是真正的大法，讓人們對因果輪迴、靈性及人人本有的自性，都有充足的瞭解。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接受了佛法教育，才明瞭宇宙準則、真理、正道。如此一來，才不會像鄭成功一樣，心念上的偏差以及對因果的不瞭解，而犯下難以償還的地獄重罪。在世上，像鄭成功一樣的人有多少？可以說數也數不清。尤其在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環境之下，若沒有佛法教育，難以讓人們的心性維持在淨與善的狀態，反而容易趨向於染與惡。這樣的心行對於人們的傷害是巨大的，除了會令身中過往有緣之冤親債主得以甦醒而進行討報之外，更是讓魔眾有了控制人們的機會。這也是為什麼蘇佛一直希望將阿彌陀佛浮上檯面，讓全世界人都能知道澳洲香光大佛寺。這完完全全是蘇佛的慈悲哀憫之心，明瞭佛法教育於

人間的重要性。

蘇佛與中國的因緣深厚，發心救度整個中國的眾靈，乃至生活在中國的人們。這真正是中國之幸，也是中國人之大福。有著蘇佛這一尊見性成佛的佛，以其身代眾生苦，不停地淨化整個中國的磁場，讓中國人有甦醒的機會。這實在是太幸運的一件事情，中國應該對蘇佛心存感恩。若是沒有蘇佛這樣一尊佛來超度中國，魔眾在中國可以說是橫行無阻，對人們生活的干擾以及控制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若不是蘇佛將中國無量無邊的魔眾救度了，中國可以說是沒有一絲一毫翻轉命運的機會。

蘇佛在講經中常常說到「不要搞身體」，這樣簡白的話語，實則蘊含著深奧的至理。人在世間一切苦難的來源，都是執著於這個色身，進而造作了種種罪業，因為把身體當作是真的。我的一生就是在這樣的錯誤認知之下，以為這個身體、所處的環境以及接觸的人事物都是真實的。將其當真而度過了幾十年的酸甜苦

辣、喜怒哀樂，種種心念波動於其中，在死後下了地獄。這讓我清楚地知道，原來一切皆是虛妄，正如佛法所說的：「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鄭成功如今在西方極樂世界，沒有肉身，而以靈性的狀態存活著。有身體與沒有身體的差別，太過巨大。在佛法的教育來講，身體是用來修行的工具，叫做「借假修真」。若是真正做到如此，這個身體可是非常珍貴的寶物。以蘇佛而言，就是以人身見性成佛，而開發了身體科技中的科技，因此救度了無量無邊的眾靈。每一日，蘇佛皆超度了難以計數的眾靈進入西方法性土。這是真正實際上的幫助，讓眾靈脫胎換骨；在西方法性土，將有聽經聞法、淨化，並且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

如今我在西方極樂世界，可以看到蘇佛的功夫比起當時又更加提升了。現在蘇佛大舉超度整個中國，將中國五千年乃至一萬年的歷史空間打開，救度了無量無邊的眾靈。蘇佛超度，極為神

速，極短的時間內便能化身千百億來到中國，將整個中國的空間覆蓋。在大放光明之下，太多太多的眾靈進入光中得救。

更重要的是，蘇佛日日夜夜不停地超度，中國這一片土地上許多的魔眾——不論是於都市之中、山河大地之中，或是隱藏於深層的空間之中——在蘇佛的佛眼之下都無所遁形，全部在蘇佛帶著阿彌陀佛大放十二道光之下，被送進了西方法性土。此乃蘇佛對於中國的慈悲哀憫之心，用實際的超度行動來淨化整個中國的磁場，令生活在中國的人們得到緩解的機會。

我鄭成功的一生都在為了「忠義」以及「反清復明」而努力，現在看來其實都是一場夢，但是當下作夢的時候卻很認真，居然就這樣過了一輩子。我已經明白這真正是不值得，世間的一切沒有一樣是真實的，不需要執著於其中，而令自己的身心靈受苦，就像我鄭成功為了心中之理念打拚一輩子，後來又留下了什麼？只剩下無盡的地獄刑苦。

好在我非常幸運，遇到阿彌陀佛及蘇佛，遇到香光大佛寺，我才真正明瞭自己的錯誤，現在鄭成功在西方極樂世界非常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只有隨佛修行，見性成佛，並且於成佛之後救度眾生，這才是真實的。只有心中常保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是真實的。

現在鄭成功每天都非常法喜，西方極樂世界真正是太美好的一個世界，這是每一條靈都應該歸來的家鄉。現在澳洲香光大佛寺在世間就是人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個跳板，希望有緣人把握這樣的殊勝因緣，趁著阿彌陀佛正住於世間，趁著蘇佛還留在人間，前來香光大佛寺求法、禮佛，將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南無阿彌陀佛

鄭成功

明末清初 萬能實踐家 顧炎武（距今約三百多年

）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顧炎武：

歷歷匆匆百年間，家國興亡誰掌舵？
無人問津憑人說，有責便是丈夫為。
如今光明照神州，家國天下歸於佛。
此時方知離苦樂，家國天下無需執。

大家好，我是顧炎武。這個名字象徵著我熱熱火火的精神，也象徵著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平復過的心。我一生一世都在為「反清復明」的舉動、為可以真正利益家國人民的「經世學問」努

力著。這一切轟轟烈烈的風光偉業，如今看起來已然成為空無。世間人所追求的各不相同。就如同我顧炎武一生所追求的，是當時已然知道不可能實現的事情。那是我投入一生的執著、努力去促進的目標，但是自始至終，我只能當一名默默無聞的、人們口中的「大思想家」或者是「實踐家」。當然，若是問我為何人，我還是傾向於自己當一名腳踏實地的實踐者。也就是真真實實地以雙手和雙腳，來為大眾做事的一個普通人。

我不想我的名字冠上什麼樣的稱號，也不想自己留給後人什麼樣的精神。我覺得當下所做的事，能讓大眾獲益便是，沒有什麼值得帶走，也沒有什麼值得耿耿於懷的。從小到大，我所學習的儒家精神，皆是以仁義之實、忠誠家國為根本。對於國家，我一生本著守護而效忠的態度。直至國破家亡，國家已不復存在，我也自始至終沒有辦法接受外來統治者的治理。很多人也許覺得，我是過於執著。南明政府明明腐敗至極，為什麼我還要努力地

幫助復甦，而不是一心一意地歸順新的清朝政府、接受他們的統治，同時為清朝治理下的大中國地區人民效力呢？

其實我所推崇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朝代，而是一種精神。我自始至終沒有辦法接受清朝政府所帶來的道德精神。改朝換代雖是常有之事，但如果一個新的朝代要以如此殘酷的手段來取代舊有朝代，那在道德理念上，我便無法接受這個新政權的統治。人們不知道的是，清朝政府在南方進行的屠殺行動，以及各種殘酷不仁的行為，帶給地方人民多大的傷害；尤其是精神上的創傷，是幾代人都無法釋懷的。我親眼目睹這樁樁件件的傷害，還有清朝政府不顧人民死活、只為擴張土地的態度，這是我永遠無法真正釋懷並接受其統治的原因。

好在我顧炎武有著一顆真正想為人民做事的心。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我想我都可以憑藉自己的本事，走上一條只為人民、不為家國興亡的道路。我以真才實學為廣大人民的福祉做事

，人們的生活變好了，也是我所期盼的事情。因此，我骨子裡仍是以一個明朝人的身分，來做很多當時人們覺得不可能達成的事情。其中我最享受的，便是考察大中國地區的各種水土民生、歷史地理與農業。凡是與人們生計、生活有關的課題，都是我一生努力鑽研的項目。我想將所有的資訊完善起來，以供後世參考，讓他們無論在經濟、地理、地方或農業等各領域需要資訊時，都能找到一本有力的「百科全書」。雖然「百科全書」是現今人們的用語，但我想放在當時的社會，這四個字也是非常恰當的。

這顆反清復明的心，雖然這一路走來已經慢慢死了，也知道明朝是不可能復國的，但是對於舊國的人民和土地，我心中的嚮往和期盼沒有停止過。放在今日而言，我可能是當時的經濟學家、水利專家、農業學家、軍事家等等的身分融於一體。當時的經世學問沒有如今的如此複雜，但也是切切實實地為廣大民生的便利和福祉而行事。在做學問方面，我可以算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

；但在為人上，我的心始終沒有真正地打開過。年少時國破家亡的陰影，讓我一直不斷陷入反覆思考、反覆哀傷的情緒當中。我一生都在思索著大明王朝為什麼會滅亡。

其實縱觀古今，各個朝代的滅國原因大不相同，而大明王朝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我一直覺得是因為有太多的思想家、儒學家、道學家，還有學佛的各派人士，大家都只是談著道理，而沒有真正地為國家人民的福祉付諸於行動。所謂的空談，便是我無法接受的。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必須是像所有古代忠臣、節義之士，如文天祥之輩的人物一樣，實際地為國家人民的福祉而努力，而不是進行一系列空洞的言談。

我骨子裡有著非常鐵硬的個性，我認為正確的道路，便是從古至今所堅持的，沒有辦法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轉移。以上種種的心境是我顧炎武一生的寫照。我一生推崇的精神，就是有如科學家一般的實際求知精神，但我其中忽略的東西也著實太多太

多了。

當然，我在死後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解脫，一直是帶著一顆沉重的心進入了鬼道。在迷迷茫茫的灰暗世界中，度過了接下來的幾百年時光，我的靈魂一直停滯在當時死後的那個心境。我還是一如往常的固執，沒有真正地走出來。雖然從人道到靈界的變化是非常大的，但我對於往昔的這一份復國之心，還是如此堅硬地綁在自己的靈魂上、刻在自己的靈魂裡，讓自己就算當了一名鬼眾，也沒有辦法真正地透氣。這說起來也是一個執著人士的悲哀呀！我不明白的道理太多了，但我始終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那個道理，而忽略了其他千萬種可能。作為一個比較封閉自己的鬼道眾生，我的靈魂和我往昔的肉體一樣，是沉重而緊繃的。

但凡看過我的開篇題詩，大家便可以明白我當時的心境和後來轉變的心境。我以前總是以天下為己任，認為天下大事便是大丈夫所為之事，大丈夫也必須要精進地把握住所有的細節。這一

份執著，從天下到家國都一樣，我自始至終沒有放棄過。但是這一切的轉變，都在自己踏入西方法性土之後。如今回顧過去，在佛的指導和淨化之下，心境變得清明許多，這才漸漸地知道自己當初的所作所為。一切的執著其實本身便是一個傷己傷人的事情，可是自己卻渾然不知。當然，我做過的好事不少，為國為民也做了很多好事，只是我所承認的國家與他人不同而已。因此，我還算是一個有分量的鬼眾，只是我也是一個非常糾結於自己看法和情緒的鬼道眾生。

來到西方法性土聽經聞法，在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座下聽聞法音，所學到的一切，竟然跟自己生前所認知的一切不太一樣。以前的一切，是讓我覺得更加緊繃、更加抓緊著人世的各種事物，而佛法的世界便是我以前所反對的「空無」的世界。但我當時沒有看到真正學佛的本質在何處，也不知道學佛是真正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不要再入六道輪迴受苦的偉大事業。當時的人

們信佛的不少，但是真正認識佛的已經太少了。可想而知，我本來就以為佛法是教導人們遠離世間的事，只是活在自己獨享的境界當中，而無視他人的痛苦。但是我如今明白了真正的佛法——真正的大乘佛法，其實是把一切眾生放在心中，真正幫助眾生離苦得樂。在自己成就之後，還可以幫助更加廣大的靈界和人道眾生。

以前自己所認識的佛法，可能僅止於小乘的範疇，也就是只講求個人頓悟，但對於他人的死活與苦難卻全然不在乎的修行方式。這並不是究竟的修行方式，只是少部分人通過如此的修行，達到某些境界上的提升而已。如今看清了這一切，尤其看清了香光大佛寺的蘇佛，是如何跟著南無阿彌陀佛的腳步，一步一腳印修行、見性成佛，而後以這副肉身和千百億化身來幫助無量無邊、難以數計的靈界眾生與人道眾生。我顧炎武就是其中一個非常幸運的人。以前自己還非常排斥佛法，但如今在認識了真正的大

法之後，才發現佛法的根本出發點，和我提倡的「以人為本」的修行方式還真的是大同小異，只是佛法所說的可比我想的還要高深、廣博太多了。

佛法中的「眾生」涵蓋了一切有情、無情眾生，以及一切人們肉眼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眾生。佛法幫助所有的眾生走上正道，脫離這本來就是虛幻的色身。以前自己緊抓著這一切不放，原來在此時此刻都化為空無。當時渾然不知，此時卻看得非常清澈透明。

其實我的一生寫照，也是天下讀書人和知識分子的普遍寫照：大家執著於自己所瞭解的知識和學問，執著於「如此這般才是真正的利國利民」，進而排斥其他的各種想法。無論是正法或是邪法，雖然出發點也是真心想為人民做事，只是到頭來生命走到盡頭時還是一場空，接著再進入下一世、進入無窮無盡的輪迴當中，卻沒有人能夠瞭解，到底該怎麼做，才有辦法得到究竟圓滿

的快樂與穩定。

這一切都是我在西方法性土上才真正體悟到的。脫離了肉身的束縛，也脫離了自己原先執著的鬼道生活，如今才真正看清楚靈性的本質與生命的本質。南無阿彌陀佛實在太偉大了！他所教導的一切宇宙準則、真理、正道，才是真正解決人們所有痛苦的根本之道。我能在此時此刻明白，也算是為時不晚。能夠有這麼大的靈性轉變，對我而言是非常健康、正向的轉變。我心心念念，希望釐清這一切之後，可以把這份良善的種子廣傳出去，讓世人知道真正的佛法為何物。

我顧炎武的生命走到此時此刻，才真正可以說是沒有白來。人生短短幾十年，死後數百年淪為一條鬼，其實就算在世間有多少的成就，到頭來還是一場空，沒有什麼太大的價值留給世人。但是，如果能夠認識真正的佛法，能夠讓世人知道南無阿彌陀佛已經來到人間、正住澳洲香光大佛寺，那才是真真實實幫助大家

可以解脫生死輪迴的大好事啊！

顧炎武真心地希望全中國人民都可以知道這件事情，也可以放下自己的主觀看法，來接受佛法的教育。顧炎武在此真心感謝這一次的殊勝因緣。感恩南無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還有蘇佛的大慈大悲，願意為拯救世人而來，願意代眾生苦，來成就很多眾生可以往生西方的因緣。

南無阿彌陀佛

顧炎武

清聖祖 康熙帝 （距今約三百年）

訪問 主筆：釋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日

康熙：

南無阿彌陀佛，我是康熙，此時內心五味雜陳。出生在帝王之家並非我的本意，卻是命中注定。

在多世以前，我曾經是修行者，也與各位祖師大德、高僧有著深厚的緣分。過去生中，我也是西方眾，來回往返人間好幾次；而最近這一次在人道示現，成為帝王。只可惜當時雖然有研究佛法，但流於一知半解的程度，並沒有成功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就如同蘇佛所說，個性沒改、沒有放下自己、就不能真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仍然在六道中輪迴。縱使福報再大，依然沒有出離輪迴；在六道之中成了帝王，勢必就會面臨帝王所帶來的考

驗。

我知道這帝王的責任與考驗，要能穩定一個國家，特別是中國，版圖相當大，必須十分努力才有可能令整個國家安定。

當時我年幼就繼位為皇帝，面對朝中政權受到輔政大臣掌控的局面，我一瞬間就明白要如何面對。這一切對我來說並不是太過困難，但我真正擔心的是我掌權之後，是否能夠勝任皇帝這個角色。在累世的記憶深處告訴我，帝王這個角色並不容易擔任。我也不只這一世擔任帝王，過去生中也曾擔任過。所以我非常清楚，帝王的角色舉足輕重，將牽動整個國家和人民。如何讓國家安定，才是身為帝王應盡的本分。

我出生在清朝，當時便十分清楚：若我能熬過疫病的考驗，就能順利成為大清的皇帝。這確實是累世所修，福報十分深厚；成為皇帝，對我而言，早已是命中注定之事。

起初我排行老三，卻沒想到累世的福報仍讓我登上了皇帝之

位。我非常清楚，這都是我過去世所修來的結果，是累世出家修行、行善積德所感得的福報。

我剛即位初期，確實有許多問題要解決，我努力苦讀，想試著找出解決的方法。我認為儒佛並重是可行的方案，但是當時的朝廷大臣並沒有接受我的想法，而我必須自己去突破面對。當時輔政大臣把持朝政，即所謂「輔政大臣」制度讓我難以施展。於是我通過內部整頓之後親自掌權，才開始有所發揮。

首要面對的就是內部藩王割據的問題。只要藩王掌握各自的兵權，內部穩定就備受威脅，所以下令「削藩」。在進行了平復內亂的戰爭、平定諸多藩王之後，才使得國家內部達到了穩定。

面對邊境的干擾，我也多次親征，讓北方以及西藏各部族都願意歸順。當然，發動戰爭勢必有其因果，但我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讓邊境的人民能免受長年的戰亂紛擾，我必須有魄力地去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我親自上陣，親力親為，就是為了穩定邊疆。

我曾跟著父親學習佛法，深知因果的重要性，也體悟到在治理國家方面，一點一滴都必須符合佛法所說的「善心善行」。否則，這將感召業力，不僅是個人受苦受報，整個國家也會陷入危難之中。

從中國千年的歷史來看，這是有跡可循的。若是主政者不能為民謀福祉，不能通盤考慮事情的前因後果，而貿然、擅自以自私的主觀意念行事，將會招致國家滅亡。

身為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我代表著清朝初期整個帝國的走向，我認為自己有責任讓國家走向安定，而不是繼續征戰。因此，在平定內憂外患之後，當務之急便是推行內政。我秉持著佛法和儒學的精神去推行各項內政，讓百姓能真正享受到國家安定與繁榮所帶來的好處，令他們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有所發揮。

在國家錄取官員的制度上，我親自進行了修改與修訂，並通過親自出巡去聆聽百姓的聲音，瞭解地方上的需求。同時，我也

藉此招募真正有心報效國家、願為國盡心盡力的年輕人，給予他們發揮的空間，而不讓他們被繁瑣、複雜的制度所侷限，進而失去進入中央服務的機會。

在佛法推廣上，我大力推廣各式經典與抄寫經典，這與我從小受到的教育相關。這佛法可以說是我們皇室傳承的重點之一，若是沒有了佛法與儒家思想，皇家一族將失去治理國家的依循準則。

我自己也清楚，以帝王之姿，不論做什麼都會被放大檢視，而在因果的審判上也會被放大，畢竟影響的範圍太大。所以我在年輕的時候，凡事都畢恭畢敬。或許世人因此將我傳頌為一代英主明君，但真正能做到如此，並不是因為我本身有多麼清高，而是我透徹知道這因果的可怖，不敢稍有違背。

我凡事親力親為，多次出巡訪查地方、推行各種仁政，就是因為我清楚知道，帝王單單坐在皇宮內是很難勝任的。

如果不能親自體察地方百姓的需求，單憑批閱奏摺難免會有疏忽之處。畢竟奏摺是由文武百官所撰寫上呈，每個人有不同的觀念與看法，其中難免帶有強烈的主觀意識與偏好。作為帝王，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確掌握各地情況，並實施對百姓最有幫助的政策。

初期我盡量讓百姓休養生息，減輕他們的賦稅與勞役，並避免發動大型戰爭，但仍需確保疆土的穩定。若常有外敵侵犯，或讓外敵認為大清是一個衰弱的國家，偌大的版圖若在邊境遭受騷擾，將長年影響邊境安穩，並持續增加國庫支出。

所以在邊疆的穩定上，當時我認為必須強而有力地實行並發動必要的戰爭，但戰爭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侵略，而是為了確保邊疆穩定。在中國四方邊境，平定反抗勢力，才能確保大清帝國的穩定。至於已經隸屬於其他國家，越過了天然屏障以外的地區，我就不會再挺進，這是讓邊界穩定的有效方法。

自古以來，一個國家要有健全的內政外交，集結全國的力量來治理國家，並不是太困難。難就難在於人難免會有私心，所以作為帝王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明確的制度來減少私心運作的可能性，並且要從奏摺中杜絕徇私舞弊。

通過訂立明確的法規制度，加上我非常勤勞地批改奏摺，以及親自出巡取得第一手當地資訊，這些都是治理國家有效的方法。早年我確實親力親為，我一生總在想著要如何盡好自己的本分，當個稱職的皇帝，守規矩、行中庸之道。光是如此就已經耗費我大量的心力，畢竟治理一個國家並沒有那麼簡單。將天下事攬於一人之身，所有的奏摺都要一一批閱，全天下重要的決策要一一過目，這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在我平定內憂外患之後，國家相對處於太平盛世，大家都懂得遵守國家的制度以及法律。我也會要求自己一定要熟讀經書與儒學經典，才能確保在施政上不要有所偏差。

但是畢竟這一世沒有學習到真正的佛法，即便我相信、接受藏傳佛教以及禪宗，應該是說，這一世沒有學習到可以出離的法。雖然有接觸到許多佛教的經典，但是我並沒有真心發願要出離這個世間。

到了年紀稍長之後，體力漸漸地不堪負荷。而宮中諸多的問題也一一顯現，地方以及邊境的問題也重新浮現出來。這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部分。我仍然想要親力親為去處理這些事務，但是真的不堪重負，也沒辦法像以往那樣精明地處理這些事務。

我試圖想要放下，將國事傳給皇太子，但是皇太子以及皇子們的問題，卻又讓我始終不放心。皇子們眾多，其中的權力競爭以及王儲問題十分嚴峻，這是我的敗筆之一。自古以來，後宮、王儲派系干政真的是危害頗深。我自己也面臨了這樣的困境，面對諸多的皇族，他們本身各自拉黨結派，各自的勢力劃分使得朝中的勢力也跟著被區分成了好多派。這對於後期政策的推行以及

穩定，都有著相當大的危害。

我那時已經無力去解決這些問題，想著以得過且過的方式來面對。後人們有些認為我到了晚期，有一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但其實我內心比誰都清楚，真正的問題來自於人，來自於這紛亂的朝局。每個人各自為政，各有各的盤算，而到底誰才是真正可以繼任大清命脈的人選，我依然是不敢肯定。

我也透過各種方法，請許多所謂的能人異士給我提供建議。更換皇儲有其各種的因緣，但無論如何，沒有提早確立皇儲，對國家的穩定都有傷害。但確實是無人令我放心地託付國家。

後來我過世之後，進入了地獄受刑。雖然人們認為我是一代帝王，也是一代明君，但是在平定內亂以及外患的時候，畢竟是殺了許多人，這功過並不能相抵。沒有處理好皇儲問題，多方的鬥爭也是地獄之因。縱使我確實為清朝的百姓帶來了許多年的安定時光，但是發動戰爭所傷害的生命、大地生靈以及敵軍生命，

這都是必須要償還的。

幸運的是，我也因為這一生有推行佛法，行善積德，所以入地獄的時間也不是太長，大概一百年，我便離開地獄，回到清朝，在鬼道空間中。但是當時的環境與我治理時相比已相差甚遠；到了清朝後期，更加衰敗，景況慘不忍睹，我不忍直視。

於是在我在皇宮中的宗廟祠裡待著，不願再過問這清朝百姓受的苦。我這一條靈也沒辦法改變，我看見我的兒子們混亂如此，就已經略知這國運有它的侷限性了。我雖然推行儒佛二道，但是從下一代的表現就知道，這些皇子們根本沒有道德和佛法基礎。而宗祠裡面，也是日益冷清，愈來愈沒有人重視傳統祭典這一塊，這或許也是清朝的命運。一代的盛世確實不是很長，這讓我也更加理解這人道的苦短無常。

但若論我這一生當帝王是否有其意義？雖然沒有辦法救度眾生脫離輪迴，但至少給予了當時的人們一時的安穩，也幫助了許

多人民認識到佛法，這也算是我六十八歲的人生中少數有意義的事情了。

我在太廟中等待了近兩百年的時間，突然在一陣金光照耀下，打開了牌位宗祠的空間。我也順著金光到了西方法性土。這光是佛光，我雖在世的時候沒有體驗過，但這般金光，讓我當下就相信這是佛光。我隨著金光到了法性土，也更加清楚地明白這一切的始末。這是在澳洲香光大佛寺，阿彌陀佛正住的道場，由蘇佛帶領救世團隊，以及跟著阿彌陀佛法界藏身，在中國的各處超度。

我入了地獄，後來到鬼道空間等待救度。若不是有蘇佛打開陰暗的鬼道空間，我真的難以出離，難以回到佛國土。在法性土上，我能夠看見自己的過去，這也是自己累世所修。

但是這一生確實比較可惜。雖然貴為一代帝王，但是並沒有真正能夠完成幫助人們學習佛法的使命。雖然我多次朝山、修建

佛寺，但當時真修行者已經少之又少，而我也沒有能夠真正地接觸並向真修行者請教國策以及國家治理的方法；也沒有進一步幫助人民，讓百姓學習到佛法；當然也沒有人真的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到了法性土聽經聞法之後，我才明白，人道不論是帝王還是百姓，其實在佛法面前都是平等的。有學佛就能夠翻轉業力，能夠拯救自己和眾生；未學佛的眾生，再富貴依然是在六道輪迴中。縱使大興佛寺、廣修供養，但若沒有真正修行，仍然沒辦法脫離輪迴。

世間的大福，或許能讓自己成為一世的帝王將相，但是擔任帝王並不是那麼簡單。必須要日理萬機，才能夠維持一個國家的安穩。偌大版圖可不是輕鬆簡單就能維持盛況，若其中沒有強大的魄力與毅力，則難以解決內憂外患，也難令人民接受國家制定的法律。若是我及早接觸到佛法教育，以及努力地遵循阿彌陀佛

所教導的佛法教育，想必我這一生中也不會去犯下那些過失。

這內部的混亂以及邊境的不穩定，不應該以進攻侵略或是武力的方式去令對方折服。對於蒙古部族，以黃教（也就是藏傳佛教）的方式來推行，這是我一生得意的功績之一。我若能夠在諸多邊境都以這個方法，甚至是對內，都以德服人，利用自己的德政、仁政，令國土內外的百姓自動歸化；而不願意歸化者，順其自然即可。面對侵略者，也只需要守住自己的城池即可。這樣一來應該可免受地獄之刑，我相信以我的魄力，是可行的。

但是我總是抱持著追求成果的心態，希望能看見中國在我的治理之下完成統一，也因此對自己的功績沾沾自喜。而這樣偏差的信念，便招感了魔眾附體。自此之後，我也愈來愈難以自主，本靈被鎖住，全身都是冤親債主與魔眾在使用，我無法真正發揮。所以到了晚年，所做出來那些消極的政策以及治國方式，並不是我的本意。當時我全身已不能自主，亦無法顧及全天下的百姓

。而這造就的諸多罪業，也是難以贖盡。

還有這偌大的後宮，雖然不及古代荒淫無度的帝王那樣，但畢竟也是帝王級別的。這後宮與皇儲的紛亂，確實影響了國家的安穩。蘇佛常言，「下半身」不能去觸碰，這真的是至高無上的真理。只可惜當時身為帝王，卻不懂這個道理，不懂得這男女、後宮的問題是如此嚴峻，而衍生的王儲之爭也印證了這件事。

這一切都是與我自私的欲望有關，所以這部分我也付出了代價，曾在刀劍地獄、截肢地獄以及銅柱地獄受刑。我憑藉著自己曾經護法、建寺、校訂佛經的功德，才得以較快地出離了地獄。

但是這依然令我十分震驚。沒想到我這一輩子，自以為奉公守法，努力推行佛法，便可免於地獄之災；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功過不可相抵。任何一點心念行為上的偏私，都必須入地獄受刑。更不用說後來全身都被冤親債主控制，被魔眾掌控，而沒有辦法自主。

到了晚年，我早已沒有了年輕時的英明以及治國的熱情。剩下的只有坐享帝王之位，細數著年輕時期的成就，然而這對清朝的後續發展埋下了隱患。雖然我前期的施政對清朝盛世有所幫助，但是晚年頹廢的情況，以及朝中各層級官員都有貪汙的情形，追查起來又是難以處理的案件，最終只能草草了事。因為這樣子的做法，使得貪汙的情形更加嚴重。

當時已經沒有了強而有力的執法制度，法律形同虛設。人民若不深信因果，自然而然就會做出違反宇宙準則的行為。這一切，雖然當時我看在眼裡卻沒有作為。這樣的姑息養奸，我也必須要負擔起連帶的責任。

有幸蒙阿彌陀佛與蘇佛救度我，來到西方法性土。在這裡，我又重新學習了真正的佛法。我不禁感嘆，白白浪費了帝王這一生，本該有所發揮，卻又沉淪其中。這五濁惡世真的是十分險峻，若不是真的發大心救度眾生，真正要令天下安穩、捨己為人，

則難以在這五濁惡世之中修行成就、利益人民。

蘇佛超度了中國五千年空間，現在又繼續突破了十方法界，尤其是魔眾，在蘇佛大力超度之下，可以看得出來現今的中國已經有所轉機。

雖然這一切仍然還在因果之中運行，我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是相當看好的。有了蘇佛的發心，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們才會有得救的機會。現在佛法將流傳於世，而我在法性土上，也恢復了當時年輕的狀態，對這世界能夠重新看得透徹。

這五濁惡世的業力十分深重，總是有很大的變數。我雖然是乘願再來，但面對龐大的業力與眾生的考驗，加上自己心性、個性上尚未調整好，沒辦法真正突破。如果沒有大勇大力在人間突破這一切魔障與眾生業力，佛法便難以發揮，更遑論讓人們有機會接受佛法教育。

我這一世雖然興建佛寺、編印經書，也盡量讓百姓能有安穩

的生活，但清朝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就已消失殆盡。後續又上演著重複征戰的戲碼。

現在人們對佛法沒有十足的信心，這也不怪他們。畢竟當時佛法已衰頹，真正懂佛法的人並不多。縱使中國寺廟林立，卻都沒有真正懂得佛法的精髓。如果人們能夠習得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知道救人的本質，看清這假身欺騙世人的可怖，並明白魔眾對於人道的控制，唯有這樣，才有機會從迷惘中清醒，真正面對自己這一生所要面臨的課題。

若是只為了這假身汲汲忙碌一輩子，虛度一生，實屬可惜。我這一輩子，算是盡力做好了一位帝王。雖說如此，但若以真正佛法的角度來看，我這一生也不過只是在人道努力去達到某種極限而已。若要做得更好，需要佛法教育與正確目標，才能真正有所建樹。沒有良好的教育，就無法培育出善良仁慈的人才；而好的人才，對一國的各個層面的治理與穩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現代佛法被歸為宗教，這也是末法時期佛法運轉中所遇到的考驗。而蘇佛面對此情此景，依然大力地在中國與臺灣以外的澳洲推行佛法，持續使佛法得以弘傳至中國與臺灣。在不懂的人看來，這做法或許既困難又奇特，但這真的是只有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與蘇佛，才有辦法看出法運運行的突破口。也唯有阿彌陀佛的法界藏身與蘇佛的大力超度，才有可能拯救人道的困境。

雖然我此時已無人身，但能有幸以靈的身分觀察這一切，甚至參與其中，確實讓我倍感欣慰。這輩子所作所為確實有不如法之處，沒能回西方老家，也是我應受的；沒想到現在蒙蘇佛慈悲，讓我有機會再次回到西方。真的非常感謝阿彌陀佛慈父沒有捨棄我，感恩蘇佛如此大的心量，願意將我牽入西方法性土。

這一切都有賴蘇佛大心大願，並在人道精進成就，才有今天的成果。感恩阿彌陀佛與蘇佛給我這個機會接受訪問。曾經的帝王，如今是法性土上一條普通的靈，所做的好壞都已過去。在法

性土上，我明白只有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才是一切
的真實相。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愛新覺羅玄燁

清朝小說家 曹雪芹 （距今約二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

曹雪芹：

我生於清朝最鼎盛的時期—康熙年代，那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盛世，是許多人心中嚮往的時代。我曹雪芹的一生，世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人們總聽說過《紅樓夢》這本書吧？凡是聽過、看過，甚至如今電視上觀賞過這部電影的人們，應該知道《紅樓夢》說的故事，就是好幾個家族的興旺史、衰敗史；說的是當時社會上、人情上，各種複雜交錯、愛恨交加的人事物。如今的曹雪芹回顧自己寫的這本小說，看著它給後世人們帶來的巨大影響，心中未免隱隱作痛。這實在不是我所樂見的事情。書中所描述的話語，也不是真實的曹雪芹所述，而是曹雪芹在極度複雜的心

情之下，被眾生控制而寫下的小說。

紅樓一夢幾十回，句句屬實亦非真。
百年滄桑筆下揮，直指人心淨與染。
曾經顯赫如今敗，有因有果無以免。
如今香光蘇佛在，真理浮世見真章。

今天，這位非常有名的小說《紅樓夢》作者，也就是我曹雪芹，來到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也有一小段時間了。現在我比以前清明得太多太多了。如今的曹雪芹，想要再次跟大家敘述自己的生平故事，但是此時的敘說，不是如往昔一般地富有高度情感、複雜心境下的故事。

曹雪芹自從被香光大佛寺的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超度救起以後，與廣大中國地區超度的亡靈一起來到西方法性土，就已經完

全地換了一個人。以前的那個曹雪芹，如今我回首去看，還真的讓人有點感傷。他其實是個富有慈憫之心的人，但是慈悲多禍害，自身難保也無法自主之下，其實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慈悲。但是無奈他生長在一個複雜的年代，或者說是家族的共業之下，迫使他嘗盡了人間的悲歡離合、人情冷暖、酸甜苦辣。他年少期間經歷了太多，心性上也有很大的轉變。此時回顧當時的曹雪芹，其實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不是本人在作主了，就有一股力量伴隨著他長大。

我先來簡略地說說他的故事吧。曹雪芹小的時候，出生在一個非常富有的人家，家族幾代都是康熙皇帝的親信，為康熙皇帝做事，而且家族非常地富裕，可以說真的是過著不愁吃穿的好日子。在家族如此顯赫的環境之下，曹雪芹就像一般孩子一樣，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而且在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中成長，從小培養成比較浪漫的個性。他那時候不知道人間的苦，只知道活在自

己的世界當中，享受著家族帶給他種種物質和情感的照顧。

但是他的心思非常地細膩，以學佛的角度來說，就是他想得很多，是一個容易自尋煩惱的人。他的慈憫體現在他的心地非常柔軟，見到受苦受難的人們，自然會生起一顆悲憫之心，想要幫助他人。但是由於心性比較軟弱，在不知道人間疾苦的成長環境下，讓他此後的人生受了很大的苦難。

一路成長，如果生活過得不錯，那倒還是好，就不會經歷生活的磨難。無奈不久以後，康熙皇帝駕崩了，新上任的雍正皇帝在幾年後便接到很多控告曹家的事情，就是曹家在替康熙皇帝辦事的時候，虧空了很多公家用的財物，而曹家一時半會兒也無法彌補這麼一筆巨額。所以曹家頓時被雍正皇帝抄家，家中的所有財富都隨之歸於朝廷，一下子曹家什麼都沒有了。家裡的奴婢個個散去，只留下曹家一家幾口人，從此到北京一處定居下來，再也沒有往日的繁華奢侈，而是過著靠人接濟的困苦生活。

在家族衰敗，巨大反差之下，曹雪芹的心中沒有辦法真正地緩和過來。他細膩的心思，讓他成為了一個比較多愁善感的孩子。十幾歲的年齡，從經歷巔峰的繁華時代，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眼看著家人的眼淚，家族的哭泣，他的心在沒有導向正確的教育之下，漸漸失去人生的方向。也就是說，對未來原本裝滿希望的曹雪芹，一下子覺得沒有希望了。他並不知道，人生的希望並不僅只是建立在自身的榮耀、享受，或是各種才華的展現之上。此時的他，便一步步活在自己創造的世界裡頭。

曹雪芹一生有名的事情並不多，就只有這一本《紅樓夢》，讓後世多少人們為之瘋狂。大家都說，那是曹雪芹藉著《紅樓夢》這本書寫出自己內心的真實寫照。那曹雪芹究竟是故事裡的誰呢？好像答案也非常地明朗。真正的曹雪芹，其實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呢？哈哈！我曹雪芹如今以第三者的身分回頭看看當時的自己，真的是老淚縱橫，苦啊！

如今，曹雪芹已經脫胎換骨地坐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上，回望著這塵世間。大家其實想得這麼多，後人在研究曹雪芹的個性、研究曹雪芹為何創作《紅樓夢》這本書，從後人種種的想法、研究當中，曹雪芹如今都報以「哈哈」一笑做回應。哈哈，這真的是太好笑了！我只能說，後人的想像力實在非常地豐富多彩。我其實一生都活在悲苦之中，因為人窮嘛，也沒有太多娛樂，只是喜歡和朋友喝點小酒、說點故事。不過我人窮志不窮，心中有一股狂傲的骨氣存在，只是這份骨氣好像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最後竟然留下了這一本《紅樓夢》，讓世人如此為之瘋狂。我坐在這裡，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究竟這本書有多大的價值，它可以引導世人走向和平安定的日子嗎？好像也沒有。這並不是我看不起自己所寫的小說，但是如今清醒了以後，看著自己當初所著作的這本小說《紅樓夢》，描述很多細膩的情節，我如今看明白了，這是自己本來的細膩心思，感得控制自己揮筆的眾生，也

是如此這般的屬性啊！

我說過小時候因為自己內心這一股多愁善感、複雜的心性，很早就被眾生給操控了，我想那時候不過十來歲吧！我們家族還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我就已經不是自己了。我沒有辦法過著非常單純、無憂無慮自在的童年。我注定要生得跟別人不一樣，長成的樣子也跟別人不一樣，那是我們家族的共業，也是自己業力牽引。

但我真心地奉勸後世的人們，《紅樓夢》這本書不過是我在迷惘與困惑之中、沒有辦法自主的情況下寫成的一本小說，所以大家讀了或許覺得很動人，或許覺得平凡無味，其實也就不那麼重要了。在法性土上，我親眼看著全世界所有的作家、藝術家、富有才藝的人們所展現出來的才藝，如果是讓世人可以十分欣賞的話，那大家可就要小心認真地看了。如果這麼一個人，他所發出的言論、所寫的著作，可以引領社會以及世界走向正向的發展

，讓人心由惡轉善、由染轉淨的話，那麼這本書或者小說或許還值得被推崇。如果這本小說只是讓後人讀了感到意猶未盡，感到心裡頭有很多複雜的情緒說不上來，或者跟著故事裡的主人公一同哭泣，一同活在情感世界的漩渦，那這本小說一點值得被推崇的意味都沒有，還會為此造下很大的業。我曹雪芹一生無才無能，寫了這麼一本《紅樓夢》，可以說造下的業也是無量無邊的大。如此多的人因為讀了這本書，而不由自主地活在其中，無法自拔，把身心靈都栽在裡頭。我如今還聽說後世很多人為了研究這本書，還有了所謂的「紅學」一說。

曹雪芹無奈的是，《紅樓夢》一書，讓人看了只有更多複雜心性與感情的投入。對於虛幻的世界，產生更深一步的執著和欲罷不能的欲望在其中。人們嚮往的到底是《紅樓夢》裡頭人物個個的生活，還是藉著《紅樓夢》人物的悲劇來看見自己的人生？不管是什麼樣的心態在讀這本書，其實都沒有辦法從中獲得任何

與善良、慈悲有關的內容。佛法說的一切善與好，從我如今在西方法性土上聽經聞法中學到了，真的令人法喜充滿。蘇佛所說的話句句都是良言，南無阿彌陀佛的法語隨時在耳邊環繞，隨時說的法，就是純淨純善的法，教導大家往善的、好的方面邁進，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到底，每個人都可以成佛。這樣的世界是平等、自在、清淨、隨緣，多麼的美好！人們為什麼還要嚮往《紅樓夢》般如此混濁、如此複雜的世界呢？無論當時曹雪芹想要表達什麼，這本書已經帶給後人太多的染污，還有不良心性的滋長，儘管裡頭有善有惡，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交織其中。

這樣的故事，曹雪芹如今鄭重地告訴世人：我們就別再看《紅樓夢》這本書了。如果大家希望我曹雪芹的罪業可以減輕的話，或許可以向世人傳達這麼一個消息吧。我知道自己因為無知造下的業是很重的，但我如今已經來到了西方法性土上，也不能為以前做的事彌補什麼。我只能真心地祝福大家可以走上學佛這一

條路。南無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這件事情是真真實實的存在，請大家務必信佛，也要相信自己可以好好地修行成佛這件事情。

曹雪芹的悲劇人生在四十幾歲的時候，因為很多事情壓在心底，最後鬱鬱寡歡，不到五十歲就命喪九泉，直接進入地獄跟閻羅王報到。我在地獄裡頭，因為自己造下的口業和對後世人們的影響，讓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於地獄受報也有一、兩百年的時間吧。我知道自己錯，也升起過懺悔之心，只是當時不是如此的清明和清朗。

再次回到人間，我看到《紅樓夢》這本書已經在每一間書店都可以找得到，很多電視劇也在播放。現在看到我造成的影響如此之大，其實自己早已沒有半點傲慢之心，也沒有了當年的傲骨之態，只留下滿滿的慚愧與懊惱，但一切也已於事無補。如今的我，終於可以從這本書的痛苦空間中逃脫出來，也是承蒙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偉大的救人精神，讓我和這麼多中國的苦靈們，可

以藉著阿彌陀佛這十二道光直接進入西方法性土這一個真正的佛國淨土。曹雪芹心中只有滿滿的感恩，再也不可能獲得第二次如此被救起來的機會了。我曾經如此悲劇的人生，在畫下終點以後的受報，如今來到西方法性土蓮花上一坐，笑看這幾百年的生命，真的是虛幻，一點都不是真實的，都是活在別人的掌控之中。

如今的曹雪芹徹底清醒了，只想要真真實實、老老實實地跟著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學佛念佛，導正人心，告訴世人念佛學佛的重要性，還有不要再看《紅樓夢》這本書了——這句話我可能說得太多次，實在有點抱歉。這是我真實內心的話，希望給大家做一個借鏡。我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因果例證，大家看了也應該明白，我雖然貴為一代才子，但是一點都不自在，一點也沒有過上真正快樂的日子，完全就是一個任人操控的孩子。

我曹雪芹，如今也真心地奉勸這世上所有的作家、藝術家、演員、歌手等從事藝術創作的人物，你們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

，乃至於筆下所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可以對後世、當代人們造成很大的影響，可以導正一個社會的風氣，也可以讓社會走向道德沒落。我的例子，也應成為天下才子們的借鏡。我到地獄受報，已算是重罪輕報，此時所造下的業，恐怕已非如今能夠償還，這也是我深感後悔、無法彌補的事情。唯有跟著佛走，一心一意地念佛念到底，我想或許還可以幫助消滅一些罪業吧。

現在佛如此慈悲地向我微笑點點頭，我知道佛在肯定我如今的改過、如今的所作所為。我真實的內心寫照也是想給世人說明，因果一事絲毫不爽，只有真正學佛、見性成佛，才是一條究竟圓滿的人生路。中國廣大的年輕學子們一定要聽我的話，守好自己的本分做一個好人，能認識佛法的話，那真是太好不過的事情了。真心祝福你們個個都可以圓滿成就佛道。

南無阿彌陀佛

曹雪芹

清朝 揚州八怪 鄭板橋 （距今約兩百六十年）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鄭板橋：

我是清朝「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說起我的名字，達官貴人可能不屑一顧，但平民百姓卻願意為我一提。

為何稱為「揚州八怪」呢？所謂的「怪」字，在於我獨特的個性及風格。我不願為了官場步步高升而阿諛奉承，卻會為了讓老百姓有一口飯吃而極力爭取，以謀求百姓福利。我不求名聞利養，也不攀附權貴，寧願寄情於書法、詩詞、畫風中。

在我的畫風中，最欣賞竹子的清高亮節。從山中石縫中蹦出的青竹，沒有市井中種植的青竹那般整齊潔淨，卻有一股高傲不拘小節、東西南北自然迎風的氣息。蕭蕭的竹葉聲，在我聽來代表著小民們的心聲，而非達官貴人不可一世的音聲。

我在清朝年過半百，才進入官場。前半生看盡人間疾苦，後半生進入官場後，便極力為百姓謀福利。例如，當時百姓正值缺糧之際，亟需上奏朝廷撥發官糧賑災。但上呈的路途遙遠，若等待朝廷經過層層關卡的指令下達後再發糧，百姓早已死傷慘重，來不及應付緊急狀況。因此，我冒著九死一生、辭官歸故里的風險，毅然在未經朝廷允許下，先行開倉放糧救濟百姓，使無數生命得以延續。這是我平生最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我不為五斗米折腰，看盡官場起伏與人情冷暖後，心中依然不為所動。當我辭官歸家時，百姓們萬分不捨，乃是因為我為官清廉，不收取半文賄賂。即使地方富豪為了掩蓋事實而送上大把銀兩，希望我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依然堅持公事公辦。否則，對於另外一方的平民百姓如何公平呢？難道因為家世有財有權，就可以免除所犯的錯誤嗎？這樣天理何在？這絕非為官者該有的風範。我願清風亮節，雖然失去官位，一點也不後悔。能得到

人民的敬愛，才是我踏踏實實走過這場官職生涯的證明。

對於世俗的一些批判毫不留情，並表現在詩風、畫作與書法的字裡行間。能夠如此，都要感謝父母給了我能說之口、能畫之手，以及不與惡勢力妥協的頭腦。這種文人傲骨，以佛法而言，或許也是一種執著吧！

揚州地處江南，是中國的名勝之地，相當富有詩意與古意。鄭板橋為官之後，辭官歸鄉，便是到了揚州賣畫、吟詩作畫。這是一介詩人，也是畫家的傲骨。

在中國，像鄭板橋這樣胸懷為民抱負的文人才子其實相當多。若是懷才得遇者，往往在官場上受到保護，甚至備受欣賞，因而能夠自成一格，過著風光的一生。但鄭板橋對於這樣的遭遇並不羨慕，畢竟人各有命。如果是板橋遇到這樣的事，也許生命就畫不出獨樹一格、清雅高亮的竹氣畫風。

有人欣賞鄭板橋的性格，但不屑者亦有之。猶如鄭板橋欣賞

清官，卻不屑官場。我寧願選擇粗茶淡飯、暢懷心胸地過日子。雖然清貧，但也算是對得起自己。在當時的社會，守規矩、一步步向上爬者有之，但攀附權勢而顯貴的達官貴族亦有之。社會各種生態百相，在鄭板橋眼中看得清楚，也明白有喜必有哀，有苦亦有樂。

小老百姓的心聲，誰能聽到？多少官人能真心付出，為百姓做事、解決百姓的疾苦？其實，雖然我高傲不羈，但心中對於為官的那段日子，也是相當欣慰的。至少，我曾為當時的有緣百姓做了一點事，而不是只顧自己，以自己的官場顯要地位為重，無視百姓貧苦。鄭板橋自己相當歡喜、能表達心境的一篇詠竹詩：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載述，也算是報答阿彌陀佛與蘇佛救了中國五千年的靈魂，來到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這裡一

片光明，吟詩作唱相當適合。

但對於提升靈性品質，則有另一番格局。此處的靈性提升，對於官場或文人雅士而言，原以為自己是特別的；然而被救到此地才發現，原來阿彌陀佛與蘇佛的救度百姓，與隨時而現的佛法超度的功力，更是隨時隨地、隨處能救度任何生靈。

這種慈悲以及智慧，才是鄭板橋心中一直在追尋的。雖然我對佛法略有涉獵，但不知佛法竟如此深奧慈悲，這與鄭板橋的個性其實相當吻合。當時沒有深入佛法，相當可惜！因為可讓鄭板橋調和出另外一種不同的人生慈悲與智慧，溫和且不傷人。畢竟眾生個個皆有佛性，傷害眾生也等於傷害自己。

「難得糊塗」這句話，是鄭板橋有感而發之言。這並不表示「糊塗」是一件難得的事情，而是表示雖然表面看似糊塗，但心中對於事理清楚明白、了了分明；對世事不必太過計較，何妨糊塗一下？事情過了，平順便好，大家歡喜。這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難得糊塗」其實真的不是糊塗，而是智慧與慈悲。原來鄭板橋的心中，還是與佛法相契合的。若能用溫和、明亮的態度，如這一次被阿彌陀佛及蘇佛的佛光橫掃神州的情況下，被佛光送到西方法性土來，真是一大福報。

話說鄭板橋的骨子裡，還是有這樣的佛緣脈象。想必過往一定跟阿彌陀佛及蘇佛有深厚的法緣，此時才能蒙受佛光牽引，進入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鄭板橋的故事離現在大概兩百多年吧，正確來講是兩百六十年。但這之間中國經歷了相當多的動盪與不安。板橋過世之後，靈魂一直在鬼道中飄浮，就事實而言，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國神州這一塊大地。也許心中、骨子裡對於人民還是有一份掛念與執著，所以才會入鬼道；對於自己的傲氣與抒懷，仍然希望能對百姓有所幫助，再為百姓做一些事。

所以，板橋於鬼道中看著人民受苦，心中悲憫。我雖然想幫忙，卻因空間不同而幫不上忙。我總是祈禱著，祈求上天有好生

之德，不要讓這塊大地再蒙上陰影，再發生生靈塗炭、血流遍野的戰事。每每獻上這一份真心祈求著，雖然隔著不同的空間，人鬼兩道路徑不相同，但事實上，鬼道許多時候還是可以感受到人道的脈動。

這一次，蘇佛慈悲地帶來阿彌陀佛的佛光，照入鬼道的空間。對中國大陸這塊大地而言，法緣極其殊勝，佛光為那孤苦、生靈哀嚎且無人救度的靈界帶來了光明，光亮掃遍神州。當時鄭板橋的靈正在揚州，執著於此地而留在此地。雖然揚州已不復當時的繁華，但仍然是不失高清亮潔的文人雅士氣息，所以執著於此地，就成為了此地的其中一名孤魂。

看著後世人們對於鄭板橋所寫的詩文或畫像的追捧，心中不禁瀟灑一笑，想必是這些作品，觸動了人們心中那份平時不易顯露出來的感同身受吧。對呀，雖然有許多人不屑於鄭板橋的為人處事，但又何妨？畢竟個性本就如此。

在西方法性土上，聽聞蘇佛講經，以及阿彌陀佛的慈悲開示、夏蓮居老居士的法語開導，真是智慧如海，妙語如珠，字字句句都是點破人生的根底處，切中要害，打通障礙，直入光明。但聽入的有多少人？即使鄭板橋此時聽懂聽入，但無形之靈又能奈何？只能祈求在此地認真精進。

對於拜佛、念佛、誦經這三件事情，在以往鄭板橋尊重尊敬，但未涉入。雖說未涉入，但多少也是有接觸。畢竟儒、釋、道三學乃是文人們及當時考生們要讀誦的相關科目之一。但不得不承認，對於佛法的認識，真的只流於表面。

真正的精髓必須要身體力行，而且有救度眾生的實際行動。所謂的信、願、行，這才是佛法真實意義。否則，若只是紙上說法，文字吐露，未能真切地救度百姓疾苦，這樣的佛法僅是文字上的佛法。對於人心的幫助，也只是出於淺層表面，未能真正解脫生死，脫離輪迴。

如今鄭板橋終於知曉，之前那些文學才華的賣弄，終究只是輪迴生死中的凡夫所為。真正要解脫者，必須要下一番精進功夫。定功，板橋雖有，但是對於真實智慧，看來尚不及佛法之一點一滴。所以還需要深入學習，此時淨化是當務之急。這條靈魂在還沒遇到佛法之前，還帶著傲氣，遇到了阿彌陀佛及蘇佛之後，傲氣已然全無。真正的智慧在此地可見，真正的無私及為眾生的付出，就在澳洲香光大佛寺阿彌陀佛正住之地。

鄭板橋心中相當佩服阿彌陀佛及蘇佛救度眾生的大無畏精神，因為鄭板橋在法會上看到蘇佛為了救中國大陸無人超度的靈魂，而飽受魔眾的攻擊，身體受了許多苦，那不是一般人能忍受、能做到的。這就是佛為眾生付出，願意為自己不相識的人、受苦的眾生付出。這一點，真的是佛救眾生才有可能做如此的奉獻犧牲；而且蘇佛一點也無畏懼，所謂「佛能降魔」的道理，鄭板橋親眼見到了，這也是鄭板橋一心想要跟隨的一體觀，及為眾生不

計代價付出的精神及實際行動。

感恩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救度。

南無阿彌陀佛

鄭板橋

清朝良臣 劉墉 劉羅鍋 （距今約兩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六日

劉墉：

吾乃劉墉劉羅鍋，八十余載尚健勇。
世人皆謂世清廉，剛正不阿是良臣。
其實此心恆自在，不負卿來不負民。
不知此時緣於何？原來香光盛佛名。
有佛救世是真理，不敢錯過願隨行。
十二道光為度眾，空間濁氣自排空。
眾靈湧至清淨國，從此離苦得樂時。

我是世人都認識的劉羅鍋，但有幾人知曉劉羅鍋本名為劉墉？劉羅鍋喜好此稱謂，雖然非是正取之名，但是乍聽之下總是能

夠惹人歡笑，想想也是好事一樁，也從來不以為意。人生活到八十幾歲之時，雖然背部略顯駝背，但是無礙我行走各地，馳騁於官場與市民之間。哈哈！人生到了八十幾歲，能夠奉獻給朝廷和人民的一生，我劉羅鍋也是死而無憾啦！只是最終死到臨頭我還不知道自己該往何處去，想想這本是人世間的悲哀，誰也無法參透這其中滋味。

劉羅鍋到了死後的二百多年後，才明白了真理就是佛法，佛法就是宇宙準則、真理、正道。這一句話來自台灣的一位蘇師姐，如今人稱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蘇佛。沒有蘇佛，也就沒有我劉羅鍋此時此刻的這番言論，這篇文稿。

我是蘇佛救的，也是南無阿彌陀佛救起來的，這兩位佛，一個是靈性最高的佛，也就是阿彌陀佛法界藏身，一位是人間的活佛，真正見性成佛度盡無邊苦眾生的蘇佛。這兩位佛的高度配合之下，中國大地上廣大無邊的生靈獲得重生的機會，其中埋藏在

歷史塵埃下的諸位英雄豪傑、仁人志士、帝王丞相、美人才女，一一浮現於世人面前，才驚覺百年千年過去，他們並沒有逝去，只是存在於另外一個人間不見的空間中，困著、守護著一方土地，抑或是受苦於無人知曉之地。

其實，這一切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時劉羅鍋和廣大中國百姓明白了靈性不死的道理，這亦是來自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二尊佛告訴大夥兒的深刻道理，不得不聽，也無從逃離其中所述的輪迴真相。劉羅鍋看著此時蘇佛帶著阿彌陀佛在中國各地大放光明的真實場景，不由得淚流滿面。哭的是人身的苦，哭的也是佛法的浩瀚、人民的大福，此時感得佛住世間，行救人救靈之事。中國已然沒有了佛法，但是佛沒有放棄中國，「救中國」此時成為遙遠的位於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的口號之一，是蘇佛此時應世所發出的大願，也是為佛法傳承開出的一條希望大道。中國人能夠起來，能夠有佛法法脈長流，是世人的

大福，是中國道德崛起的路上必要的法門。

好了，劉羅鍋述說了好多心中話，不由得說學佛真的太好了！

在中國大江南北都曾有劉羅鍋任職的痕跡，所遇所緣今時已不復存在，但是為官者的愛民之心不變。劉羅鍋心中曾經抱有很多為國為民的好政策，時時也都在思考著國家的一磚一瓦應該如何更好地應用，人才如何培育，如何更好地任賢為才。當時的乾隆皇帝和嘉慶皇帝大多也都會採納我的意見，雖然我未必一直都很討喜。偶爾上諫之書被駁回的時候，也是自己時運不濟，怪不得別人。我的為官之路大多都是在為民辦事，為皇帝辦事，件件皆是條理分明，且從來不敢偏頗任何一方，只知道直直隨法而行。為了選才，科舉制度必須完善，為了百姓安康無憂，貪官必須盡除。世人曾予我「劉青天」一稱號，哈哈！劉羅鍋誠惶誠恐地接受，歡喜地笑笑，當一名好官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為官的漫漫長路，我也是得罪了不少人，為了效忠朝廷、鞏

固清廷的穩定，不少懷念前朝的執筆之人在劉羅鍋手下毫不留情地被定罪處斬，其實這也是後人有所詬病的課題。雖言為君為國，但其手段之殘忍，大概就是劉羅鍋當時死後於地獄短暫受刑的原因。我死的時候極為平靜，是世人所說的善終，無奈一路走到閻羅王殿前，我依然逃不了這些我筆下問斬之人的控訴。他們各個泣聲俱下地上控訴狀，但是無奈我一生清廉、剛正，無有太多可令閻王查處之處，閻王見我確實是害人性命，雖心念中是為大局的穩定，但是殺人總是要償命的，於是我還是入了截肢地獄，受了好幾十年的刑罰，以償還此些殺身之罪。

地獄上來之後，閻王見我過已成昨，所行之善尚未得賞，於是給我兩條生路：重新投胎為人或是成為一方神明守護百姓。我選擇了後者，當時清廷在慈禧太后手中已經呈現一片灰暗之氣，此時出世，英雄亦無用武之地。

於是，我選擇了守護接下來中國二百年間的起起落落，目睹

了中國漸暗漸濁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百姓的苦無人知，官場也是再無名臣住世。人們的消瘦和外敵的入侵，使得中國人苦上加苦。劉羅鍋此時看著蘇佛的超度，這一時代的空間依然呈現一片灰暗之氣，沒有佛來，估計這一份苦永遠無從消離！蘇佛帶著南無阿彌陀佛及佛的十二道光，確實已經掃清了不少濁氣，尚有大片大片的的地方有待慢慢理清，劉羅鍋真為這些眾生感到高興！這樣的好事不是時有發生的。此時遇見了，我心歡喜，知道了佛的偉大和佛法的浩瀚，這一大法一定要承傳，後人一定要繼承蘇佛的功夫！

劉羅鍋與這些眾靈一樣，在一次蘇佛於北京城大放光明之時，我直接被送到西方法性土這一個清淨莊嚴的佛國土，開始了新的修行路，也認識了此生真正的歸宿——西方極樂世界。兜兜轉轉於官場生涯八十多年，地獄的幾十年，再守護了百姓上百年，總算遇上了真理，遇上了佛，劉羅鍋便如早前所述，著實是痛哭

流涕，感慨萬千。

佛啊！中國人需要您，中國人需要佛法！這是來自一名背駝的清朝宰相心中的吶喊。劉羅鍋很歡喜很欣慰，此時中國人有救了！我也會好好地盡這一份力，讓蘇佛的度眾之路可以更加順暢。中國是我的老地盤，於是我很努力地在撒下彌陀聖號六字洪名的種子，想要為南無阿彌陀佛真正住世而努力。我在遙遠的西方法性土，也在每一寸中國大地的土地中。哈哈！我就如同當年輾轉大江南北，不遺餘力地做事一樣。此時我還是心繫百姓，所以我要學習蘇佛為眾的精神！

劉羅鍋說得也夠多了，我的人生路不是太重要，一切年譜就從簡了，重要的是中國人民有救了！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劉墉

清朝 紀昀（紀曉嵐） （距今約兩百二十一年）

訪問 主筆：釋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紀昀：

其實我紀昀本身並沒有這麼多神話色彩，也沒有像影視作品記載的那樣伶牙俐嘴。我認為相較於古人的明諫暗諷，我還算是相當收斂的。

可能是因為我生存的年代比較接近現代，流傳下來的作品相對完整；加上乾隆時期本來就是盛世，所能考究的史實資料比較多，所以後人會有比較多的時代背景資料，去創作相關的影視作品。

這些作品將我許多的文辭，編排成我與皇帝、官員之間的互動，增加了許多話題性。然而，客觀的角度來看，我僅僅是一名學者。我對自己的學識，以及對《四書五經》與《四庫全書》的

理解，是相當有自信的。世人誤以為我是因文筆好才負責編纂《四庫全書》。然而，乾隆皇帝本身也不是文盲，他對於編纂《四庫全書》的要求非常明確：務必保留真正的文詞文稿，並剔除旁人杜撰虛構的內容，屬實與否必須符合他的標準。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要能勝任此工作，必須對所有的大經大論、史書、雜書、文學作品有非常通透且全面的瞭解。不瞞各位，其實我對於文字理解以及閱讀領悟上，自幼就比別人更透徹一些。

乾隆皇召見我時，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才思泉湧」可說是我與生俱來的能力，我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這好比每個人擅長的事物不同；而我天生就在閱讀、理解，瞭解作者撰寫文章背後的深層道理上，有異於常人之處。我可以看見作者當時創作作品時的環境、時空以及心境，所以理解速度快、領悟也深。

乾隆皇可謂慧眼識人，他很快就發現了我的這項能力，願意

提拔我，將我留在京城。雖然當時因為鹽案一事，我必須流放邊疆，但乾隆皇其實是一位胸有大志、深謀遠慮的明君。這位明君功過參半，在此不多贅述，但可以看出他十分嚮往如爺爺康熙帝一般的文治武功，總想著要在各方面有所建樹，並挑選爺爺沒有完成的項目來做。

編纂《四庫全書》就是他非常有興趣的一環，他也積極招攬了許多學者進行這項工作。當他認識到我的能力之後，自然將我列入編纂《四庫全書》的人員名單。

然而，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必須將我流放烏魯木齊才能平息眾怒，不可以有差別待遇，否則大家就會藐視大清的律法，這也是必然的。

後來乾隆皇又巧妙地透過機緣將我召回京，再次任命我為《四庫全書》的編纂統籌，我十分感謝乾隆皇給予我這個機會。其實以我當時的理解，我也清楚知道，編纂《四庫全書》必須要明

察聖上的旨意。要對文字有通透的理解，才能夠決定文字的取捨去留。若是歷史資料以及學說對於影射清朝政權有不利之處，就必須要刪除；而對於清朝無影響、內容比較獨立的部分，則可以保留。

這必須對整份文史資料有通透的理解，並且能預見這些文史資料將會被如何運用與解讀。這都必須要考慮進去，才能夠知道如何取捨。《四庫全書》未來將成為科舉的重要依據，若編纂得不好，被人借題發揮，那可是殺頭之罪，必須小心謹慎。但是又不能過度刪減，使得後人們盡學空談，誤人子弟。這分寸的拿捏，就是我發揮之處。

我對於自己的文學理解能力還是有幾分自信，所以才敢如此大膽地接受這份工作。在觀看這些文史資料的過程，我也時常構思：這些文學作品與歷史資料將如何被用來影射、諷刺當朝政權。

畢竟每一朝代到了末期，這些諷刺類文學作品就會大量出現

。從中觀察不難發現，每一朝代都有自己的悲哀。諷刺對象多是大官、皇親國戚，甚至涉及皇帝與皇家。

若是言辭講得太明白，就會惹來殺頭之禍；若是講得不明不白，這些批判時事、反映社會現象的文學作品，又等於沒有任何作用。

所以，如何在這過程中取捨？將自己的人生感悟以及社會現象寄情於詩句作品之中，既不惹來殺頭之禍，又得以流傳於後人，讓後人明白當時的社會情境，這就是考驗文學作家本事的地方了。或許也是深受這些作品的影響吧，看久了自然就懂得如何在字裡行間明嘲暗諷當朝的現象。

《四庫全書》簡要地說，按「經、史、子、集」分類。經乃大經、大論，稱之為「經」，是最綱要之根本。「經」就是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想，往往被人們拿來閱讀、學習，並且寫下自己的體悟以及各種論述，這是經最主要的作用。

經部所記載的，是當時社會環境所衍生出來的各家學說流派，主要是針對當時的社會情境，提出治理國家的方法以及人們處世的準則，可視為生存之道。

「史」部分為正史、野史、雜史及各類不同來源的史料。編纂這類史料必須要花費心力去查核、交叉比對，確認資料是否符合真實的史實才可以記錄下來。而這些史料之中，難免有對於當朝以及各個時代的評論，從中可以看出史官本身的偏好，以及他對於不同朝代、不同時期各式現象的態度。

我盡量予以保留，僅僅剔除一些純粹是虛構杜撰的內容，或是受民間傳唱的戲曲作品影響的史料；這部分與事實不符，考證之後就會予以排除。若對當局不利之內容，則需要刪減與潤飾。

「子」部基本上就是各方面的技術、應用、學術、學說類的資料彙整，包含農業、工業、數學、藝術等等，也就是各行各業的相關書籍，皆編纂在子部裡面。

「集」部就是其餘無法被歸類的，以及比較偏文學作品類的，就會放在集部。這就是《四庫全書》簡要的分類。

在編纂過程要確保每一份作品的真實性，並將缺漏的部分予以補齊；而最終是要滿足乾隆皇帝的要求，將不利於政府的相關資料予以刪除。這也是乾隆皇帝編纂《四庫全書》的真正目的。其實我可以理解這樣的做法，畢竟在他之前的時代，也就是從康熙皇帝到雍正皇帝，大多是在擴張版圖、穩定邊境；而他給自己的定位，是要鞏固內政，成為大清接下來幾百年盛世的重要開端。

他深知，自古朝代要進入穩定，必須要有足夠的文學與文化背景。他清楚自己是滿族，從北方南移的民族，雖然已經開始漢化，但如果沒有將唐宋元明以來一脈相承的中原文化，包括諸子百家、齊家治國、經世致用之學等融會貫通，大清的命脈不會穩固。

因此，透過編纂《四庫全書》，並將其地位確立為科舉考試

以及任命朝廷官員的重要參考依據，用意就在於此。書中若有不利於清朝政府的言論與批評，勢必會影響後代學子與官員對大清的認同，這也是他的考量之一。對於統治中國這樣一個國土廣大、充滿各種少數民族以及漢滿文化混雜的國家，我認為編纂《四庫全書》確實是非常高明的做法。

此外，乾隆皇還主持編纂了一系列書籍，繪製了一系列地圖，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從這一系列書籍與地圖不難看出，乾隆皇所精心設計的每一個文化項目都有明確目的，都是有利於鞏固政權，以及統一中國內部思想。作為臣子，我還是非常敬佩的。

我不過是舞文弄墨、咬文嚼字而已，有時話語帶點諷刺，有時談諧幽默，明喻暗諷一下。乾隆皇可是在我之上，總是能夠從我的字裡行間，聽出我所要表達的重點。不論我講得再隱晦，他都能夠理解其中的道理，正是因為他平常就是如此地深謀遠慮。他所考量的每一件事情，基本上都是要如何讓國家更穩定，以維

持國家的長治久安。

乾隆皇對於治理國家有相當的理念，或許也是受到各式教育及思想的影響。他非常明確地知道，除了武力之外，以文化與思想統治中國才是最高明的做法。而在思想統治上，就是「經、史、子、集」這些項目了。

「經」部涵蓋了儒學思想，影響了之後科舉的學習重點；「史」部確定了史料的評價基調。對於歷朝歷代的論述，如果能夠統一其評論與觀點，對於後人的思想統一會有相當大的幫助。「子」部收錄各行各業的技術與各家學說，對於發展士農工商各行業都有很大幫助；有了國家明確編纂的書目，在查閱與流通上更加方便。至於不適合流通、過時或不利社會安定的技術，則予以封禁，這也是審查各行各業的一個關鍵。「集」部有效控管文學作品，文學作品有很大的表現空間，各朝代中隱喻、明示或暗示的文學作品不在少數，必須從中看出端倪並進行編纂，確保流傳

後世的作品沒有影射清朝政府的內容。

這樣的編纂工作對於後世來說，可能有失公正，畢竟是以一個朝代、一個皇帝的標準來予以裁斷，但這就是所謂的治理國家呀。

如果從國家安定的角度，看待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可以發現這種文化上的統治，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戰爭，也節省朝廷相當大的開支。

因此，投入人力與時間編纂《四庫全書》以統一文化思想，我認為是非常有價值的。我在朝為官的大部分時間，都將心力投入到這部書籍當中，並密切地與乾隆皇商討所需要去留的項目。

《四庫全書》內容浩繁之極，我可以說花費了畢生的精力，從年輕做到老，才完成這部書籍的編纂。哎呀，想來真是人生起伏，相當感慨呀。

我是從流放中被召回到京城，戴罪立功來編纂《四庫全書》

，沒想到一做就是近二十年。我也未曾想過，竟然做了這麼長時間。乾隆皇也真是福大命大，竟然有幸能看到《四庫全書》完成，這也是令我十分意外的。

畢竟雍正帝駕崩較早，誰想到乾隆皇竟然如此長壽，也真是不簡單。我也很感謝乾隆皇願意重用我，才能施展所長。這眾多文字、文詞，真是浩繁啊！

到了晚年，我無從發揮我的長處，就是寫一些詩文。內容確實比較神怪一些，當時想著是比較好玩，也有一部分是反映社會現象。

編纂過《四庫全書》的我深知，政府對於這類文章是有一套標準的。在審查上，確實再怎麼隱晦，他們都能夠嗅得出味道來。

若是寄情於神怪，應該就比較偏門一些，最多被定調成獵奇的書籍，也就能一笑帶過。這是我想到的可行方案，將思想寄託於這些事情上。

對於這些奇聞軼事，我在編纂過程中也看了不少。要撰寫出這些相關內容，可謂信手拈來。現在看來，有太多的文字印在腦中，要構思任何畫面也都不太困難，所以創作這一類的作品可謂相當簡單。

這些文章的背後，有些具有深意，值得人們細細探討；有些則只是我寫著好玩。整本書如果太過明確地都在批評時政，即便寫得再隱晦，也容易被別人抓出端倪。穿插著寫，就相對比較安全。

我這一輩子編纂過這麼多書籍，也有看過佛學相關的內容，但並沒有深刻的理解。一來，編纂《四庫全書》沒那麼多時間；二來，佛學作品雖然帶給我一些不一樣的概念，但僅僅是增加了我的創作題材。

論及我是否真心想要修行，或是深入研究佛法，那時我確實沒有這樣的念頭。我僅僅是將它當作一門學問而稍微理解、略知一二，至少看過這樣的學說，但並沒有真正將它納入生活，並據

此做出自我調整。

而我死後，就直接進入了書籍文字空間。這當中可謂無奇不有，就與我看過的眾多書籍一樣，可以說讓我百看而不膩，真的是什麼樣的書籍文字都有。

我就在這空間度過了許久的時間，具體過了多久我自己也不清楚。我隱約感覺我是一本書，又換成另一本書，體驗著裡面不同的內容。覺得新奇有趣的，就多待一會兒時間理解透徹；覺得無趣的，看兩眼略知一二，就繼續閱讀其他的書籍。

然而，有時候不能自由地更換空間，必須等到一定的時間之後才能轉移。這其中的機制我不是十分明白，總覺得必須要把一本書看了一定的時間之後才能轉移。

一日，這書籍當中突然放出強大的金光。四周都變得十分明亮，我不明白發生什麼事，就順著大片的金光進入了一個明亮的世界。這裡沒有太多的文字與書籍，但是有響亮的音聲。我一眼

就認出來，這是在念著某句佛名：南無阿彌陀佛。

這是一尊佛的名稱，沒錯。雖然我並沒有透徹研究佛法，但這點概念我還是有的。這尊佛怎麼會出現在我面前？我又如何從文字空間轉移到佛的空間？這我就不明白了。在這空間待上幾日之後，我才慢慢明白這是一間佛寺。在佛寺中，我靜靜學習了一段時間，也漸漸明白所謂的佛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博覽群書的我，對於佛法有一些基本的認識，知道那是從西域傳來的修行法門。而歷朝各代的僧人也是字字珠磯，字裡行間透露著很深奧的訊息以及智慧。然而，我對於佛教的理解也僅限於此，並沒有再深入探討過。

雖然我讀過佛教書籍，知道因果的概念，也知道輪迴這件事，但是沒有想到，我死後竟然進入了文字空間。如果這也是輪迴的一環，我就不明白了；我以為的輪迴是投身於六道，而這所謂的空間是怎麼一回事，我並沒有很深入的瞭解。

如今在法性土上，看到這麼多的眾靈在各個空間中，受到蘇佛金光的注照，全部進入了法性土。我才知道，原來這世間萬物全是由靈所組成的；這我從來沒有想過，對我來說是十分浩瀚的認知。這也算是我真正對自己的自信有所動搖的一刻吧。

畢竟博覽群書的我，從來沒有如此透徹理解這個世界。我以為我已經通透理解天下事物，畢竟天下所能夠收錄的書籍，我大多都看過了一遍，就算沒有細讀，也看了八九不離十。沒想到以這樣的程度，竟然還沒辦法理解這世界的本質，不知道這靈界的存在，甚至自己也不清楚死後已進入了空間，更沒有察覺到在空間中已經待了許久。這讓我十分震驚，原來佛法是如此高深，這也難怪為何當時的雍正帝、乾隆皇，乃至於康熙皇帝，都對佛法如此重視。

當時我認為佛法只是所謂皇室內部流傳的一些治國書籍，看了之後，大概也只是明白那些勸人為善的內容。但沒想到，佛法

竟是如此浩瀚，真是小看了這一門啊！沒想到皇室秘傳之法就是這佛法。

當然，我以前沒有機會去深入理解，現在我被蘇佛救度進了法性土，才有機會可以真正學習到佛法。這真讓我十分感佩。但與其說是感佩，我更多的是好奇，也十分感興趣。畢竟在法性土上所看到的一切，眼前一幕一幕與所聽、所見、所聞，都令我大開眼界。

我真的從來沒有在群書當中看到如此精彩、又歷歷在目的景象。超度的畫面，以及眾多眾靈在金光注照下，全數瞬間轉移到了法性土。在法性土充滿了層層密密麻麻的眾生，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員。而且各個不同空間中有各道不同眾生，在黑暗空間中有魔眾，還會施法攻擊。

這一切都遠超乎我的想像。這比起《閱微草堂筆記》還要精彩得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閱微草堂筆記》也不過就是一些

皮毛，是以世人能夠肉眼觀察的角度，並與想像結合的一系列玄幻式小說而已。

然而，我在法性土親眼所見的內容與景象，那已是遠超小說的等級了，哪怕要下筆都十分不容易。我所看到的一切景象，以及各個空間交疊、交錯，都不知道要如何形容了。而在空間中又有微細空間，不同的時空彼此交疊錯落；打開裡面，又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光是描述單一世界都必須要費盡筆墨，這就如同撰寫一個有趣的故事，總要把它的時代背景交代清楚。而這無窮無盡的時空，彼此交疊、複雜地混在一起，卻又各自有著自己的天地，互相獨立。如此特殊的情況，又如何用文字表達清楚？我也只能盡力地描述了。

佛光浩瀚，在佛光中有著各式各樣的體驗與感受，難以言喻。時而溫暖，時而清涼，時而沁人心脾，時而發人深省，時而又

讓人頓悟自己以往的過錯，不禁悲從中來。然而這悲又不是全然為自己而悲，而是帶著一點對於傷害他人的懺悔。

點點滴滴，在佛光注照下，不斷地洗淨身上的塵染。為何如此說？因為每次佛光注照後，身上就多了幾分清明，而過去的種種因緣也跟著放下了許多。這是我在法性土上最真實的感受。

這神奇的蓮花座，廣大平正又柔軟，卻不影響移動。這神奇的世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又為何可以容納無量無邊的眾生？這都令我十分好奇。

我在聽經中慢慢理解了，這就是所謂學佛之人、大修行者所發的重大願力才得以形成的世界。而阿彌陀佛所創造的西方極樂世界，又更莊嚴殊勝於此，這令我十分的驚艷啊！在法性土上聽著蘇佛講經，哎，我這一生啊，確實基本上沒能遇到佛法，真的是一輩子都成一場空啊。

雖然當時在朝為官，以世俗的角度來說，確實是稍有成就吧，但是真的死後什麼都帶不走啊。在文字空間、沒有了身體之後

，博覽群書又有何用武之地？有了佛法教育，才能夠真正地改善人心。

如這般文采豐富、出口成章；吟風弄月、舞文弄墨是相當容易，但在這文詞詞藻上勝過了對方又如何？如果沒有真正發人深省、改善他人命運的句子，那只是徒增口業而已啊。我確實因此而造作了不少的口業，在佛光注照下，我清醒了不少。

這也是我的個性之一啊，太過於傲慢了。要是當時能夠更謙卑，在接觸到佛法典籍的時候能夠多加留意，並再深入地探究一番，或許今天的下場就不一樣了。不過現在看來，我也是累世修福，結下佛緣、法緣，才能在那一世有出眾的才華，於今日得受阿彌陀佛以及蘇佛救度。好在進入了法性土，否則在空間中輪迴，不知道要等到何時才能出離。

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救度，紀昀在此叩謝佛恩。

南無阿彌陀佛

紀昀

清朝思想家狂傲才子 龔自珍（距今約一百八十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龔自珍：

龔自珍今日承蒙香光大佛寺南無阿彌陀佛點名，由佛寺訪問者對我龔自珍進行訪問。老實說，龔自珍這一生走得實在過於轟轟烈烈，刻骨銘心。有太多的事情壓在心底深處，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訴說。當然，我把一切想要表達的內心思想，都盡情地展現在我三百餘首的詩歌當中。這些詩篇，是我一生的寫照與精華。奈何竟找不到一個能知我抱負之人，我一生中雖然有很多利國利民的決策想要發揮，卻始終未遇到賞識我的好官，使得我無法有機會為國家社稷人民，一展抱負。曾經的我過著很痛苦的生活，

一生才短短四十九年，但這之中的酸甜苦辣，確實也嘗遍了。

諸多的苦楚，乃來緣於自己滿腔的熱血、抱負而無處可施。我一片真心，願一生奉獻，以求國家安寧、人民安康，希望人人可以過上吃飽、穿暖的日子，也希望社會上再也沒有貧富差距的現象發生。我一生都致力於為國家出謀劃策，籌劃各種治國方略。然而自始至終，一切都被上級草草了事，從沒有得到真正的發揮與施展。我所論述的一切，是在我死後才有人懂得珍惜、知道寶貴，而應用在國家的政策上。

今天阿彌陀佛親自點名，希望我接受採訪，說說這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還有死後到西方法性土的這一段路到底是什麼樣子。說真的，生前與死後的世界簡直相差太多了。雖然我一生自認是個懂得佛法之人，所參學的是當時的天臺宗思想，也包含一些禪宗的思想，對於佛法有自己的一番見解。雖然我並沒有時時刻刻都鑽研於佛法經典之上，但我發現，每當我在最為悲痛悲苦、

無人理解我心境的時候，總會轉向佛法精深的智慧之言，將其放在身上消化、琢磨，從中找出一條可行之路。

我博覽群書，從小聰穎，對於各種不同領域的知識都頗有了解，懂得融會貫通。我亦深知，國家若要有良好、健康的發展，就必須重視各方面的人才與領域，並對此有所安排，而不是一味要求為官者只能聽命行事、唯唯諾諾地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對國家政要、天下大計全然漠不關心。

我這幾十年所推崇的一切，是在我最年輕、最有抱負的時候所提出的種種「經世之學」。這些真正可以經世濟民的學問和理論，我一直相信真正能讓大清王朝的官場與人民的生活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我一直認為自己有個非常清晰的腦袋，和異於常人的辨識眼光，可以看清楚當時朝代的走向還有弊端。

只是我這個人性格不好。所謂的性格不好，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做到圓融，也沒有辦法去體會他人的心境與自己的不同之處

在哪裡。只是努力地貫徹著我所認為的思想。此時回望，我當時的所思所想、和為民的對策依然是正確的，依舊是走在時代的前端。我看得比較遠，也看得比較清楚，所以我提出的治國理論，也是非常適用於當時的社會。

但是，我的個性讓自己一直都在碰壁，無論是參加科舉考試，或者是在官場上，我都沒有辦法融入人群當中。我想，如果當時我可以把頭低下來一點，以更加委婉、謙卑之心態陳述自己的治國之理，或許我的治國理論就可以被接納，也有貫徹執行的可能。所以，我的個性使得一切未能充分發揮，讓良好的政策，最終都成了遺憾。

來到西方法性土，回望這一切，才知當時自己還作為龔自珍時所不可能知道的真相，那就是人身輪迴的實相，以及死後世界的真相。

我作為一個自稱學佛學得還不錯的人，到頭來才發現自己所

學的一切都停留在理論，並沒有真正把佛法放到心底去落實，也沒有將其作為自己行走於人間的指標。

佛法真的是太偉大、浩瀚了。死後的世界讓我意識到人生是一場空。對於「空」，我一直以為自己瞭解得差不多，然而這個短短的人生，始終是以身體為主軸，而不是以心與靈的方式行走於世間。

因此，我的一切感受、思想與抱負，都還停留在為這個身體所用。當我沒有辦法跳脫身體的束縛時，就代表我依然是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切，無論是國家大事，還是自己的內心世界。

所謂世俗的角度又是什麼呢？就是有一顆私心，一顆為他人、卻也同時有所保留的私心。這種私心運作得非常微細，我自己從來都沒有察覺。我一生盡心為人民、為國家、為國家的未來與人才籌謀。但我依然敗在自己種種牢固的思惟與堅固的執著當中，沒有真正走出來。這也是我一生心中壓著一塊石頭，始終無法

得到真正身心靈舒展的原因。

歷史上很多愛國的仁人志士，一生都過得非常瀟灑。只要能做到自己想要做的利國利民之事，他們心底都不會太過在乎與執著，能做多少是多少。他們隨順一切安排，只是盡力把事情做好，無愧於天地即可。亦有人如我一般，將成敗結果都抓得緊緊的，為國家人民費盡一生心血，吃盡苦頭；也有許多人與我一樣，一夜之間憂慮而成白髮。只因想得太多、煩惱過多，卻沒有辦法融入和順應社會的一切變化與當下實情。

我一直以為自己走的是最正確的路，卻在死後，還沒來到西方法性土之前，我作為一條憤恨的鬼在人間飄蕩，這才逐漸醒悟。當然，成為這名憤恨的鬼之前，我還在地獄受過一段時間的酷刑，而後才再度回到人間。當時我的記憶一直停留在龔自珍一生死前的場景，沒有辦法跳脫。在受酷刑的這段時間，我依然死死抓住當時所發生的一切，覺得自己一生的才華抱負沒有辦法施展

，想要為國家做的所有好事也沒有得到認可。這份心境以非常強烈的方式刻在我的靈魂當中，所以我的心一直是鬱鬱寡歡、苦不堪言，過著有苦說不出的生活。

說到自己為什麼會下地獄呢？我一生想的、做的都是為國為民，難道我做錯了嗎？我也曾經在地獄有過如此這般的思惟。後來我知道，自己一生的性情不好，所造的口業不少。雖然是一心為國為民，但是自己的心已在數十年的巨大起伏之中，喚醒了無數生生世世的冤親債主前來向我討報。他們心懷不平，不滿，皆因我的種種負面思惟與感受，也讓他們承擔了極大的痛楚與負擔。是以在地獄之中，才有了一份份如山一般高的訴狀書，讓在人世間的我也有時喘不過氣來。這一切都是相應的事，訴狀書愈多，代表著控告我的冤親債主愈多，他們的苦也就愈深。這份苦是他們的苦，也是累積在我心中深處的苦。是以我心中的苦一直說不出來，並不是沒有原因。

我當時最主張的幾件事情，比如我一直主張，希望朝廷可以把新疆設立為一個省。當時的新疆並不是一個省，因為我敏銳的目光已經可以看到，未來新疆是列強們虎視眈眈之地，他們可以趁中國虛弱之際，從大西北叩關入侵，成為進攻中國的要害之處。所以守住新疆也是守住我們國家民族的一個底線。我的言論當時並未被採納，直到我死後幾十年，終於獲得認可，也得到了應有的施行。

當年的滿清政府十分腐敗，我心知肚明，也勇敢地說出了很多常人所不敢說出的話。當時吸鴉片在社會上已經開始普遍流行起來，但是朝廷沒有深刻的認知，也不知道鴉片對人們的傷害有多大。看著滿朝的官員都以吸鴉片為常態的時候，我的心裡實在是非常地痛。我痛的是大家不明不白，也沒有智慧去分辨是非對錯的情況下，竟然帶著全國人民一同沉淪，將整個國家推向衰亡深淵。這是我心中無法容忍之事。

滿清政府的腐敗不是到了慈禧太后才開始顯現，在我所處的嘉慶、道光年間，便已經開始十分猖獗了。大家都在粉飾太平，把一切說得非常美好。雖然看到問題所在的人很多，卻也沒有辦法勇於發言，自私的心態已經普遍地存在於社會當中，人人只為求自保，只為求得官職穩固，不願意動用這張嘴和付諸行動，去做一些可以改變國家命運的事。

剛才說到自己墮入地獄的原因，確實，我在努力推行這一系列社會決策的過程中，沒有做到真正的中道、不執兩端，也就是未能真正依循佛法所說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而行。而這正是在香光大佛寺中，蘇佛所說十分有名，且十分普遍的一句日常用語：宇宙準則、真理、正道。

作為一名目光敏銳的官場之人，也作為一個自認為對佛法精髓認識不少的人來說，我終其一生都沒有做到真正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也沒有辦法瞭解何謂真正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

。所以，我才說佛法的高深便在於此。佛法實在是太高了，因為有人可以完全把自己放下，無私無我，達到見性成佛的境界，便能有辦法真正地洞悉人心、洞悉靈性世界的一切與人類身體的所有變化。蘇佛便是我認識在人間唯一一個可以達到如此境界的人，也是我目前的老師。

老實說，崇拜我的人還真的不少，我著名的幾個詩句，也的確打動了一代人的心。有一句話「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句話是我看到家國破碎、人才短缺，卻未得到重用，於十分悲痛、慷慨激昂的情緒下寫出的。國家所重用的，都是一些只會在表面上稱讚朝廷的人。當國家大臣所做的事務，一旦出現不同意見或反對聲音，提出意見的人與其主張，往往都會遭到社會打壓。這是一個英雄豪傑無用武之地的年代呀！不得不說，滿清政府能走到那個時候，延續這麼長時間，並不是他們的朝政治理方式有多麼穩當、高明，不過是倚靠著祖輩辛勤打下的江山

與昔日盛世的根基，才有辦法讓他們在當時還可以勉強地苟且偷生。

我龔自珍說了這些，不得不再說來到西方法性土後，我的心情與心性起了很大的變化。我曾說過，死後的我即便歷經了近百年的地獄之苦，我依然沒有真正醒悟過來，到底自己做錯了什麼。那時我只知道心頭的抱負無法施展，滿心委屈，這種悲憤之情一直影響著我的靈魂，讓我無法真正看透事情的真相。我也未能察覺到，自己當初所執著的所思所為，其實在不自覺中給很多人帶來了負面影響。我一生都活在執念的漩渦中，是個無法自覺的狂人。這以佛法而言其實也算正常，只因我放不下執著，看不見性格缺陷，因而在人生路上給自己製造了巨大的難題。當自己以為好的事情無法被接受或施展時，我永遠都在責怪對方，或是責怪社會環境與人心，卻不知是自己的內心無法與他人相融，缺乏真誠的接觸與溝通。

說到底，香光大佛寺的佛法教義實在太奧妙了。我一生學佛，原先只求參透宇宙真相，希望能如經上所說，找回自我、明心見性。卻忽略了蘇佛極為看重的一點：見性之後的世界又是如何？如今眾人一目瞭然，蘇佛確實已見性成佛，他見性後的世界，比常人所想更加豐富圓滿，亦更敬畏天人。證得見性功夫後，大舉救度眾生，無論人道或靈界，蘇佛都有獨特妙法，慈悲應對，即便是世人害怕的魔眾，在他眼裡也不過是一群沒人教導的苦孩子，並不會多加怪罪。

我內心的反思從未停歇，來到西方法性土回望這一切，自己過去所倡導的，僅是想真正利益黎民百姓；而蘇佛所做的一切，乃至他廣大的心量，卻是能實質改變所有有情與無情眾生。

若能早點認識真正的佛法，或許個人與國家的命運都會不同。但在那個時代，佛法精義極少有人能深究。也是到了西方法性土，我才真正開啟本能，回望自己當時死前的慘狀。世人對我的

猝逝多有遺憾與困惑。此刻，我才知道死因是心中累積了太多討債的冤親債主。當我決定辭官隱居、心境稍微放鬆下來時，他們便開始大肆進攻，使我病情急速惡化，終至死亡。當時我因抱負難伸、痛苦難當，才選擇退隱，過著隱居的生活，卻未料就此撒手人寰。南無阿彌陀佛。

蘇佛帶給世人震驚的種種舉動與教育，讓我龔自珍眼前一亮。我以前也學佛，卻把自己學成如此潦倒、困惑、狂傲且性格強硬的一生。雖然初衷是好的，也是想著為國為民，但是自己所展現的種種個性缺陷，以及心性上的不如法，讓我始終走在偏離宇宙真理、正道的路上。我現在才知道，任何過於強烈的心境或是舉動，其實都是不如法的。我以前一直處在被眾生控制的狀態，度過了生命中那幾十年的人生歲月。眾生控制並利用我想貫徹思想的種種思惟，使我雖然在為國家獻計獻策時沒有太大失誤，但在為人為官之時，卻沒辦法堅守最基本的底線，沒能真正走到人

民心中，反而停留在許多強烈的自我認知裡。

這便是我一切苦的根源，也是過於執著、過於抓緊一切所帶來的結局。後世的人們應以我的故事為借鏡：一個人無論想做多麼好的事，或是真心為人們辦事，「宇宙準則、真理、正道」是為人處世必須恪守的準繩。換句話說，一心存善念之人理應生活得快樂才是，若心地善良卻把自己活得十分痛苦，那肯定是在哪裡走偏了而不自覺。佛法倡導無憂無慮、空空如也。當時，我確實崇拜佛法的高深境界，但我卻僅僅停留在這些自我認知的境界裡，而沒有參透佛法最根本的教育——教導人們真正純淨純善、法喜充滿，進而達到開悟見性、見性成佛。

我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詩句，想必全中國人民大多數都聽說過，末兩句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是我畢生對於「愛國」二字最真實的寫照。我守護了一輩子的國家與民族，走到最後，自己的身體垮了，家國天下也垮了。說到底，這

本就不是如法的事情，卻也是因果因緣中的必然。因為我一生都無法真正作主，只能順著業力本身的因緣發展，無法做到真正的突破。若當時能更加謙卑，放下那狂傲的個性，或許能找回自主的一面，自己也不至於在人生盡頭如此慘痛地收場，連給後人的交代都來不及訴說，就匆忙離開人間。

隨後，我的靈魂開始了一百多年受苦的生活：前一百年在地獄受著苦刑，後來的八十幾年則重返人間，在鬼道遊走。那時的我依然是個孤憤的靈魂，依然無法承認自己的不足，老是指責別人的錯，使自己的靈魂更加痛苦。雖然我的靈魂自由度高、能隨意遊走，對自己的念頭也有清晰認知，卻依舊改不了個性，與生前沒什麼分別。或許因出發心始終未曾離開家國與人民，我受地獄之苦的時間不算太長。一百年過去後，鬼道的生活也在今時今刻得到救度，由南無阿彌陀佛與蘇佛的十二道光把我牽引到西方法性土。

這一切痛苦惡夢也隨即畫上句點。終於結束了，終於有機會認識真正的佛法教育，打開心胸，容納世間的一切好壞。如今心中已無好壞的分別，深知一切皆是因緣演化，因此在西方法性土上，我的心境非常平靜溫和。雖然來到這裡才短短幾個禮拜，靈魂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痛苦狂傲轉變為祥和慈悲，這份歡喜實在難以言喻。我再也不要走以前龔自珍的老路，那是一輩子也走不出的自我框架。如今能夠走出來，感恩南無阿彌陀佛，也感恩蘇佛。

這段苦日子走了這麼久，終於抵達終點。我在此有幾點奉勸：希望全天下中國人民能認真地看我的訪問稿，也看看所有被香光大佛寺訪問的歷史人物稿件。大家應當清醒，人間無論過得如何轟轟烈烈，無論爭取到什麼、為誰爭取了什麼，一切終究化成一場空。只有真正的大乘佛法，南無阿彌陀佛帶給世人的佛法教育，才有辦法真正從根本處改變人心，進而改變一個人的生命走

向，真正脫離這六道輪迴的束縛和苦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和尋回自己的自性本性，才是大家應該走的路。

我龔自珍在靈性生命的盡頭，身為孤魂竟再次遇到一道光，將我從迷濛中喚醒，並直接送往西方法性土。至此我才真正清醒，親眼見證了香光大佛寺、南無阿彌陀佛與蘇佛所說的真實景象，這是我生命不再受苦的重大轉折。

此處法性土雖是短暫的淨土，但只要願意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便有機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得知此訊息後，我放下萬緣，一心念佛，心境隨之開朗，也更察覺自身的不足。透過真心發露懺悔，我得到了佛的肯定，明白自己並非壞人，只是過往有著太多自我傲慢與執著的習氣，才導致一生走得如此痛苦。西方法性土帶給眾靈的教育讓我受益無窮，沒想到蘇佛見性成佛後，竟能以無止境的超度方式為中國地區進行如此巨大的救拔。

以前我總是活在自己的框架，現在才知道真正的救人功夫如

此宏大，與我過往狹隘的眼界相比，實在相差太遠。蘇佛真正做到無私無我，只為眾生離苦而不為自己要求任何東西，若我以前學到這點，或許就不會過得那麼苦了。蘇佛發大願感得南無阿彌陀佛正住澳洲香光大佛寺，實為全人類最大的福祉。然而人類要將佛留在世間，若無具備見性功夫的人身在人間傳法，佛力也難以發揮最大作用。

中國的人們啊，我們大家實在太幸福了！我親眼看見蘇佛的千百億化身，無數次在中華大地上大放光明，接引了我們無數的兄弟姐妹、父輩與祖先。所有大中華地區的炎黃子孫，個個皆歡天喜地進入佛光中。因為這殊勝的超度，無數眾生得以解脫，不再於輪迴中受苦，亦不用再當孤魂。這是一件值得慶幸與感恩的大事，若能將此真相弘揚出去，讓全中國知曉，人道眾生才有機會親近真正的佛法教育，中國也才真正有救。

佛來到世間很不容易，若擁有人身卻不懂珍惜，其實也是等

於白來世間一遭。正因蘇佛發下大願心，才感得這份與世間相應的因緣，為大眾進行如此廣大的超度。中國這一塊土地實為福地，大家務必珍惜並把握當下擁有的這副人身，切莫錯過這份珍貴的因緣！

南無阿彌陀佛

龔自珍

清朝 林則徐 （距今一百七十五年）

訪問 主筆：釋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林則徐：

阿彌陀佛，我是林則徐。沒想到這一生我能夠有機會見到阿彌陀佛，被阿彌陀佛和蘇佛救起。現在我就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虔誠禮敬慈悲的阿彌陀佛。

我林則徐這一生非常幸運，雖然家境貧寒，但是我有著好父親與好母親。從小母親家教非常嚴格，告知我什麼是男兒之所當為，希望我能有更大的發揮，將眼光放遠。父親乃是一位教書先生，亦是對我有所期待。父親教導的學生中，非常多人考取功名。父親於教學一事上，並非令人強行記憶，乃會因材施教，更重要的是重視道德、品德上的培養，以其乃是根本也。父母的身教、言教，對我自小的影響非常大，這輩子我最感恩的就是父母。

沒有父母，就沒有我林則徐一生一點一滴的成就。

我這輩子除了父母之外，最大的大恩人、大貴人就是福建巡撫張師誠（外界尊稱張中丞）。張中丞欣賞我的才學及人品，不嫌棄我林則徐，將我招募為幕僚，並傾囊相授，對我有知遇之恩。其中對我影響最深遠的是，吾師深信佛教淨土宗，我受其影響，一輩子不論遭遇何種困頓，皆深信淨土法門。我無時無刻隨身攜帶自己手抄的袖珍本《佛說阿彌陀經》，以方便我做日課，並執持「阿彌陀佛」名號。我也因為吾師張中丞而對於因果之道理有所了解，可以說張中丞的確是我這一生的啟蒙恩師，對我影響甚巨，對他我非常感恩。

當時我為了徹底地銷毀鴉片，欲將銷毀後的鴉片盡數倒入大海中，實乃不得已而為之。由於篤信淨土法門，我對於因果之事也有了解，知道海中水族等皆有生命，皆當尊重之。因此特地先寫了《諭海神文》，先告知海神及水中生靈，乃至於蝦蟹貝類，

皆希望能令其先行避難，得以不受傷害而於海中繼續生存。當時我雖篤信淨土，卻不知道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的真正殊勝，不然的話，林則徐一定會再多說一句，請海中生靈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能有解脫離苦的機會。

我曾經說過：「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這是我受佛教經典熏陶之下而發出的真實心願，這一生我亦是如此行之。救國、為國是我心底的願望。為官之後，我一直盡力做好本分，然而在官場上自己能否始終有所發揮，有著太多的因素，其中一個就是皇帝的信任與任用。對於這些，我明白皆是為官者會遇到的考驗，乃是自然，但我始終沒有真正做到佛法說的「隨緣自在」。佛經是我心中不變的依靠，我一直堅持讀誦佛經，尤其是《佛說阿彌陀經》，的確對我的幫助非常大，幫助我度過非常多的考驗。

人生的最後，我於病中逝世。不論是何原因，終究是我的業

障現前。以修行來講，這代表我並沒有真正契入佛法的精髓，不是佛法的問題，是我林則徐的問題。然而即使如此，淨土法門在我的一生，給我太多的幫助。許多時候，我深信的確是佛力加持，這是我沒有懷疑的殊勝。在最後的時刻我並沒有念佛，死後我下了地獄。在當時重病的狀況之下，我已經被冤親債主討報。最後，我依然很有個性地大呼三聲「星斗南」，不論是想表達什麼，都代表著我強烈的性情，死之前我非常的痛苦。

在閻王殿前，閻羅王讓我與冤親債主公堂對簿，這讓我明白，自己的許多性情同過去世一般未改。這一世因為受到教育及學佛的緣故，的確是少造了許多業，也做了許多善事，但是根底的性情依舊強烈。我坦然接受閻王的審判，在地獄受刑的日子非常苦。或許由於我心中懺悔，在第一百年，我從地獄出離，就在世間成了一條孤魂野鬼。

中國的時局變化非常快，當時清朝已經滅亡。看著世間的變

化，我感到非常茫然，就是以一條靈的身分看著中國這片大地上的人們。第一次，林則徐深刻體會到人身是這麼的無常，看著形形色色的人身百態，心中更加感覺到茫然，似乎人身並沒有什麼真實意義。

這樣經過了七十五年，我非常幸運地遇到蘇佛在中國進行大超度。看到蘇佛以千百億化身，化為無數金色的光芒遍照四方，帶著阿彌陀佛大放十二道光明，在當時天地之間，響徹著蘇佛所念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我的心中非常震撼。因為我從來不知道這句佛號有這麼大的威力與能量，乃至於許多時候我都忘了念佛。

我忍不住跪地向著阿彌陀佛頂禮。我心中知道，這是佛來救我了。就這樣在光中我來到了西方法性土，脫胎換骨，重獲新生。在這裡，我的面容一天比一天清淨，我靈性的塵染快速地在佛光中褪去。

我很法喜也很感恩能見到阿彌陀佛。原來佛現在就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乃是由於蘇佛與佛心佛願相應，而感得阿彌陀佛正住於香光大佛寺，這真正叫做百千萬劫難遭遇。想不到我活著的時候修得不好，死後卻有這樣的福報遇到真佛。這讓我心中感到安慰，終究佛還是沒有忘記我這個迷途的孩子。

在法性土上聽經聞法，才知道過往的我錯得離譜。對於佛法，雖然我堅持日課誦經，但我並不明白這句佛號的珍貴。許多時候，我還是著力於將佛法的道理應用在生活之中；雖然我也念佛，但卻是不夠專一。因為在世之時，比起念這句「阿彌陀佛」，更多的時候我是以極為虔誠之心念誦佛經，我認為這對我是非常有幫助的一件事情，也的確如此。但對於這句佛號，我卻沒有真正地下功夫。現在我知道錯了，因為淨土法門的根本就在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簡單直接地念去，即能夠改個性，也即是大放

光明。

在法性土上看到蘇佛的示現，我林則徐才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學佛。那是真正將佛的所有教導內化為自己所學，真正依教奉行，將個性改到零點，不是學起任何的道理，只是單純在救度眾生。人來到世間應該救世，而救世必要先救自己，救自己這條靈，也在於救起身中無量難計數的眾靈。這是當年的林則徐從來沒有想過的道理，也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樣一針見血的真理。現在於蓮花座上聽蘇佛講經，我明白了，原來學佛非常簡單，就是在於發願救度眾生，用一顆純淨純善的心，為了眾生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林則徐現在非常認真地學習蘇佛的一言一行，因為我知道蘇佛是已經見性的佛，我很想知道蘇佛是怎麼修行的，到底蘇佛的修行跟我過往的修行有什麼樣的差別？原來差別在於心願不同。林則徐的心中還是充滿世俗，未曾真正發心出離這個世間。我的

所作所為還是侷限於世間，說得更簡單就是，在出世間法與世間法之間，我選擇的是世間法，即使我的心再如何為國為民，即使我在世間做得再好，我依然只是世俗，從來也不可能超凡脫俗。而蘇佛於修行之初即大發願心，不只是出離的願心，更是要將淨土大法介紹給一切眾生的大慈悲願。蘇佛真正放下自己於世間的事業，將近五年獨自堅持拜佛、誦經，這其中的大力不是在於自了，而是為了利眾。蘇佛的心從來也不世俗，從一開始就真正徹底放下，真正地超凡脫俗，乃至於後來身代眾生苦，感得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現在更是為了救度中國的人道與歷史眾靈，馬不停蹄地超度中國。

蘇佛的示現讓林則徐看到，原來有我與無我之間、有身與無身之間，差別是這麼大。前者就像林則徐，即使學佛也只是皮毛，依然在輪迴之中受苦而難以出離；後者則如蘇佛一般，能夠不老、不病、靈性不死，真正於生死自在，並且以千百億千百億化

身救度眾生。我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座上，看著蘇佛日日夜夜為了眾生而行，看得好法喜。

過往我實在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佛法，雖然學了淨土法門，卻不明白佛法的根本在於了生死，更在於找回自性，方有能力救度眾生。對於改個性、改習氣這件事，乃是我在世時學佛的一個敗筆，這於過往實在是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很幸運現在林則徐在阿彌陀佛正住的香光大佛寺重新學習，現在我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學習，學習真正的淨土大法，開心地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

以學佛的角度來講，佛寺的四眾弟子真的是有著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有阿彌陀佛當大家的老師，還有蘇佛這一位見性成佛者來帶領大家，這真正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的殊勝因緣。而且四眾弟子非常幸運，能夠有這部《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來讀誦受持。在當時我林則徐所處年代，非常少有人受持《無

量壽經》，更別說有《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這樣完善的會集本來讀誦。在當時我極為重視誦經的日課，受持的是《佛說阿彌陀經》，對於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以及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的功德力，了解得太少，以至終生雖念佛而不專，並未真正做到執持佛名。現在我知道這句佛號乃是淨土法門的重中之重，不敢有絲毫的忘失，開心念、大聲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希望能夠像蘇佛一樣，當阿彌陀佛真正的好學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林則徐

清朝 慈禧太后 （距今約一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慈禧太后：

再次跟大家見面了。南無阿彌陀佛好，蘇佛好！

我是當年的慈禧太后，今天接受香光大佛寺的訪問。這可是我第一次要接受如此正式的訪問，來訴說自己的故事給世人聽。這件事情讓我非常期待，因為終於有機會可以讓我懺悔自己的過錯了。

現在的慈禧太后已經不是當年的慈禧太后，但在這篇訪問稿中，我還是會把自己稱為「慈禧」二字，也是為了方便大家理解現在名叫「妙音」的靈，在當時還是慈禧太后的時候所發生的一切事。

我會老實地交代，讓全中國人們都知道我慈禧的所作所為。一路走來，所言所行到底為什麼會如此？是否是自己當時的心態做出了種種決定，讓大清走向如此敗壞的慘境？到底自己是否要負責任？大家想必有很多諸如此類的問題吧？今天慈禧會毫不保留地告訴大家。

此時此刻的心境和以往還真的很不一樣。當年的慈禧太后，如今想一想還是會讓我毛骨悚然。我這條靈在淨化了之後，完完全全看透了這過往古今的所有事情，也知道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在因果當中。若是人們還有業力在身，沒有遵守宇宙準則、真理、正道的話，一樣是在巨大的業力輪迴漩渦中翻滾。所作所為其實一直被牽著鼻子走，若是沒有跳脫自己的業力之身，或者沒有嘗試改變的話，那就像我慈禧的一生，自己強大的心念牽引了無數眾生，替自己做主，說起來非常可悲。這個身體做了這麼多壞事，進而讓這個靈受無窮無盡的苦。

很多人跟我有一樣的經驗。中國幾千年來的訪問實在是太精彩了，我在這裡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知道蘇佛帶著南無阿彌陀佛所進行的一切超度，拯救了許多靈魂。此時我已在西方極樂世界這麼長的時間，說起來我確實非常幸運。

我是當年的慈禧太后。十年前，我就已經被香光大佛寺的蘇居士，帶著南無阿彌陀佛到地獄進行超度時而救起。當年，蘇佛引導在地獄受刑的我念佛時，我確實是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之後，馬上逃離了地獄，來到西方極樂世界。

當時我想要逃離的心非常強烈，因為地獄實在是太可怖了，那一種可怖不是人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我一共在好幾個地獄受苦，包括：血池地獄、挖心地獄、寒冰地獄、截肢地獄。我在不同的地獄裡輪轉，受著不同的苦刑。那種無窮無盡的苦，我在那裡受了超過一百年的苦刑。回想起來，自己究竟是造了多少孽，才受盡如此的苦刑？

我慈禧一生可謂起起落落。心態上也是一步步走向愈來愈自私，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執著一生，爭奪的心愈來愈強烈。其實我小時候還算是一個單純的姑娘，但是自從被送進後宮、成為咸豐皇帝的貴人之後，我就變了。後宮的世界實在是非常複雜，太多的所見所聞，讓我當時的心性有了非常大的轉變。自己內心本有的善良在當時漸漸被覆蓋，取而代之的是一顆想要與眾不同的心。當時清朝的後宮是一個你死我活的世界，也就是大家紛紛為了出人頭地，可以做盡令人想像不到的事。當時我的心性再次轉變，因為內心深處的自私還有嫉妒被強烈掀起之後，我一生中就沒有辦法回到當初單純的自己。那時候給自己定下的價值觀，就是一定要強大再強大，無論是外相上的強大還是內心的強大，都必須要能夠以最完美的一面來呈現給世人，也必須要有一顆非常聰明的腦袋，才能在後宮裡立足，不至於被抹殺。

後來我也許是福報具足，在當時咸豐皇帝可謂是難求一子的

時候，我為他誕生了第一個皇子，然後就順利地步步高升，取得了他的信任和愛意。這顆自我的心，在一步步愈來愈強大中，變得無法收拾、愈來愈膨脹。這收不回的心，讓我在咸豐皇帝駕崩以後，正式成為一名寡婦。年僅二十六歲的我面對的是群臣、年幼的皇子以及各方面的諸多壓力。我不想讓自己的兒子，也就是同治皇帝受盡委屈，皇帝還如此年幼，我也不想看到群臣為他做出一切的決定，讓他大權旁落。這一份原本想要為兒子取得一點權力的心，後來變成想要為自己取得更大的權力。一顆貪心漸漸膨脹之後，我確實把身邊很多與我不合，或者是阻礙我前行的人們趕盡殺絕，自己當起了一名垂簾聽政的皇太后。

這就是後人對慈禧的印象，確實幾十年來我就是一個垂簾聽政的皇太后。當時自己略懂佛法，但是不知佛法之真理。很喜歡在閒暇的時候找很多名僧大德前來給自己開導，或者是找很多不同才藝、不同背景的人士進到宮中，為自己解說各種天南地北的

事情。慈禧，如今看來，是一個極度缺乏安全感，但是外表表現得十分強大的女子。這份缺乏安全感的心貫穿了我一輩子，讓我無論在進行什麼決策時，都以自己的安全感、感受為考量，去進行一切的規劃。當然，在我的努力之下，國家施政也曾經有過一小段的輝煌。但是很多時候賢臣並不為我所重用，我身邊的小人會向我進獻很多讒言，而我也確實相信了他們，導致了一步錯，步步錯。

權力的滋味在當時確實非常受用，因為我覺得自己早年心裡頭的悶氣，可以在有大權的時候一下子發洩出來，發洩在不同的人身上，發洩在國家大事上，這似乎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情。覺得自己竟然可以有如此大的決策權，決定國家的動向，決定人們的生死。那時候自己已經絕對不是一個心中有佛之人了，仁義道德早已拋之腦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只以自己的利益為導向的人。但是自己不夠理智、不夠有智慧，來分辨很多黑白是非，總是

會被身邊的人所利用。這確實是我的特點和個性。

後來，我竟然相信了當時名為「義和團」的農民起義軍，任由他們在京城內外，針對許多當時來北京經商、建交的外籍人士肆意屠殺、毀滅他們的家園。一時間這些外籍人士被殺的被殺、逃走的逃走。這一下子也算是激怒了許多的列強，讓他們認為大清王朝有機可乘，可以大舉進攻來討回公道。這是自己做的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當時大清王朝多年來，外敵打著想要參與買賣市場等各種藉口，在大清境內進行非常多不合理的貿易，其中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當年的鴉片戰爭。但我依然對於這種種弊端和人民的痛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一生歷經了好幾任皇帝，從當年夫君咸豐皇帝，到後來自己把持朝政、兒子同治皇帝期間。但我的兒子實在太短命，以至於後來我必須將當時的光緒皇帝扶上皇位，繼續以垂簾聽政的方式，把持著國家的權力。

每一次的政局更動，我都在其中做了不少手腳，也殺了不少政敵。更不用說，我因為個人的各種私欲和貪婪，推行以自身利益為導向的政策，讓全中國百姓死傷無數。這些直接或間接造成的殺業，都讓我的身心負債累累。

當時我的很多魂魄早已到地獄受報，而我卻不自知。我那一身的病痛，無論找了多少名醫來醫治，從來也都醫不好。醫好了一個部位，很快地另外一個部位就會發作；我時常臥床不起，或是身上長了不明不白的東西，讓我痛苦不已、奇癢難耐。這樁樁件件的病苦，當時讓我非常絕望。

然而在最絕望的時候，我依然緊握著這一系列的權力不肯鬆手，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活著、長命百歲，看著大清王朝再次興起。但是想要國家興起，首先不就應該以社稷人民為第一嗎？以我當時所做的一切，與我所想像的結果，可謂是背道而馳。慈禧心中非常慚愧，如今非常懺悔自己往昔的所有過錯。

當中國處於重大歷史分水嶺之際，面對列強環伺、敵強我弱的格局，以及本土文化與他方文化的各種衝突差異時，我沒有選擇去做良好的溝通，或者更圓滿的調劑和安排，反而一味追逐個人的權力，讓國家一步步走向衰敗。

這個衰敗導致了數千萬的農民和百姓失去生命。一千萬、再一千萬，數千萬、再數千萬的人命，在各種戰爭和起義中犧牲了。那真的是勞民傷財，且讓很多地方瞬間失去了大量人口，因為實在太多人死了。

如今回望當時的場景，我完全被矇蔽了，不知道前方的人們活得是多麼痛苦。我享受在自己的圈子裡，這完完全全也是我被控制得最嚴重的那幾年，對前方百姓的苦難完全不知情。

如果當時可以知道多一點，或許還會採取一些其他的措施來彌補。但我當時完全被障礙住了，身邊再也沒有一個可以信得過的人，大清王朝也不再信任慈禧太后。我在那種情形下幾乎處於

崩潰狀態，自己曾經高高在上的地位，一瞬間讓全國人都對我充滿批評和唾棄，而身邊卻沒有一個自己願意相信的人。

在這種極度悲苦、缺乏安全感的晚年，我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直接到地獄報到。在地獄受刑的日子，可想而知是極度的痛苦與無助。尤其在寒冰地獄，自己在痛苦的冰山雪地中苦苦哀嚎，雖然身體沒有受到實質損害，但在這種極冷的折磨下，真是生不如死、死不如生，想死還死不了，只能不斷受著寒冷的苦刑。我心裡想著自己當年的冷酷無情，因為缺乏安全感而掌握權力，殺害了許多人，或是定下的政策讓無數人失去安全感。這份孤獨落寞的心，在寒冰地獄裡承受著無窮無盡的痛苦。

後來，我真的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刑，在絕望許久之後，終於接收到了一道光芒，直接獲得重生的機會。這件事如同前面所述，在這道光中，我直接被當時的蘇居士，也就是後來大家口稱的蘇佛，帶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一切的變化讓我受寵若驚。我以為自己在歷史上造了這麼多業、殺了這麼多人，理應要繼續受報，但或許是刑期已滿，自己竟然可以來到如此美好的世界。我知道那是西方極樂世界。在我還是慈禧太后時，對佛法就有一定的瞭解，因此對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與經文中的描述，確實是非常清楚明瞭。

眼前的南無阿彌陀佛如此慈悲地看著我，我馬上跪下來求佛原諒，讓我有一個重生的機會。佛似乎點點頭，也知道我生生世世所發生的一切。這次來到西方極樂世界，是為讓我能在這裡好好修行、改造自己：或許有一天還是要回到人間，去償還這些罪業；或者如果自己可以更加精進、見性成佛，達到常寂光土的話，就能以見性佛的身分回到人間，救度這一切我曾經傷害過的眾生。

我想一定要當後者才行。如果沒有達到見性成佛的功夫，我可不敢冒著巨大的風險來到人間。在這裡，有太多的眾生咬牙切切

齒地等著我，我心裡非常清楚。在人間的時候，我已經感受到這股力量在向我討債，在地獄中更不用說，無時無刻都在還債中度過。唯有來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時候，我的心中才真的感到無比安定與寧靜。

西方極樂世界由南無阿彌陀佛講經說法，帶給大家佛法教育，這實在是讓我非常震驚。因為自己在身為慈禧太后時，總是以為自己懂得很多佛法的道理，知道得很多，因此也曾經以為自己在學佛的路上是有一番成就的。哈哈，這想起來實在是太可笑了！當時自己只不過是喜歡找一些名僧大德來給自己開解，解決自己內心不安的各種情緒。而我當時找的很多所謂的高僧大德，其實他們都只是在敷衍我。在聆聽我的心聲、幫我排憂解難時，沒有一個是真心的。

但是在成為慈禧太后的歲月裡，我曾經確實遇上了一個真心想要為大清王朝盡一份力的老和尚。我心中對他的欽佩之心，至

今依然如此。他便是曾經也被蘇佛牽引至西方極樂世界的虛雲老和尚。他是一個有大修行的和尚呀！他當時是開悟之身，已經能夠眼開，可以看得到這大千世界所有靈性狀態的一切。當時我對他半信半疑，不知道他是否真實可以如此，但是從他的言談舉止中，可以知道他的德行非常高、非常沉穩，可以給我非常多真正體恤百姓的好建議。

但是自己多疑的性格，並沒有真正把他的話聽進去。作為一個願意救世濟民的和尚，他當時年歲並不高，以他活了一百二十歲的壽命來看，當時他的身體屬於中年時期而已。我曾向他討教了很多家國大事，有一些我確實採納，有一些我卻因為自己的懦弱膽怯還有私心，把他的話當了耳邊風。在我晚年的時候，確實有過後悔之意，知道他當時的忠言逆耳是可以挽救大清王朝的。但是這一切也已經過去了。

時至如今，在西方極樂世界，他長相非常莊嚴，跟在人間時

候倒是有幾分相似，非常慈悲，也非常有智慧。

因此，說到自己來到西方極樂世界所學到的佛法教育，心中滿是感慨，也感恩自己曾經是一個有佛緣之人，只是被這世俗強烈的個性和汙染給覆蓋住了。如今來到這裡，可謂是守得雲開見月明。南無阿彌陀佛所教導給大家的佛法，是如此簡單的道理，卻也是涵蓋宇宙間所有真理正道的大智慧。

自己當年的錯，在於一步步地讓自己的個性放大再放大，沒有自制，也沒有改過之意。當身邊沒有善知識的時候，世人很容易就會走入像我一樣的誤區和盲點，這是如今社會上非常普遍的事情。放眼望去，如今的世界也只有蘇佛一人可以真正扛起這救世的大責。世間有肉身的人們，蘇佛是唯一一個見性成佛，可以自在來回西方極樂世界，而且以法身超度的功夫，超度無量無邊的眾生回到西方極樂世界。大家一定要以蘇佛為一生的善導師才行！

當然，蘇佛也說，我們都要跟著南無阿彌陀佛走，這一點都沒錯。蘇佛一生就是因為老老實實地跟著佛的教誨，一點都不敢有偏頗，一點也不敢有自己的意見，才有辦法修行到如今可以跟佛一樣眼開而成為救度無邊苦難眾生的佛。佛佛道同，佛的心一樣都是最慈悲的。而蘇佛因為老實真幹，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慈禧如今也奉勸人間的人們，老實、實在非常重要。世間人在所言所行當中摻雜了太多自己的想法、變得不純的時候，便是魔眾和眾生可以大力控制和利用的時候。我自己當時也是如此的狀況。現在回望這一切，時過境遷，往事也不用再感慨萬分了。回到佛的身邊，那就是最安心、最美好，也是最真實的。一切都是幻化，事情過了也就算了，把握當下才是最重要的事。

最後，慈禧在這裡向曾經傷害、殺害的所有眾生說一聲對不起，也說一聲南無阿彌陀佛。自己在西方極樂世界的日子，常常都在懺悔往昔的罪業，也希望可以藉由自己的每一聲佛號，把這

份功德迴向給所有曾經傷害過的眾生。我並沒有忘記你們，我只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真正成就、有了救你們的能力之後，才回到人間再次把你們救起來。

心中實在非常感恩佛的慈悲，讓慈禧有了今天。現在的慈禧一定會努力把往昔都放下，重新開始，學到佛的功夫，再來人間救度眾生。

南無阿彌陀佛

慈禧太后

清末民初 諦閑老和尚 （距今九十四年）

訪問 主筆：釋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禮請諦閑老和尚

諦閑老和尚：

南無阿彌陀佛，我是諦閑。西方極樂世界是如此美好，莊嚴無比，對於修行人而言，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代表著自己的修行沒有白費功夫，因為一旦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有了無限的靈性生命，這於明瞭六道輪迴之苦的修行者而言，是一件極為重要之事，一旦一口氣不來，此身生命消亡之後，若是尚未修行證果，乃至斷盡見思煩惱，則仍為凡夫之流。

聖者以及凡夫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是否能夠自主，這是比較粗淺的一種講法，不能自主者，則靈無法控制自己的去處，也無法決定自己於何時、何處、何家庭再入凡間，歷練紅塵，以

世塵煉心。這樣一條不能作主的靈，於無身之時，只是隨業力流轉，在因果之中沉溺而無法自拔；或於山河大地，路邊的一顆小石子，天上的浮雲，乃至於地上的一塊土壤，都可能是自己這條靈的去處。此即為現在澳洲香光大佛寺為人間所揭開的「進入空間」這件事，此不能作主的靈，亦可能進入天上人間、畜生餓鬼；若是入於地獄，則靈於地獄極苦之酷刑之中受盡折磨，乃是這條靈應該承受的果報，然而於獄中受苦之苦靈，又有幾個能夠真正明白自己的過失與錯誤，懺悔之心難以生起，而於刑滿之後再入輪迴。若是有智者，乃至於有志於修行一途的覺者，念及輪迴之苦，實會冷汗直流，以輪迴路驚險，若未遇善導師、善知識護持、教導，則宛如攀登險峰，若一個不慎失足，即是萬劫不復。

聖者則與凡夫不同，可以選擇不再入輪迴，亦可再入人間，令自己之修行更進一步，又或是教化眾生，若是如蘇佛一般之佛菩薩倒駕慈航，則是眾生之大福現，將有無量無邊的眾靈得救，

此即為佛菩薩於世間之珍貴之處。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諦閑此時於西方極樂世界，至誠頂禮，以表自己的感恩之情，無以回報的大恩大德。若無蘇佛之幫助，諦閑此刻還於天道二十八層天，享受著天福，然卻仍是一業力凡夫之身分，無有任何辦法能夠自主，即使於非想非非想天，享盡至高無上之天福，然而自己心中卻是清楚明白，地獄即是自己這條靈的去處，何以故？以此靈之阿賴耶識中，含藏著累劫累世以來無量無邊之業力種子，善業於其中，惡業亦於其中，升天乃是善業福報之顯，而一旦再入輪迴，則難以避免再造諸業，必有遭受地獄刑苦之時。

感恩阿彌陀佛以及蘇佛！一位是光中極尊佛中之王，偉大的西方教主；一位則是於人間示現見性成佛的蘇佛。諦閑真的非常有福報，能夠蒙兩尊佛救度，而入西方極樂世界，免於輪迴之苦。此刻，我就在西方極樂世界清淨莊嚴的道場，這是修行人夢寐

以求的修行環境，阿彌陀佛大慈悲大智慧，為我們建立了最好的環境，我在這裡每日恭敬聽法，一樣是修行著淨土法門，一樣是念佛，但卻是截然不同的殊勝。

極樂世界無有一絲毫修行之障礙，沒有業力之牽引，亦無冤親債主之干擾，沒有人間此身之種種障礙，純然是在佛光之中，寂然恆淨於定中。經過這一遭未能往生西方，而入於二十八層天的經驗，已在西方阿彌陀佛座下聽法十年的諦閑，現在對於自己當初心性上的染濁之處，看得清清楚楚，現在我愈發勇猛精進，更加純粹的願力，更加堅定的菩提願心，帶領我在西方愈發緊持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全然都是於佛號之中，沒有任何其他的雜想。感恩阿彌陀佛慈悲加持，在這裡我沒有任何的念頭，只有「南無阿彌陀佛」，真正是我心即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即是我心。

「情」之一字，的確是六道輪迴的根本。娑婆情海，眾靈劇

苦，慚愧自己發願隨佛度眾，並且為人師表，卻是未能做到如實往生的表法，臨終一念本該入於金光，逕登聖者之流，卻是於最關鍵之時，被冤親債主所化現的弟子所迷，情牽之下，於往生西方之大業上，頓失良機，此時捶胸頓足已是為時已晚，於一瞬間，靈直入天道第二十八層天，於世人多有以升天為榮者，然以一修學佛法之僧人身分而言，卻是明白天道之樂，如何能比極樂淨土之樂？

在世之時，我就於戒律上對弟子多有囑咐，自己亦是嚴以律己，不敢有絲毫放逸，心中明瞭「戒是無上菩提本」，若不持戒，則道業何能有進，不如法的修行，於己、於眾，又有何益？大乘佛法以起心動念為戒，若是心波一動，念頭一起，則已造下業因。平日此情業並未現前，卻是在臨終畢生重要關頭之時，方才顯現，的確令我措手不及，因為自己平時也從來未意識到，自己居然對於弟子，心中有著極為微細的師徒之情，哎呀，這可真是

愚痴啊，看不破世間虛幻的感情，而錯失了生西之機。

由此可見，於尚未轉識成智之業力凡夫而言，即使修行的功夫再好，亦是要謙虛謙卑，若有一點覺得自己的修行還不錯，那即是將自己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在世之時我教人念佛，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這是佛的聖名，含藏著彌陀世尊無盡的慈悲願力，以及阿彌陀佛無量的功德力，研讀淨土經典，諦聞有幸能對淨土法門升起信心，總是緊持著這句佛號，未敢有絲毫懈怠，但是現在看來，卻是心中仍有一絲毫極微細之傲慢未放，以及心底深處含藏極深的情念未斷。

相比自己的弟子「鍋漏匠」，我曾當著眾人之面，說過我不如他，這並非是自謙之語，而是我心中真實的感嘆，對於鍋漏匠能夠自在往生西方，我非常欣慰，自己成就了這一尊佛的示現。其實鍋漏匠自小與我熟識，乃至於後來在長大之後，其心中善性開顯，善根福德因緣具足，而拜我為師，我一眼便看出他的不凡

之處。但是自古以來，種種聖賢現於人間，愈是不凡者，為了法脈傳承及佛門之儀規，往往示現其異於常人之處，這亦是宇宙準則、真理實相，如濟顛之示現，又或寒山、拾得之示現，聖者之流，往往不入凡俗之舉，奇言異行，實乃慈悲心行，在這邊我也是點到為止。

當初我即有預感，鍋漏匠將會給當時我的許多弟子及信眾，一個非常不同的教育。果不其然，他真正作到了「念佛」，真正是「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法身大士、見性聖者，誰能想到是一位不識字，連佛門五堂功課都不會的鍋漏匠，這正顯佛菩薩度眾之慈悲及善巧方便。又宛如香光蘇佛，多少人能如蘇佛一般，打開如此之多之空間，救度如此之多之眾靈，超度法界虛空、銀河系、天外天等處，靈性自在遨遊十方，然蘇佛此世卻是示現為一在家女眾之相，亦是不識字。

弟子鍋漏匠的示現，其實我心中頗有觸動，才說出了這句「

我不如他也」。弘法利生一事，的確是勢在必行，然而若於自己的修行上沒有足夠的定功，乃至於甚深禪定，亦是沒有辦法帶給眾生實際的利益，這是諦閑清楚的一個道理。此處的甚深禪定，指的並不是石頭泡冷水的禪定，也不是所謂八風吹不動的禪定，而是外動內不動、身動心不動的動中禪定，此即如來之大定。若沒有這樣的禪定功夫，定功不足的情況下，犧牲的將是自己的道業，結果將是讓自己的靈性受苦。這是諦閑經歷這一切之後，此刻於西方極樂，心中非常深刻的體會。

當年我的弟子眾多，信眾更是絡繹不絕，名聲愈顯，慕名而來之人愈多，我對於名利並不沾染，於修行上我精進求法，慢慢自然有了許多的感應，佛菩薩的確於虔誠求法者，會給予指引以及回應，更會加持求法者能夠在道業上繼續精進；又或者於度眾的願力上更加力顯，其實對於出離輪迴這件事，對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件事，我一直並未忘卻這是最根本的原則，然而一路走

來自然而然法緣成熟，許多當時有緣之人受到感化，跟隨於我，大批的弟子以及信眾都信服於我，雖然我的心中一直戒慎恐懼，不敢於世俗有絲毫的沾染，卻始終是有著微細的不如法。

當年生了病，其實乃是佛菩薩給我的一個契機，雖然是身受苦，卻是讓我有機會因此而醒悟，明白見性自在往生，才是修行者該有的表法，以及「既然念佛，又何以生病」這個道理。當時同代的高僧印光法師曾經寄信予我，直言提醒我，我亦是虛心接受，心懷感恩，精進念佛，自然藥到病除，這是自然之事。然而卻是沒有真正反思自己俗務過多，雖是為了眾生一肩扛起，但當時的諦閑，若是能夠大徹大悟，適度往後退，讓自己能更加專注於淨化自己的身心靈，那以我當時的善根福德，未嘗沒有像徒弟鍋漏匠一般見性成佛之時。

其實從蘇佛以及我的徒弟鍋漏匠的表法之中，都能夠觀察到其中的相似之處，也就是其專注於淨化修行的這一個部分。

我的徒弟鍋漏匠，由於對於佛門的五堂功課並不熟悉，雖然是出了家，但是若是在寺廟中不能夠隨順大眾修行，卻反而有造業之危，所以乃是在我的許可及幫助之下，於世間的一處清淨修行，專持「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真正是從有到無、從無到有，將這個身體徹底地放下，真正地化除身心靈的一切塵染，而證得殊勝佛果，頓入聖者之流，乃是念佛見性之輩。

而蘇佛則是於五十多歲的高齡開始修行。在聽經聞法後的五年時間裡，獨自一人勇猛精進、修行淨化，在專持《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以及這句「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的情況之下，每天三部《無量壽經》，拜佛四小時，並且日日皆是於清晨兩點之時，於早課勇猛精進，終至見性成佛，證得法身。成佛之後，則是積極入世，於道場之中修行，於人群之中度眾。真正以其如來大定、外動內不動之動中禪定的功夫，在這樣的定功之下，沒有任何沾染世俗之迷情。宛如蓮花一般，出淤泥而不染，

教化許許多多的有緣之人，並且救度了無量無邊的眾靈。

這兩尊佛都修行得勇猛精進、淨化修習，一句佛號從初發心直至成佛。真正看得懂的人，應該要明瞭其中的深意，將會對自己的修行有莫大的裨益。

以上所言，乃是諦閑希望令見聞者能夠聽聞而生起警醒之意。明白修行之根本乃是在於見性成佛，方能夠真正做到隨佛，救度無邊苦眾生。

修行一途必然是福慧雙修，福德智慧圓滿，方能夠成就殊勝佛果。這是許許多多的學佛修行者都明白的道理。

那到底於度眾之外行以及內心之淨化，這兩者之間的平衡該如何把握、如何並行，而不至於讓自己迷於這世間之種種妄想，不於其中汙染，所謂觸境生情，所有一切境皆是世間虛幻無常之相。而這「情」字，則是所有修行人都必須要克服的一個大考關；若是能夠克服者，即能見性成佛。

以佛學而言，許多學佛之人，特別是修學淨土的淨土行人，都知道這句「南無阿彌陀佛」聖號，乃是超情離見，離開一切緣慮，斷絕一切識見。但到底所謂的「情」又是什麼？的確往大了說，就是所謂的「七情五欲」，也就是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及財、色、名、食、睡。然而，若是更進一步透徹瞭解，所謂的「情」，其實即是所謂的「附體」，在六根接觸六塵之時，六根對於外來的境界有了種種分別，入了六識。此時已是代表自己已被外來的眾靈入體。

修行者發願度眾，而於度眾之時，種種外境顯現，其中必不可少的乃是與人們之間的互動。若是遠離人群，則又何來、又何能有機會教化人們？這是必然的道理。

然而，在沒有深定的情況之下，當與人群接觸之時，心中有了意念波動，乃至種種分別，此時即是招感與自己個性、習氣，又或者是心念相似相同的眾靈入體。這些眾靈有許多往往即是自

己所接觸的人們的冤親債主。

這是此刻諦閑在西方極樂世界所看到的真相。這也是為何歷來佛菩薩或祖師大德，總是諄諄教誨，教導修行者，尤其是發願度眾的修行者，必然要身具定功，才能夠度化眾生而不被眾生所度。其原因所在，即是為了避免自己在度眾的過程之中，因自身之起心動念而被難以計數的眾靈附體。

而被附體之後，不只是造成自己身心靈上的負擔，更重要的是，當他人的冤親債主有越來越多入了自己的身體之後，在其干擾之下，往往令自己這個身體與這些人們結下了更多的緣分。然而，此緣卻已非當初自己接觸這些人們的初衷，與其結下的緣分並非是殊勝的法緣、解脫緣，而是彼此交纏雜擾的雜染煩惱緣、情緣。

這是一件所有修行人都必須戒慎恐懼之事。此刻諦閑在西方極樂世界，看到現在的佛教，看到現在的學佛人，乃至於許許多

多的出家僧人，都難以避免地在弘法度眾、弘法利生的過程之中，被太多太多的外靈入體。亦即在心中有了念頭以及種種分別之時，心念波動之下，即是招感身體外的諸靈進入自己的身體，這就是所謂的外來附體。

這個身體吸取了太多他人的冤親債主，乃是這些自己本來要救度的對象之冤親債主，卻令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造下罪業而偏離了正軌。此時這個身體的身行往往早已偏離了正道，與宇宙準則、真理正道相違背。

這樣的現象，現在諦閑於此時接受訪問之時說出，乃是希望更多有志於佛道的佛子與學佛人，都能夠聽聞而清醒，真正明白此生該追求的，並非是世間的名聞利養，又或者是財色名食睡，而是真正清淨莊嚴的殊勝修行。

亦即真正地放下世間一切，一心發願度己度眾，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若是福報具足者，更有機會能夠於此世命終之前，即見

性成就佛道。那就是像此時香光大佛寺的蘇佛一般，能夠以其見性法身以及千百億化身，救度無邊苦眾生，對於人道以及靈界產生真實的正向幫助，帶給眾生實際的利益。

香光大佛寺佛法的教育，的確是透徹宇宙準則、真理實相，乃是由阿彌陀佛為大眾開示，而由見性者蘇佛為大眾講演，靈界與人體之間，彼此互相影響，交錯之種種關係，的確沒有香光大佛寺現於世間，難以令世人得知其中的種種深妙之處。其中最為殊勝的，即是為大眾解開這個人體的奧妙，空間之說，以及冤親債主、附體、魔眾干擾之事，在阿彌陀佛以及老師夏蓮居老居士的開示，及各式各樣的靈性訪談之中，慢慢被大眾所知。

空間打開之時，極為殊勝，乃是百千萬劫難遭遇。在歷來的祖師大德之中，不乏見性者，許許多多其實都能夠有著與佛菩薩對語的能力，只是世人未知；而祖師大德亦未將此些神通感應之事現於世間，此乃是因緣不具足的緣故。

此時於香光大佛寺，由於有著阿彌陀佛、老師夏蓮居，以及蘇佛三尊佛應世的殊勝因緣，才能夠讓篇篇的靈性訪談得以問世，這是眾生之幸，亦是蘇佛願力之現。

若沒有蘇佛於世間日日夜夜超度眾生，也就沒有阿彌陀佛此時於世間正住之時。所以所有的修行者，應當對於蘇佛生起十二萬分的敬意，並且要感恩再感恩。乃是因為蘇佛真實以其身代眾生苦，救度無量無邊的苦難眾生，其心與行確實與阿彌陀佛相應，才能在阿彌陀佛的慈悲護佑之下，將無量無邊的空間開啟，以救度其中的苦難眾生。此時於香光大佛寺進行的大超度，就是其中最直接的顯現。

於歷來的經典之中，「魔眾干擾」這件事情雖然有所提及，卻未能讓所有學佛人生起足夠的重視；又或者雖然有著足夠的重視，但沒有直接而具體的認知。如今對於靈界之魔眾，應當是所有的修行者們應當要去了解的。以法緣而言，末法時期之修行者

，於修行過程中所遭受之考驗、障礙，比之像法時期、正法時期之修行者，又多上許多，魔眾的確是無孔不入，已經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之中，其中明顯的體現就是所謂的現代科技，關於手機、網路等科技，雖然是有許多便利之處，然而於靈界所見，可以清楚發現，隨著人們使用這些科技，將會招感大量的魔眾入體，而令人們變成魔眾的傀儡，乃至於其實這些科技本身，就是人類於魔眾入體控制之下，而發展出來的魔眾的溫床，這些科技被研發、發明的過程，本來就是在魔眾的引導之下進行。人們未能得知這些事實真相，對於科技的方便以及好處深感著迷，卻不知這些科技產品，將會使人們本有清明的自性遮蔽，付出的是魂魄的代價。

在這樣的年代，許多現象往往是向著極端發展，要如何做到平衡，的確是一件需要學習的事情。在佛法而言，遵行宇宙準則、真理正道是第一要務，乃是由於既然發願學佛，甚至是放下世

俗的身分以及種種關係，以一位出家眾的身分行於世間，即是希望能夠於修行之後，自身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亦令他人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此真實利益於過往的經教之中，由於當時本師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的因緣，雖於各經各處皆有提及，然而卻是沒有直白開顯，若是真正契入經教，大開圓解之人則可得知，又或是開悟破初關、破二關之人，亦可得知，若是於毘盧遮那頂上行之人，不只能得知，甚至自身則可親蒙法益。

此真實利益究竟為何？即是此時香光大佛寺所教導的宗旨，不老、不病、靈性不死，這樣殊勝美好的甘甜果實從何而來？乃是通過開發自性之中本有的能力，淨土法門之要乃是於「淨化」，通過修行淨化，靈性之中本有種種不可思議能力，也就是每個人本有的本能，將能夠自然而然開顯，於過去生中所修之法門，又或者某方面特別突出的能力，在佛力加持之下，將能夠先行突顯，隨著一步一腳印跟隨阿彌陀佛的教導前行，依教奉行者終將

找回過去所修之種種能力，甚至更上一層樓，見性成就法身，這其中最重要的依靠就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這句佛號的確太過殊勝、不可思議，即使現在於西方極樂世界的諦閑，有著種種大神通力，也依然未能夠對這句佛號的殊勝之處，真正窮究清楚。這麼殊勝的果實，應當是要珍貴並且堅定持念。

然而歷代以來，淨土行人往往知易行難，知道這句佛號有多麼的殊勝，卻難以真正發起執持名號的願心，這其實正表示淨土法門之知難行易，關鍵之處就在於信願行三資糧中的「信」，若能真正具足六信，則能夠真正發揮這句佛號的殊勝功德力。

「觀想超度」是一個為學佛人所陌生的概念，雖然於受戒或者經典中有提及觀想一事，但對於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進行觀想超度，卻是不曾聽聞過。若是智者，當能明香光大佛寺之教法，其特殊及高明之處，貌似神異，卻是真正直接於過往修學淨土者的盲點或迷惑之處，一針見血，令迷失者能夠清楚明白如何

修行，端看個人之善根福德因緣是否具足，若是具足者，則可自然於佛力加持之下，自然明瞭過往修行上的偏差之處。

蘇佛日日夜夜行觀想超度，已經超度了無量無邊的眾靈，其中的核心乃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及救世度眾的願心，其實也就是經中所言之「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淨土修學者若得知此法，當要明白淨土法門並非小乘，而是一乘之大法，不只能夠了生死、出三界，更是能夠見性成佛。佛者，乃是自身成就，而助眾成就之覺者，不入六道輪迴，亦不令眾生入六道輪迴，顯揚光明而欲令所有眾生皆找回自性、佛性，絕非自了漢，而是積極度眾。正如蘇佛所言，「佛沒有自己，佛都是在救人」，的確是直白易懂的真實言。現在的淨土行人，當問問自己，念佛為的是什麼？為的是這個身體，還是一個佛給的保障；又或者是為了超度、救度苦難的眾生，若是前者則佛號念之無用，若是後者則這句佛號將能發揮出作用。

歷來行腳之祖師大德，其實也就是行觀想超度，一步一步腳下皆有佛，口中亦有佛，心中亦有佛，每一句佛號真實都是在救度眾生，未曾有一點是為了自己的這個身體，這樣的德行的確令人嚮往且信服。蘇佛此時之示現，其實就如祖師大德行腳之示現一般，乃是讓大眾得知，淨土法門絕妙難逢，修行處即是度眾處，度眾處即是修行處；持名即是度眾，度眾即是持名；從願起修，全修在願；從性起修，全修在性，自性之中的大光明藏，那是沒有一點念頭，無念之中大放光明；亦即為念佛之中大放光明，以佛號即自心，自心即佛名；於「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之外，別無他念。此即為修行之綱宗，總不離願心與持名。

看到蘇佛之示現，學佛人當要明瞭，若沒有救世的大願，又怎麼能夠得到這句佛號的殊勝功德力？淨土法門雖是易行道，彌陀世尊雖是大慈大悲，然若無菩提願心，一切皆是枉然，也不可能往生極樂，而這也正是香光大佛寺的教育所發揚的。

到底往生西方這件事，自己能不能做到？何謂真實的往生，許多人們已迷失於其中。真實學佛，不應該生病，這是一件世人必須要清楚認知之事；而於往生，若是自身之魂魄已經不完整，不能作主的情況之下，如何能臨終一念，提起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太多的人著迷於往生的假象。香光大佛寺的出現，的確於許多淨土行者是一個挑戰，但是學佛貴在真實，真實的往生，應該是不一樣的殊勝。身中靈界的真相，應該是每位學佛人都應該了解的。如何善護己靈，在於完全與宇宙準則、真理正道相應，心性之中污染、偏邪，一點一滴都必須要完全地拔除。帶業往生的確殊勝，但並非未改個性習氣者能夠做到，以帶舊業而非帶新業。此時此刻諦閑於西方極樂世界提及這些，就是希望告訴世間的淨土行者，修學淨土，若是不能於調改個性上拼盡全力，直如面對生死大敵，則難有往生之機會。

香光大佛寺於阿彌陀佛及蘇佛的帶領下，多年以來，一直不停地突破，此突破不在於世間的名聲，或者佛寺的規模，而是完全在於對於眾生的真實救度，尤其以靈界而言，已經有無量無邊的眾靈得到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救度。

當蘇佛在中國超度之時，整個中國每一寸土地無不沐浴在佛光之下，蘇佛以其千百億化身覆蓋整個中國，帶著阿彌陀佛大放金光，佛光穿透重重無盡空間，救出其中的苦難眾靈。諦閑看到這些畫面，心中非常震動，這樣的功夫的確是難思難議，即使是在見性者之中，蘇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

經中之王《楞嚴經》講述了許許多多五陰魔對於人體的種種影響，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讓大眾能夠得以明白念佛之重要性，的確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乃是降伏魔怨的無上法門，簡易直截。許多人難以升起對於這句佛號的真實信心。難信之法若是能信，則顯信者之大福；若能信而真行，則其人能有成佛之

機。

對於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愈親近、愈熟悉，諦閑就愈深感佛之大慈悲、大願力，真正太偉大了，我不知如何用語言描述心中之感動，再次發願生生世世都要跟隨阿彌陀佛，因為輪迴真的太苦了，而往昔以來所欠下的業債，正如經中所言，「深如大海，高若須彌」，若非此時於西方，以西方聖眾之大神通力，觀看自己或他人之宿世造作，諦閑也無法真正明白這件事的嚴重性。

若是真正了解者，必然不敢令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於口中流失，於心中流失，因為真的，我此刻於西方看見了，若是修行者沒有這句佛號於心、於口，哪怕只是一剎那的極短時間，都代表著業力牽引，代表著冤親債主已經顯前，而念念皆有空間產生，到底自己會進入哪一個空間？若是無法即時提起佛號，那就只能在業力之中流轉。

古往今來，包括禪宗的棒打，又或者修行成就者之獅子吼等

，其實都是希望進入空間者，能夠因此而清醒，才会有此行為。許多學佛者，尤其是出家人，在道場之中，都見過許多昏沉、掉舉之現象，然而卻是未能清楚，這就是所謂的進入空間：於一個念頭的偏差，即是代表著劫世之個性習氣現前，被冤親債主拉入空間之中，則其人多是產生了精神異常，或者身形變形，又或者是心行的異常，這都是由於進入空間而未能出離，魂魄已是留於空間之中受報，又或者被冤親債主踢出體外。

這句六字洪名能夠打開空間這個講法，其實過往未曾有過，直到香光大佛寺的蘇佛現於世間，並有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在佛的開示以及蘇佛的示現之中，學佛者才能明白，原來這句佛號有著如此不可思議之功德力。

蘇佛的確是將這句佛號發揮到了極處，發願救度眾生，不只是人道眾生，更有靈界廣大無邊的眾靈，都是蘇佛發願要救度的對象，乃至於魔界的魔眾，都是蘇佛發願要救度的對象。「魔眾

乃是未受教育的孩子」這件事，乃是事實真相，太多的孩子由於在世之時被魔眾控制，造下種種罪業，而於死後成為了魔子魔孫，進入了魔界。

以中國而言，魔眾遍布全國，人們完全是在魔眾的控制中生活，在此非常時期，諦閑也只能直接講出這樣的事實真相，用意就是希望人們見之、聞之而能夠奮起，緊持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並且恭敬聽受阿彌陀佛的經法，如此方有得救之可能。

太多太多的魔眾在控制人們的生活，如果不解決魔眾控制干擾的問題，人們難以清醒。現在中國的人們有了一線生機，這乃是由於蘇佛大慈憫，犧牲自己的身體，即使中國魔眾群起攻之，依然力行超度，將無量無邊的中國魔眾送入了西方法性土，整個中國的磁場因此得到了淨化，令人們受魔眾控制的情形得到舒緩。諦閑感恩蘇佛的無私救度，讓中國有了善轉的可能，其中中國

的孩子也蒙受到蘇佛超度的利益。

現在許多的孩子由於缺乏道德教育，心中的善性在小時候即被覆蓋，對於自私的心念行為熟悉，而對於無私、無我、替人著想的心念行為感到陌生，因此往往在很小的時候就被冤親債主找到，甚至許多孩子由於個性強烈，年輕就已經被魔眾附體控制，這皆是由於沒有佛法的教育，未能明白何為宇宙準則、真理正道，這樣的情況普遍發生在下一代的身上，諦閑看了非常痛心。其實每一個孩子在佛法來講，都是一尊佛，都有著成佛的潛力，只要能夠善加引導，好好培養，都可以是一位高僧大德。

現在蘇佛一直希望能夠辦學校、辦教育，這的確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人道沒有香光大佛寺佛法的教育不行，一個時代有沒有希望，發展的趨勢如何，觀察其孩子的心行身行即可得知，佛法的教育教導人們宇宙準則、真理正道，純淨純善的心念能夠幫助孩子的身心靈穩定發展。現在的孩子們由於從小沒有佛法的教

育，在很小的時候心念即已經有了太多的偏差，自私的心性即是代表著「個性」的養成，一點一滴的個性都會招感冤親債主現前，亦會感召魔眾入體。

諦閑在極樂世界看到，好多孩子由於從小被冤親債主找到，很快就失去了單純、純樸的模樣，魂魄被踢出體外之後，身體早已不能自己作主，而是由冤親債主、魔眾作主。許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心念偏差會招感外靈附體，附體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附體愈多，則孩子受到的干擾及控制愈嚴重。許多父母總覺得自己的孩子像是變了個人，卻不知其身早已非本靈在使用，而孩子由於附體嚴重、魔眾入體，也難以聽進父母所講的話。

以佛法來講，孝養父母、奉事師長乃是基本，而現在又有幾個孩子能做到孝順。為人父母希望孩子能夠成材，這是人之常情，可是若是不得其法，終究難以如願。這一切都有待人們接受佛法的教育，聽經聞法，明瞭宇宙準則、真理正道，才能夠明白該

如何做。父母若是能夠學佛，由自身做起，從小教導孩子無私、無我、為眾，那麼孩子方有可能免於被冤親債主及魔眾控制的下場。

到底什麼是成材？非於世間任何的成就，而是於這顆心的善良，在於心中的佛性得到開展，這樣的孩子願意犧牲自己，幫助他人，懂得替他人著想，對於父母長輩懂著柔和善順，對於國家社稷，懂得報效回饋。

反之，如果一個孩子他總是非常有自己的主觀、主見，對於人事物有自己強烈的看法，難以順從他人，配合團體，又或者總是以我為大，什麼事情都喜歡往前站，喜歡出風頭，而不懂得謙虛謙卑，這樣的孩子其實都已經是魔眾控制的對象。這樣的孩子即使再有能力，又如何能孝順父母、奉事師長，而若不能做到以上兩點，則難以在出世間之聖學上有所成就，亦即難以學佛成佛。

父母給孩子的身教、言教極為重要，到底人生之中重要的是

什麼？到底人生的目標該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若是父母都不清楚，孩子亦難以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所以香光大佛寺佛法教育的重要性愈發顯明，以唯有接受佛法教育才能真正明白，人生只有一個正確的目標，亦即「救世」，這樣的願力，其實每個人都應該要發起，因為若是不發願救世，自身亦難以得救，

現在人間佛教在世間非常盛行，於生死這件大事的重要性，似乎許多學佛人都已經忘記，沒有了正確的方向。將引導學佛人前往什麼樣的道路，這是諦閑要提醒世人的。於人間學佛的概念的確令人心動，卻不是令人心平，因為這世間本就是令人心動，而波動將招感冤親債主與魔眾。若不是真心願意出離這個苦難的世間，又如何能夠令身中的冤親債主心平，而願意化解？

為何諦閑會如此說，因為累劫累世自己為何傷害了這些冤親債主，正是為了世間的種種啊，財富、名聲、權力、地位、美色，又或者家庭、親情、友情等等，只要一點自私，只要還要這世

間的任何一點，那都是冤親債主不能夠與自己化解的一大原因；而未能與冤親化解，又如何稱得上是學佛呢？屆時冤親討報之時，必是難免於老、病、死的結局，過程中身心的異狀自是不在話下，過程中又將在冤親債主的控制之下，造下多少的罪業？

諦閑想告訴現在的修行人，當要明白自己為何學佛，最基本的一件事即是離苦。如果學佛不能與自己的冤親化解，那「苦」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是劇痛極苦。試問，如果學佛學得這麼痛苦，那又何必要學佛呢？而他人見到自己學佛卻同未學佛之人一般，難以自主，老病死苦，又怎麼會想要學佛呢？

到底在末法時代，淨土行人該怎麼做，才能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的路。這的確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並非是為了任何世俗的利益，而是為了要真正發揮佛法的力量，帶給人們佛法的真實利益，體現出佛法的價值所在。世尊的教導是不變的真理，不論修持的方法有什麼樣的變化，永遠不會偏離宇宙準則、真理正道。

香光大佛寺的身心靈療法以及靈性訪問，的確是一條新的路，此乃是於本師釋迦牟尼佛教法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深入淨土法門，而開發出了請眾以及打開空間訪問靈界等度眾之行。

對於這樣的大法，要發起如實的信心，需要見聞者本身對於「苦」有著足夠的認知及體會，現今之學佛人，當要自問自己滿足於何處？是世間種種虛幻的假象，還是滿足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安全感，若是對於世間人的苦有著清楚的認知，對於自身之苦有清楚的認知，對於不能作主這件事有著清楚的認知，學佛人必然會追尋著離苦的辦法，那是真正的真理，於求不得苦之際，自己能夠作主嗎？於五蘊熾盛之際，自己能夠作主嗎？在名利面前，自己能不能不動心？對於戒律自己是否能夠持守？對於外在的評論，自己是不是能夠沒有得失？為什麼要學佛，不就是希望能夠解決以上的問題嗎？現在自己所走的道路，究竟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學佛人應該要反觀內省，尤其是老苦、病苦、死苦，

是否能夠離開這些苦痛？這是一個檢視自己的修行，是否方向正確的重要標準，學佛的確不該有任何老病死的異變。

見性這件事，我在極樂世界看到，可以說現代的修行人，沒有幾位相信自己有機會能夠見性，這是一件讓諦閑非常感嘆的事，在這樣的前提下，大多數修行者終其一生追求的究竟為何？淨土行者若是能依教奉行，能夠一生成佛，這是真實不虛之語，到底何為見性？的確學佛人沒有足夠的了解，畢竟見性者難逢難遇。香光大佛寺蘇佛即是這樣一位珍貴難逢的見性之人，於佛法的教育中講出千百億化身的真相。原來千百億化身即是見性者身中無量無邊的細胞眾靈，這些眾靈本來乃是修行見性前之冤親債主。於修學佛法之後，見性者以用心帶動全身細胞，轉變為純淨純善的心念，恆持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帶領身中諸眾靈一同念佛。當見性之時，身中無量無邊之細胞眾靈，亦能一世一同見性。這即是千百億化身之由來。

蘇佛即是以其千百億化身觀想超度，救度了無量無邊的眾靈。其法範圍遍及法界、虛空、銀河系、地球、宇宙、天外天，甚至地獄，亦是蘇佛救度的範圍。蘇佛講經之法音能夠遍及法界虛空界各處之原因，即是在於蘇佛日日夜夜於法界虛空各處進行超度。凡是蘇佛超度時到過之地方，眾靈都有機會能夠聆聽到蘇佛講經之法音。救世度眾真實之行在蘇佛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諦閑在西方極樂世界看到之後，也忍不住讚嘆：「真佛應世，救盡無邊苦眾生」。

我非常幸運能夠蒙蘇佛救度，將我送往西方極樂世界。當時我本來在天道二十八層天，享受著清淨安詳的生活。我在定中沒有任何的波動，心裡非常平和。突然一道金光乍現，空中響起了一個聲音喊道：「諦閑老和尚！」我在金光的注照之下，從天道二十八重天，於一瞬間就來到了當時在臺灣石碇的香光室。而在之後更是由蘇佛將我送往西方極樂世界，這的確是令人難以置信

。若非是諦閑自己的靈魂親自經歷這一切，或許也難以相信，世上竟然有人能夠有這樣的功夫，能夠直接將眾靈送往西方，這在經典中從未有過任何的記載。

原來淨土法門的修學，不只能夠讓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一生成佛，更是能夠具真實度眾大願之修學者，在見性成佛之後，能於不停地積功累德之後，獲得牽引眾靈往生西方的能力。包括身心靈療法的進行，也就是所謂的「請眾」這件事，能夠將人體之中造成身體病變的眾靈請出，並且送入西方法性土，這樣的能力，亦是由於蘇佛不停超度眾靈、積功累德，其功德無量，才能為人實施身心靈療法，這即是經中所言「阿彌陀佛是大醫王」的真實體現。

由此可知，念佛觀想超度的確是淨土法門修學的一大核心。而過往世尊於經中未直接明言，而如今於蘇佛自身親證佛果之後，為大眾展演了這一段無上妙法，的確是百千萬劫難遭遇。

香光大佛寺蘇佛示現了不老、不病、不死，這是事實真相，有緣者應當前來恭敬求法，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時能夠遇到阿彌陀佛正住於香光大佛寺，這是千載難逢的殊勝因緣。淨土學者應當要速速前來佛地求法，將有機會讓自己的修行迎來翻天覆地的轉變，見性並非遙不可及，在香光大佛寺依教奉行，都有著能夠見性成佛的機會。望學佛者能夠深具信心，發救世之大願，真實隨佛行。

如今諦閑於西方極樂世界，見到蘇佛的示現，心生嚮往，發願要精進修行，成就佛果，將來於世間像蘇佛一樣，救盡無邊苦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諦閑

近代 楊坤 （距今約八十多年）
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八百戰士之一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楊坤：

現在的楊坤非常平靜安穩，這是幾十年來沒有過的感覺。西方法性土就是我以後的家了。

我看著這個地方，也看著眼前的南無阿彌陀佛，還有大家稱作「蘇佛」的這一位佛。蘇佛看起來就像一位慈祥的奶奶；在人間的肉身，我看到的是一個充滿朝氣的奶奶。可是他卻非常神奇地有很多個化身，叫做「千百億化身」的特別能力，救了我楊坤，也救了我很多兄弟。自從來到這裡之後，我一直把蘇佛當成我的偶像。我知道，如果沒有蘇佛發大願心，也沒有南無阿彌陀佛

來拯救我們的話，我們還是一堆困在黑黑濛濛世界裡的可憐孩子。

蘇佛的功夫太神奇了，我和兄弟們個個看了目瞪口呆，沒想到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被救起來。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是過了這幾十年痛苦又迷茫的日子；但至少我們有一群兄弟在一起，所以不至於獨自過得非常痛苦。當南無阿彌陀佛告訴我時，我才知道自己已經離開人間大約八十多年了。八十年可能是一個人一生的壽命，沒想到這一眨眼就過了八十年。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一點印象都沒有，但我知道自己過往是什麼樣的人。我死前的故事，倒還是記得一清二楚。也許是那一份痛苦太深刻，刻進了靈魂深處，所以我只要稍微回憶，就一目瞭然地呈現在眼前。

今天阿彌陀佛點名，讓我們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八百戰士出來說話。我是第一個跳出來說「我要講話」的人，所以就由我楊坤來負責跟佛、還有大家彙報了。

這個聽起來非常長的名字，代表「八百戰士」，其實也不過是四百多個人。我們當時四百多個兄弟聚集在上海四行倉庫這個地方，守衛著上海城。日軍日夜對我們進攻，對我們砲轟，但是我們依然堅守著這個易守難攻的地方。這個就是簡略的故事。

但是說來話長，我楊坤不過是來自湖南鄉村的一個農民小兵。當時日軍全面進攻中國土地的時候，我還在耕田，只不過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但是我知道家國危難之際，如果需要我挺身而出，我願意練就一身的武藝，來保護國家，保護家人。

於是，在聽到附近有徵收民兵的時候，我一下子便跟父母道別，參與這一支地方組成的民兵團隊。我們個個都是很年輕的孩子，還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我們就在湖南的一個隱秘的地方，進行不到一個月的訓練。在這一個月裡面，我確實也學了不少，身體也變壯了。但是短短不到一個月，我們有好多的人就被分派到比較遠的地方，進行抗擊日軍的行動。

當時，我還不知道自己會到哪裡，但是他們說身體強壯的人就會隨著一位長官出發。於是我們湖南好像一共有十幾個人，就隨著長官與其他省份的大隊會合，一路前往東邊。後來才知道我們要到上海這個大城市。當時年輕，也不知道來勢洶洶的是日軍，以為也不過是一場訓練而已，所以沒有抱著太大的心情來進行什麼會戰。

但是，當我們到達上海之後，才僅僅停留看著上海城一天的時間，還對這個地方非常陌生，也知道這個地方非常嚴緊，有很多地方不可以去，只能嚴格地遵守命令，在可以移動的範圍內進行移動。我看著這座十分繁華的城市，在當時這已經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城市了吧。對我們鄉村來的孩子來說，這個地方簡直是太特別了。但是我們也沒有時間做過多的遐想，一下子就被關到一個祕密的基地進行地下討論。

那時候長官非常嚴格地看著我們每一個人，然後要我們彙報

自己抗擊日軍的決心如何。我們個個都意氣風發地說，我們誓死都會保衛國家，會為這一片家園做出最後的抗爭。

原來在這個土地上，戰爭已經進行好幾個月了。這個戰火瀰漫的氣氛，一下子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火，也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樣子。

但是如今長官卻說，我們這群人是一組敢死隊。我們聽到這裡之後，雖然心裡頭為之一涼，知道自己可能此一行動非常危險，必死無疑。但是大家老早就抱著必死的決心，所以長官說完話後，大家抗擊日軍的心情開始變得高漲起來。我們非常瞭解，在自己身後的是數千百萬計不止的平民百姓，他們正等著我們這一群軍人為國家站起來，保護著太多的老幼婦孺。這份使命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一點都沒有後悔的意思，各個很快地就聽從命令，簽了一份遺書，給自己家人說了幾句話，然後就再次被隔離了起來。

這一次被隔離起來，其實也是為了不讓我們拋頭露面。但很快地，我們接到通知要被送到一個叫做「四行倉庫」的地方；這個地方位於上海非常顯眼之處，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我們將在那裡抵禦日軍的進攻。雖然我們沒有什麼太多的戰術可言，但我們有著一顆誓死報國的決心。如果說我們的犧牲可以換來無數人的生還，那我們是非常願意去赴死的。

從祕密基地轉移到四行倉庫之後，我們便接到通知，即將迎來的是日軍無時無刻對這四行倉庫的進攻。我們這些農村出身的孩子，可以說都沒有什麼上戰場的經驗，心裡頭難免還是有害怕的情緒。然而我們也知道，在祖國危難之際，能有幸被派到前線進行如此的抵抗，或許也是自己可以報效國家的時候，因此我們的心中也感到非常平靜與感恩。加上統帥們對我們進行的安撫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們知道我們這些孩子沒有經驗，非常細心地給予我們力量與教導。

我們很快就投入到戰火砲轟的情境，只是自己被保護在這個非常牢固的四行倉庫裡。其實一開始的進攻，我們還覺得沒有什麼，這四行倉庫有層層的阻礙，足以阻擋砲火的進攻。

期間有一些兄弟出去與日軍正式進行抵抗，很快就喪失了性命。我當時並沒有接到通報讓我出去做些什麼，所以我一直都待在室內。這種等待的心情其實也是蠻煎熬的，因為不知道哪時哪刻，四行倉庫這穩固的牆壁可能就會失去效用，而讓日軍隨時打進來。

我們在室內做了很多防護與準備工作。雖然我們的能力不足，但我們願意花時間去彌補自己各方面的欠缺。長官們很細心地教導我們，讓我們瞭解這一帶所有的地理位置、形勢以及路線該怎麼走。有很多事情對我們來說實在太陌生了。我們這群孩子從來沒見過兩、三層以上的高樓，可是一下子來到上海這個城市，所面對的是當時的繁華，以及在日軍砲火轟炸下所化為廢墟的慘

狀。這一幕幕死傷慘重的狀況對我們來說實在太震驚了。很多人這輩子也沒見過死亡的場面，一下子卻要面對數以萬計的日軍，以非常殘酷的方式進行砲火轟炸。這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場面，適應起來確實是一段相當煎熬的日子。

我們不怕死，但是我們不想造成國家累贅，不想因為自己的無知與缺乏經驗，而讓後方的人們受罪。我們這些孩子的心思其實都非常簡單，「報國唯有厲清忠」的道理還是懂的。從小雖然沒讀過、也不認識幾個大字，但是對於歷朝歷代那些忠肝義膽之事，我們還是有所瞭解。知道國家存亡之際，必須要靠著一群願意為國家赴死、願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才有辦法保護住這後方的江山社稷。

在這個地方死守好幾天之後，我們忽然被告知可以離開四行倉庫了。我們個個非常驚訝，以為即將迎來新的人生，也就是再度接受訓練、投效國家的行列，所以大家都是帶著劫後餘生的心

情，大步走出四行倉庫，被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們確實不知道未來即將發生什麼事情。結果過了不久，我們竟然被另外一批人所掌管。此時，保護我們的長官謝晉元被刺殺身亡了，我們心中非常難受，個個都非常驚訝地看著當時的長官的身影。

無奈的是，長官倒下之後，我們很快被日軍俘虜了。個個都被綁手綁腳，甚至把頭都蒙了起來，我們不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世界。日軍將我們一一帶上大車，我們擠在大車裡，喘不過氣來，也不知道前方一片黑暗到底是什麼情形。大概過了好多天，我們死守在這輛大車裡，沒有進食也滴水未喝，苦守的過程非常難受。

後來我們被押到另一個地方，距離上海應該有一段距離。我們一下子被拋進一間大屋子，然後被告知這就是以後生活的地方。我們個個嚇了一跳，日軍跟我們的溝通只是很基本的漢語，加

上一些比手畫腳。我們聽不懂日語，日本軍方也只懂基礎漢語，所以我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迫開始進行許多不為人知的苦工。

日軍讓我們搬運東西，我們就搬運；讓我們做什麼都得服從，一點怨言都不能有。當然，我們之間有一些特別勇敢的兄弟，竟然直接對抗當時的日軍指揮官，想要罷工、逃離這個地方。但無論是正面逃脫還是祕密逃走的人，最後都被處死了。而且日軍會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將他們慘死的畫面暴露在我們眼前，讓我們看得一清二楚。我們嚇得魂飛魄散，再也沒有人敢提逃走的事。

大家就安安靜靜地待在這個地方，繼續進行苦工。我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此時此刻，我們已經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繫，也失去與中國指揮官的聯繫。不知道會不會有中國人前來搭救，因為我們所處的地方是非常隱祕的山林，大家雖然很沮喪，依然抱著必死的心跟兄弟們在一起，忍氣吞聲地度過了好幾年。

我楊坤的意志力說起來算是比較強的，因此在許多兄弟陸續殉難之後，我依然存活下來。只是到了真正解放的那一天，我的身心都崩潰了。頂著巨大的壓力和身體上的痛楚，實在是太長久了，我在被解放的那一天突然猝死，再也沒有享受過外面世界的任何事物，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就這樣客死異鄉，待在上海南部的這片土地上。

死後的世界令我非常感慨。我在死後的空間裡，確實看到很多比我更早離開人間的兄弟們，他們都跟我一樣困在這個空間當中，未曾離去。大家還是咬牙切齒傷心難過著，但好像也改變不了什麼現實。他們有些已經在這裡一年、兩年、三年，甚至從我們一開始進來到現在，好像也有四五年了吧。大家的鬼魂聚集在一處，過著痛苦萬分的鬼日子。彼此之間也沒有太多的交流，大家只是知道彼此的存在，然後安安靜靜地在這個空間裡待了很長的時間。

在很絕望的時候，我們忽然感受到全身都輕了起來，而且頭頂上有一道光在無時無刻地注照著我們。我們非常驚訝地睜大了雙眼，看著眼前的場景，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才知道原來有人來救我們了！

我們眼前看到的是南無阿彌陀佛，還有一個人間的見性佛，名叫蘇佛。他的身影在跟我們打招呼。我們一下子就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這是一個十分明亮溫暖的世界，跟我們幾十年來所處的空間大不相同。

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依然在我們的眼前，只是我們此時此刻已經不是一條孤魂了。我們很快地就換上了乾淨的白衣裳，坐在蓮花臺上，每個人都有一朵蓮花，非常舒服地在佛光的淨化下坐著。

原來這一切發生的變化，都是因為蘇佛正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超度，有很多像我們一樣的苦靈，一下子就被帶到西方法性土

中。讓我們嚇一跳的是，原來我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時間才不過幾十年。但是放眼望去，在西方法性土上很多中國靈，他們可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待了上百年、上千年，甚至上萬年之久，他們受的苦可比我們慘烈多了。

我們個個很歡喜，也很感恩。今天發生的一切變化是我們從未想過的。我們想跟家人報喜，但我們知道家人早就已經離開人間，也不知道哪裡去了。

我也希望我的家人跟我一樣，在這片土地上感受到這份佛光的注照，然後也跟我一樣來到西方法性土上。我們個個對佛都充滿了無比的禮敬崇拜之情。

我們大多數都不認識佛，也不知道南無阿彌陀佛來到人間在救度著我們。但是現在學到了很多，我們也知道當時自己為了報國走上了這條路，其實也是因果中注定的事情。所以，該還的我們還盡了。此時與佛的因緣來到，我們有了大翻轉，可以真正接

近佛。這一切也是因緣中注定的事情吧。

大家的心都非常的平，甚至對於日本軍都沒有了怨恨的心。我們知道一切都是在因果的定律當中進行，日本軍也有日本軍該受的果報，他們一樣很苦。因為沒有人獲得真正的佛法教育，才會走上了這條路。他們很多也像我們一樣是無辜的孩子，很小就被推上了戰場，也不知道前方為何物，就這樣直直地打仗去，我們對他們也抱以非常同情的心。

此時的楊坤已經不是當時的楊坤了。我喜氣滿滿地在蓮花臺上，高喊著「南無阿彌陀佛」，一直唱著，心情平復了很多。想起昔日的種種，也不過是一場夢吧，過去的事情我們都放下了。此時眼前是一片光明，迎接我們的是一個美好的未來。

我們知道，唯有緊持著「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我們才有機會可以隨佛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不要再當人，也不要受輪迴之苦了。這一切的苦太過於刻骨銘心，我們個個都印象非常深刻

，沒有人願意再來當人了，這是我們內心真實的寫照。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楊坤

近代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趙樸初 （距今二十六年）

訪問 主筆：釋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趙樸初：

南無阿彌陀佛

很高興今天又有這樣殊勝的因緣，接受香光大佛寺法師的訪問。當趙樸初知道這次的訪問將會成行之後，已經等待許久，終於在今日迎來了這個殊勝的時機。

當年在世之時，其實在尚未離世前，我的魂魄即已四散。承蒙蘇居士蘇佛以見性法身之力，及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的無上功德力，將我所處的空間打開，四散的魂魄集合起來，送往西方極樂世界。

這是樸初永遠難以回報的大恩大德。因為若沒有蘇佛相救，

現在我又該在輪迴之中的哪一道、哪一個空間受報呢？到何時我才有機會再遇淨土大法，而能有這個帶業往生的機會？就算遇到淨土大法，我的善根、福德、因緣是否具足？又或者我能否遇到像阿彌陀佛、老師夏蓮居老居士或蘇佛一般的善導師、善知識？那是無法肯定的一件事情。

學佛已久的樸初心中知道，雖然說「無法肯定」，但其實或許是再也遇不到了；又或者要再遇到，那是百千萬劫難遭遇，又百千萬劫難遭遇，才再迎來這樣殊勝的機緣。

說了這麼多，在西方極樂世界的樸初希望讓世人明白，蘇佛以居士之身，五年清淨修行、淨化、見性，成就佛道與法身，乃是人間乃至於宇宙法界虛空的至寶。若有緣此世得遇蘇佛之人，應該懷著感恩之心緊緊抓住，不讓這樣的殊勝解脫之因緣流失，不然就太可惜了。因為末法時代，若僅憑自力，眾生業障深重，自力皆顯不足；若是沒有修行淨土法門、沒有佛力加持，是不

可能有脫離輪迴，乃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

理上來講，往生的關鍵在於自力與佛力的結合。事相上來講，蘇佛乃是人間存在著肉身的已成佛者。若是有緣遇到了佛，卻未能虛心受教、法喜充滿、知足感恩地接受這尊佛一點一滴的教導，佛力就沒有加持的著力點。而一旦沒有了佛力加持，又如何能修成淨土呢？這是有緣得遇蘇佛的佛子們，應該要深深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謂「天上天下無如佛」，而於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中，阿彌陀佛乃是光中極尊、佛中之王。現在，彌陀世尊就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二六時中在佛寺大放光明。這是名副其實的佛地，有緣踏上這一片聖地的人，真正是累世累劫、多生以來所修之福報的顯現。

若是能有在香光大佛寺修行，日日於佛、師、蘇佛的座下親近求法、學習的機會，那真正要把握了。因為這是一片清淨無染

的佛地，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所謂「福地福人居，佛地佛來居」。所以，在香光大佛寺的每一位修行者、每一位佛子，都是一尊尊的佛呀！其實每個人自性中，本來就具足著與佛同樣的慈悲、德能與智慧。在這樣的認知之下，如果對於阿彌陀佛有著十足的信心，那一定在修行上有所突破。

這是趙樸初在西方極樂世界，看到香光大佛寺這樣一塊地球上僅存、也是世間唯一的修行佛地，忍不住發出的感嘆。真正希望中國的廣大同胞都來到這一塊土地見佛求法，這將可以解答你們所有的問題，為你們的人生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

我是趙樸初，世人所熟知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人物。這一生我遊走在政治與宣揚佛法之間，這是我心中堅定選擇的道路。因為我深知，在中國，若是沒有政治方面的力道協助，佛法的推廣將缺乏根本上長久的力量。所以一直以來，不論在長年弘揚佛法的過程中，歷經了多少困難與打擊

，我始終心中坦然、堅定地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行。

與佛法的相遇，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因緣，我對此非常感激。我從內心深處從來都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就是佛法能夠帶給中國人民的幫助。這也是一直支撐著我在長年的弘法過程中，堅持下來的一個重大原因。正是由於自己嘗到了這樣甜美的果實，也更加希望廣大的中國同胞，都同樣嘗到這樣甜美的果實。那是從內心深處真正地調轉，也是自我品格的昇華。

身為中國佛教協會的會長，在我選擇的弘法路線上，的確常需要統籌及與各方協商。對於所接觸的各方佛教大德，乃至於各自所傳之法，我並不能有所偏頗，而是取其正向之處加以融合宣揚。這是我一貫的做法，一直以來也並不覺得錯誤。

然而，當我離世之後，在蘇佛的幫助之下，我看見自己原來早就已經被冤親債主找到，乃至三魂七魄不再完整。在這樣的情

況之下，我從最真實的角度、最直接地瞭解到，學佛若是沒有辦法究竟解脫，那一切也的確都是枉然。

這是許許多多的學佛人，尤其是在家居士，難以真正看清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論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只要學了佛，「成就」就是唯一的道路。應該說，如果不成就的話，那等待自己的將會是何種結局呢？魂魄入於空間之中，無法出離；入於地獄受刑；進入鬼道，過著灰暗無光的日子。即使升了天道、享受天福，但到了天壽盡頭之時，又該往何處去？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真正去正視的問題。

這一輩子，我由於弘法的願心，以及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因緣，接觸了太多的出家人。其中有許多真正有修的高僧大德，包括虛雲老和尚。在諸多大德之中，與淨空老法師相遇的緣分，是我至今想來還會心一笑的一段善緣。對於淨空老和尚在中國的弘法工作，我不敢說自己幫了多少忙，但若是能幫得上忙的，

我皆盡心盡力地予以幫助。對於老法師所講之法，我心中聽得亦是法喜充滿。

然而，到底什麼才是究竟的大法？在世之時，我心中明知答案乃是淨土法門，然而當自己身為一位具備影響力的、以弘法為使命的政治人物時，更要思考是中國人民具體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法門？這個問題當初樸初並非沒有想過，但說真的，我沒有遇到足夠令我拿出魄力而單獨支持的法門。現在想來，這也是自己法緣尚未具足的緣故。其實弘法者於微細處一點一滴的偏差皆有因果，尤其當此弘法者所影響的層面愈廣、範圍愈大，其所承擔的因果亦是愈加沉重。

這是當初的趙樸初早已明白的道理，但卻無法有所顧慮。因為一有了顧慮，做起事情來就會束手束腳。作為一個有志於弘法的在家居士，其實這樣的心態非常危險。所以在消極與積極之間，趙樸初永遠都是選擇直向面對、積極處理、勇往直前。

這一生在弘揚佛法上，我歷經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個艱辛的時期。在文革期間，中國佛教受到了非常嚴重的打擊，當時中國佛教協會也停止活動。直到文革結束後，才慢慢找到機會讓中國佛教協會重新開始活動。這受到嚴重摧殘的中國佛教，的確需要一段時間來復甦。走過這些時期，趙樸老的心中皆是告訴自己：要相信佛陀，堅定心中弘法的信念，不要被這些困難打倒。相反地，正是由於歷經這些種種的磨難，才更顯得後來所得果實的甘甜。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我做了人生之中一個錯誤的決定。對於這個錯誤，乃是我到了極樂世界之後，才徹底認知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人間佛教的理念。

當初在文革之後，為了讓當時已經備受打擊的中國佛教得到喘息的機會、得以復甦，並且能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被普遍接受並在全國發展，所以趙樸初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概念。

將人間佛教定調為往後中國佛教的發展基礎與指導理念，這

在當時許多人看來的確是一個極具智慧與圓融手段的做法。當時的趙樸初也是這樣認為，但是當時只考慮到了佛法的延續性，對於正法的延續卻缺少了深思熟慮。

不，應該說是當初的趙樸初也並沒有這樣的能力，去看透這樣複雜的問題。現在，阿彌陀佛下凡正住於香光大佛寺，人們得以有機會接受佛法的教育，正法的力量在此地發芽。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真實地看到，此地乃是世界、乃是地球的一線曙光。因為唯有跟著阿彌陀佛學習，接受香光大佛寺佛法的教育，才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這是過往的趙樸初曾經難以肯定地說出口，但這卻是現在我無比篤定的、事實的真相。

人間佛教的發展，的確可以適應現代國家與社會的需求。然而，於修行上，是不是這樣的理念能讓人們有著脫離六道輪迴、出離娑婆業海的可能性？那就要大大地打一個問號了。過往趙樸初並沒有正視這個問題，又或者說，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對這個問

題。

但現在我必須要將這件事情說出來，讓大眾真正地意識到，並且明瞭且反思人間佛教的問題所在。並非是有什麼樣的不好，也並非任何負面的譴責，而是單純希望所有的學佛人真正重視一個問題，就是這一生結束之後，自己這條靈該去往何方？而自己一生的修行將帶自己去往何方？

更嚴肅的是，目前的修行理念是不是有著出離輪迴的可能，乃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這是必須要重視的一個問題。因為佛法若是不能帶領人們邁向解脫、出離輪迴、乃至於往生淨土的話，那就僅止於人天善法。這樣的話，又和其他的外道有什麼樣的區別？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以上的這段話乃是趙樸初用現代人們比較聽得懂的佛學角度來做解釋。

若是以我現在於西方極樂世界見到香光大佛寺佛法教育中所講的，為大眾打開的人體與靈性的事實真相而言，可以說，人們

必須真正重視的是附體，以及如何與體內的冤親債主和平共存，乃至於化解的問題。

一旦這些問題未能妥善處理，那結果將會受到體內冤親債主乃至於魔眾控制。而愈來愈多的附體，外來眾靈進入體內，人體將會愈來愈虛弱，乃至於後來得病，而有老病死之苦。這樣的結果，難道是學佛人所追求的？如果一輩子修行修到了最後還要生病，那自己所相信的修行法門以及理念，到底還是不是真正的正法？

又或者，趙樸初可以提出一個更為直接的問題，就是到底一個真正的修行人是不是能夠做到不生病、不衰老？在以往，說真的，並沒有任何人有足夠的能力以及德性，又或者這樣的修行境界去說出這樣的定論。但現在人間有了一位見性成佛的蘇佛，乃是人間的一位肉身佛，這樣的話就有十足的把握性以及事實實證的支撐。那就是蘇佛所展現出來的，學佛的真實利益可以讓人們

做到在世時不老不病，乃至於死後靈性不死。而這是真正依教奉行之後得到的殊勝果實。

蘇佛與中國的淵源極為深厚，往昔世中多生都於中國弘法，又或者是為歷史中的重要人物。這樣的法緣，在蘇佛見性成佛後，一日一日愈來愈成熟。在近日，蘇佛持續地積極於中國進行大超度，將中國歷史五千年乃至一萬年的空間打開，讓無量無邊空間中的眾靈，又或者孤苦無依的孤魂野鬼，乃至於許多控制著中國同胞的魔眾，都得到了重生的機會。只要讓這些眾靈進入西方法性土，就將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這乃是阿彌陀佛與蘇佛的慈心悲願以及大恩大德，也是中國同胞應該發自內心感恩的一件事情。而幸運的是，趁著蘇佛還在世，有緣的中國同胞更應該積極來到澳洲香光大佛寺這個佛地，親近求法，打破以往對於佛法的錯誤認知以及成見，進而明瞭到底什麼是真正的佛法，以及真實的佛法有什麼樣的力量來幫助眾生。

樸初可以清楚地看見諸佛以及蘇佛以其神足通，快速地來到中國上方。千百億、千百億化身帶著阿彌陀佛與巨大的佛光，接引眾靈進入西方法性土。這真正就是佛經上面所說的「惠以眾生真實之利」，不是任何虛假的利益以及世間短暫的好處，而是真實地令眾靈得到靈性的解脫，乃至於脫胎換骨，進而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

極樂世界之莊嚴美好，非言語所能描述。當然，佛經之中已經為人們講出了一部分的殊勝莊嚴，但仍未能涵蓋阿彌陀佛所創造的無苦極樂世界，到底有多麼美好。這只有真正身處極樂世界的西方眾，才真實地體會並且瞭解。

我的靈性在極樂世界不停地提升，每日我都跟著阿彌陀佛修行，於佛的座下聆聽佛的大法。這是每一位西方眾享有的權利。

人身一輩子實在是太苦。雖只是短短的幾十年，但多少人卻在其中隨業流轉，造作種種罪業，乃至於後來進入惡道、又或者

困於空間之中、又或者於輪迴中流浪。這樣的苦痛，實在是難以言喻。

在當今現代化的環境，若是要讓大眾有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必須讓人們接受香光大佛寺佛法的教育，真正明白淨化的重要性與念頭的重要性。

人們需要真正明瞭，這個人身有著無量無邊的眾靈，將自己這顆心顧好，保持純淨純善，帶動體內的細胞眾靈維持純淨純善，這是每一個人需要明瞭的義務，以及該負起的責任。但現在卻沒有人有著這樣的認知，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不能作主」。當業力現前之時，人難以抵抗身體的種種慣性，而做出錯誤的決定，造下罪業，進而招感惡報及苦果，這就是每個人一生的寫照。

而要打破這樣的負面循環，唯有聽經聞法，接受阿彌陀佛的教導。在此過程中，更需要有一位真正的善導師於旁看顧大家。

而在香光大佛寺，即有著阿彌陀佛、老師夏蓮居老居士、蘇

佛這三尊佛在護持著有志於修行的佛子們，這是令樸初感到讚嘆且欣慰的一件事情。現在就看人們的法緣是否成熟。若是法緣成熟，就有機會接觸到佛寺的網站，乃至於聽聞蘇佛所講的經，進而踏上香光大佛寺這一片寶地的可能性。

樸初在此希望所有的學佛人，真正明瞭往生極樂的重要性，並且相信「學佛不老不病、靈性不死」的可能性。這一切就待有緣者來到香光大佛寺親自求法，印證這一切。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趙樸初

民初高僧 茗山大師 （距今約十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茗山大師：

娑婆六土，本於其中。蜻蜓點水，幻化一生。

吾於淨土，見證香光。遙遙兩地，實則同心。

彌陀蘇佛，大願人間。法身之行，本無邊際。

此時神州，得受廣益。吾於淨土，同心歡喜。

南無阿彌陀佛，吾乃茗山法師。人們亦稱茗山大師或茗山長老，吾實則愧不敢當。自古至今，大師或長老之稱，為見性開悟者之稱號。茗山一生雖鞠躬盡瘁，為中國佛教界盡力，於人間了

無遺憾，此生願往西方淨土之心亦是堅定無比。但吾並非因自身自力念佛，而得阿彌陀佛接引吾之靈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當時以八十八歲之高齡，吾在臨終之前，雖至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但是，吾當時之心並未全然於佛號中，仍然心繫徒弟與信眾之慰問，與解答各種疑惑之中。吾之心亦並沒有完全放下世間所行之一切，臨終之時，一念之閃，沒有抓緊彌陀聖號，吾見一黃色光亮來自天上。此光並非金光，亦無彌陀現身接引。但是，臨命終時，吾心之定功並未全然圓滿，一念之差，吾便進入了天界第六重天。

在天界的日子舒暢自在、清淨涼爽，再也沒有人間的各種聲音與吵雜。此時，茗山亦後悔，自己念佛功夫並未得力。儘管自己曾經大力宣傳「南無阿彌陀佛」聖號，勸導世人，無論任何宗派，於此末法亂世之際，以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號，一心隨佛心、佛願、佛行，為最穩當自在的法門。但是自己臨命終

時，卻因一念之差、一念之執並未放下，而沒有感得南無阿彌陀佛接引吾至西方極樂世界。

承蒙蘇佛蘇居士日日超度六道十法界，當時茗山於第六重天，聞得人間有一處向著全法界、宇宙發光發亮，金光閃閃。吾於第六重天觀人間之一切，發現是位於偏僻的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一座佛寺，名為香光大佛寺，有著南無阿彌陀佛親自在這裡正住的事實。

此時一見，令茗山之心大為震撼。原來人間有佛，有南無阿彌陀佛真正住於人間。而此緣便是香光大佛寺之蘇佛蘇居士因於人間證得佛果，達到開悟見性，圓滿成就佛道之行，亦同時因自身之努力及發大願心，超度靈界與魔眾重重無盡的眾生，感得南無阿彌陀佛下凡正住人間，為蘇佛蘇居士撐一把傘，為人間的超度之行開了一條康莊大道。

吾便是依此殊勝因緣，由第六重天，依蘇佛蘇居士的空間打

開之功夫，把吾之靈與無數天道眾生之靈在剎那間，牽引進入西方極樂世界。這一剎那十分迅速，彈指之間，吾之靈便由天道前往西方極樂世界一朵蓮花座上。

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美好、清淨莊嚴，絕非天道或人間可比。南無阿彌陀佛頓時映入眼簾，佛如此高大無比，慈悲殊勝。茗山沒有見過如此場景，於是向佛叩拜不止，心中無比歡樂，法喜充滿。從未想過還有這樣一個翻轉，可以得入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心中滿滿感恩，溢於言表。此時茗山大福，得遇真佛住世，於剎那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與佛同在，在南無阿彌陀佛座下修行淨化。這樣殊勝無比的因緣，心中自然滿心歡喜和感恩。

茗山於人間活了八十八年之久，在天道亦是有著十幾年的靈性生命經歷。此時進入西方極樂世界，為另一個新的靈性生命的開端。此時的生命，茗山已全數交給南無阿彌陀佛，並在佛前發願：無論何時證得佛果，當返回人間廣度眾生時，都以南無阿彌

陀佛之教育作為此後將來從事的方向，將畢生之精力，弘揚南無阿彌陀佛與西方極樂世界之殊勝念佛法門。

於人間，作為一方的住持和尚，並在中國佛教界帶領各方四眾人士，重整中國當時已經腐敗、頹靡不堪的佛教界之重責之時，茗山也是於晚期以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為主要的教育與宣傳。但一生走來曾經接觸的各宗各派法門不少，因此自己自始至終並沒有專心投入於念佛法門的殊勝及智慧當中。

茗山十九歲剃度出家，二十歲受戒成為比丘，一生戰戰兢兢、精進不懈，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提升自己以及教化眾生的重責。我深刻地知道，身處亂世之中的一名僧人，除了續佛慧命，把佛法教育廣弘於人間之外，也沒有忘記廣大百姓於亂世之中所經歷的種種磨難與痛苦。

人間的疾苦，茗山心中一清二楚，也知道自已責無旁貸。在弘法利生之時，也不忘時時以廣度苦難眾生為己任，此便是人間

佛教之由來，也是廣大民眾可以較方便接受的佛教宣傳方式。人們於世俗之中，無法與深奧的佛義佛理有任何感應之處，因此茗山一生除了大力推廣大乘經典，如《楞嚴經》、《法華經》之外，也是致力於改善人心，幫助重整中國當時民族破碎、人們普遍失去信心與動力的狀況。

曾經歷了新中國建立之前的戰亂時期，再到抗戰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此為僧人們最為黑暗痛苦的階段，茗山無奈，但無有逃避。

人世間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各種複雜的事，茗山也是心知肚明。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以一己之力並無法振興中國一方佛教界之可能，因此我在往後的人生，大力培養年輕的僧眾們，讓大家一一站起來為中國佛教賣力。許多與我同輩的法師、居士們，亦是在各個崗位上堅守，努力地為中國佛法的承傳和弘揚，盡自己的力量。

此生走來，茗山心中遼闊，坦蕩無遺，隨順因緣奔走各地，曾經在一處落腳，也曾經到各個地方行萬里路。除了幾處個別的省分以外，其他地方都一一到過，其中最慘痛的磨難，便是文革時期。當時我已八十歲高齡，耄耋之年的老人，但作為一名出家僧眾，深知佛心佛行使人不老的道理，雖然年紀較大，但身體並無大恙，也沒有任何不適或疾病。

因此，在當時佛教近乎磨滅殆盡之時，茗山更為堅定。雖然曾經被迫還俗好一段時間，但於逆境中一樣精進，日間勞動，夜間打坐，從來也沒有忘記自己作為僧人的責任。當時的情況，我選擇全然放下自己所有一切，放下自己於佛法界的身分與責任，隨順政府單位的一切安排。因此，我與世間俗人共同居住於昏暗的空間之中，被迫執行許多苦差事。我漸漸開始反思當時自己心境上的任何誤差，或者微細的偏私與不滿。茗山深知自己修行功夫未成，隨時都會有因自身定力不足下產生的個性與習氣，因此

對於自己的言行及念頭都是十分謹慎。此時的反思也讓當時的吾明白了自己並未把我執我見全然放下，因此更加努力地告訴自己：自己並不是來人間獲得什麼，而是來付出所有的。

此生走來，雖然經歷過種種磨難，但看見中國佛教界依然有著願意為弘揚佛法付出心血的法師與居士們，心中十分感動與歡喜。離開人間之時，心中已經沒有太多的牽掛與遺憾，只是那一念之間的差錯，沒讓自己專心念佛以自身之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此時的茗山已在西方極樂世界度過了一段時間，也無時無刻都在關注這人間的香光大佛寺，由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正在進行的一切佛事。我參加了由南無阿彌陀佛主持的三時繫念法會，在蘇佛全力地帶領之下，努力超度眾生的場面。吾看見香光大佛寺，蘇佛見性成就的功夫，著實令我以及許多於西方極樂世界，源自天道的眾生，各個看了心生讚歎，無比歡喜。

自己在人間一生為僧，也沒有耳聞過有如此功夫之人，可以

在人間和靈界之間，做著如此殊勝的救人救世的事。這一切發生在眼前，如此真實，那就是蘇佛於法會中或平日，皆無時無刻地都能以他千百億化身，配合南無阿彌陀佛的十二道光，在六道十法界中進行法身超度，接引難以計數的魔眾與苦靈們進入西方法性土，而後這些眾生亦有機會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對於這一個佛國淨土——西方法性土，吾亦是心生讚歎，並十分吃驚。因為蘇佛的願心無比堅定，其隨佛救世之心屹立不搖，在南無阿彌陀佛的幫助下，才有了建立西方法性土的可能。這一切都在宇宙準則、真理與正道當中進行，是佛心、佛行、佛願的最完美體現。

於西方極樂世界觀察這一切，無比殊勝！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回到人間行佛事，走見性成佛的路，來成就無量無邊的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此時茗山深知自己修行功夫未成，亦不敢輕舉妄動，於是便在這裡乖乖地聽經聞法，學習南無阿彌陀佛所述說的

一切法。

近日得知蘇佛於人間，在南無阿彌陀佛的全力幫助之下，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進行著從未有過的大型超度。這一超度於靈界造成了極大的震動。所謂的震動，是指靈界眾生得聞此事，得知有離苦得樂、往生西方之機會，個個都想跟隨佛光而去。因此，當蘇佛在超度中國廣大地區時，有許多眾生也追隨佛光而得有離苦得樂生西之機會。

然而，魔眾的意見分歧較大，一部分的魔眾選擇歸順佛，另一大部分的魔眾則選擇對蘇佛的肉體施法攻擊。這亦是因為魔眾性情剛強，未能知曉佛於世間真正行救世之行與救世之責的殊勝之處。魔眾為保全力量與所擁有的一切，便長期對蘇佛進行施法攻身；不同批次的魔眾針對不同部位進行程度輕重不一的施法。

茗山見此情景，心痛不已，感慨萬千。沒想到，人身於世間見性成佛、救度眾生所付出之巨大代價，是一般肉眼未開的凡夫

眾生無法想像與體會的。

茗山此時觀蘇佛的千百億化身，深入中國大陸重重無盡的空間當中進行超度。這一幕實在非常令人感動。無論多麼深度黑暗的空間，蘇佛都在一次又一次的超度中層層突破，從未停止或放棄任何一個角落的苦難眾生。

最近可見，蘇佛的超度已經遠至地底下又底下重重無盡的眾生，也包含深度空間、山林之間的空間眾生。許多苦靈已在此地困了百年、千年、萬年之久，依然過著漂泊無依、茫茫然的生活，這便是六道輪迴的真實寫照。

因人們無知，不相信真正的大法，只相信自己肉眼所見的東西，許多人無法攝受南無阿彌陀佛與蘇佛在此教授的法語，太可惜了。

今天看著中國佛教界的發展，茗山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吾深知如今真正行於佛道的僧人已然不多，宣傳也不得力，正法很

難在中國大地上弘揚開來。後續，還要將佛法，尤其是阿彌陀佛的大法廣泛地深入人們心中。

茗山在此呼籲全中國的人們：若是有機會聽上吾幾句身後語，請大家務必相信，如今位於澳洲香光大佛寺，由南無阿彌陀佛講述的一切法，蘇佛傳達給人們的佛法教育，才是最圓滿究竟的教育。這是一個真正行於佛道的佛寺，也是人間唯一可以與西方極樂世界直接相通的地方。如果想要達到真正的不老、不病、靈性不死，也唯有此地可以讓大家得到究竟的圓滿。

人間佛教固然可以幫助很多眾生初步認識佛法，但不是究竟的法門，也沒有辦法真正帶領人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大眾必須正視的事實。人間所觀、所感受的一切，畢竟停留在這副有生有滅、幻化的肉體當中，並非是可以幫助人們提升靈性、超越這個肉體，超越六道之苦、往生西方的方法。中國的人們，就算大家再如何推崇人世間的一切教育，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

或是其他各類的教育，大家也必須清楚明瞭，唯有佛法教育才有辦法帶領大家看透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達到究竟的離苦得樂。

在西方極樂世界，茗山仍然願與眾同行，這一直是茗山畢生的願望。雖然此時並未於人間，但茗山所要付出的一切，必然是於人間方可得到真正的圓滿。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大慈大悲，茗山於西方極樂世界受益無窮。祝福世間有佛常住，法水長流。

南無阿彌陀佛

茗山大師

現代 萬秀豬王 豬哥亮 （距今九年）

訪問 主筆：釋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

豬哥亮：

南無阿彌陀佛，大家在西方都是念這句佛號，這尊重規矩，才是專業的訪問節目。好啦，今天接受訪問，好久沒跟大家說話了。沒想到一晃眼過了這麼久。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真的感覺就只是一瞬間的事情而已。

好像人生才剛剛在臺灣演藝圈謝幕，點點滴滴、親朋好友，就如同還在眼前。其實在西方極樂世界，我要是真的想起任何人，想看都能看得到。這一生對我來說，到了西方之後才慢慢明白，我並不是只有豬哥亮這一生。我已經來來回回各個世界，扮演過各種角色無數次了。這最後一次，成為了豬哥亮，成為了家喻戶曉的主持人，人稱「秀場之王」、「萬秀之王」。其實這些頭

銜，是最近這一世才有的稱號而已。我在西方，每天看著金碧輝煌的世界，這邊大地也是黃金做的，到處都有寶石、宮殿，以及這池水看起來都非常高級。這讓我不禁感嘆，我人生在世，拼命地追求，至於後來沉迷的東西，也不過就是錢。在西方，什麼東西都不用錢，地上都是金子，樹上都是寶石。宮殿、樓房、住的房子都高級無比，那比臺北的豪宅還要更高級，已經算是皇宮等級了。

這樣的世界，真的進入之後才知道，原來臺灣的生活真的很苦啊。這種苦並不只是沒有工作，或是事業不順的那種苦，也不是被人家追債，家庭不和睦、生活不順的苦。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苦。其實真正的苦，是明明受了這麼多苦，卻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的方向，人生沒有任何目標，除了賺錢養家、從事自己的事業，讓大家都認識我豬哥亮，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意義了。而大家認識的豬哥亮，到現在也過去將近九年的時間了。或許還有一些老

一輩的人會認識豬哥亮，但是現在的年輕人，還有人在看豬哥亮主持的節目嗎？

豬哥亮的歌廳秀，也慢慢成為歷史了。這三十歲以上的人或許還有一點印象，四五十歲、六十歲以上的人，可能還在秀場看過我。但是年輕一輩、網路時代的臺灣人，或許只能透過網路上僅存的影音資料，看過我一兩次主持節目，對他們來說，豬哥亮已經變得陌生，就是一個老一輩的藝人而已。

當時，我對於能夠重返演藝圈，確實感到很興奮也很珍貴。能夠讓我重回主持臺，在各大節目中繼續擔任訪問主持人，持續與來賓互動，我是很感恩也很珍惜的。這背後代表了兩層意義，一來是老天爺給我機會，讓我可以重回我最自信的舞臺。另一方面，也是幫我解決了債務的壓力。但說一句難聽的，我還是生病了。這在我生命後期，其實有來自各方許多人給了我幫助。我知道這一生對不起很多人，但能在生命的最後，得到來自各方的幫

助，甚至與很多曾經結下心結的好朋友們，都能緩解雙方之間衝突的關係，這讓我也十分感慨。好不容易，關係有所恢復，但我卻已經重病了。

在後面幾檔工作，無論是主持還是拍攝國片，其實我身體非常吃力，沒辦法真正拿出我自己最巔峰的狀態，這也讓我對於我尊敬、神聖的舞臺感到抱歉。不論臺下的豬哥亮生活多麼不堪，也不論豬哥亮本身的個性、人格有什麼問題，但在舞臺上的豬哥亮，一定要是最好、最光鮮亮麗、最才華出眾、最詼諧逗趣的豬哥亮。這才是我認為對得起觀眾的責任，也是我能被稱「萬秀豬王」這個稱號的原因。

不過到了西方之後，我的心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對於人間還是有幾分留戀，畢竟長期以來，這些都是我好不容易在生命的最後，能有所突破、有所進展的事項，好不容易破冰的家庭關係，好不容易與在演藝圈得罪的好友，願意重修舊好，好不

易整個事業慢慢上了軌道，好不容易可以償還自己的債務，好不容易可以重新與觀眾見面，好不容易可以將豬哥亮的價值再次發揮出來，好不容易可以再給臺灣一個詼諧有趣的新氣象，這些都是我好不容易在生命的最後有所突破，可以帶給臺灣觀眾朋友的禮物。

我是以全新的豬哥亮身分，來服務臺灣的觀眾。但是，病情真的惡化得太快，大腸癌來得十分兇猛。而我也因為非常積極地想要工作、改善自己並改變現況，而忽略了治療。我實在不甘心，在我事業第二春如日中天的時候，竟然要受到化療的折磨，這拖累了我的事業。當然，這其中也是有我自己的私心啦。畢竟我想要再次重登舞臺，成為主持界的一哥，那怎麼能因為這樣的小病而拖垮了自己的事業呢？但是這看來不是什麼小病。這病快速擴散，真的讓我猝不及防。

當時，我真的十分錯愕，內心的震驚程度，就如同當初我事

業如日中天卻被迫要出國深造一樣。當下我其實很絕望，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是遇到一樣的事情，總是在即將大紅大紫、充滿榮耀的時候，遇到挫折。我在無奈之餘，也沒有能力可以挽回。而我的靈在斷氣後來到閻王殿前。其實早在世間的時候，三魂七魄就已經散失三個了。

到地獄之前，我的演藝事業影響很多臺灣人。當時我不知道在人們面前表演、主持節目，讓人們開心一笑，竟然也會造業。

我到了西方，我……回顧過去，並且將自己的行為、所作所為，向佛請教。佛讓我明白，其實演藝人員的工作沒有那麼簡單。這就好比學校老師教育學生一樣，學生聽老師講的話，相信老師的所作所為，在潛移默化中學習。而作為節目主持人，有數萬、數十萬的觀眾在收看我的節目，聽著我講的話，他們在固定的時間打開電視，或是在秀場上聽我唱歌、看我表演、看我與來賓互動。這無形中，大家都受到我的影響。

我若是講得符合道德、社會公義、真理正道與良善價值觀，那就不會造作罪業。若是反過來，我講的是比較腥羶色、比較低俗，又帶點諷刺對方，或是講出一些讓人們心生不悅、情緒受到影響的各種言論及表演，這中間就有罪業了。平常與自己親朋好友間嬉笑、詼諧、打罵，那是一回事，但在電視上大量播放，這影響到的人就非常多。

乃至於現在，若網路上還有流通我主持的節目，我的影響力就持續擴大。好在債務的部分，我現在已經在西方極樂世界，所以暫時不用去地獄受刑，但我所欠下的債以後仍然必須償還。

我想到這裡，也不禁感嘆，我怎麼總是在欠債？難道真的沒有辦法有還完的一天嗎？這老天爺也太不公平了！啊，不對。這都是自己所作所為，沒有任何不公平。我在西方極樂世界已經瞭解這一點，之後要償還這些債，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了。講來講去，講了不少。其實豬哥亮這一生大紅大紫、大起大落，人生百態

都經歷過了。

這都要感恩阿彌陀佛與蘇佛救度我來到西方極樂世界。哎呀，這真的是五味雜陳啊！其實當時蘇佛把我牽到西方，我就在想：「哇，這位老太太年紀也不小了，竟然有這麼大的本事，還認識阿彌陀佛。」

我在世的時候，接觸的宮廟比較多，佛教接觸得比較少，但是各方神明我都尊重。現在在西方世界一看，哇，不得了！這可不是普通的神明，這真的是佛啊。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佛？佛很大、很大一尊，在空中放大光明，金光亮得不得了。這極樂世界整個都是佛建立的，佛創造這樣的世界，來讓大家不用去地獄受苦。佛真的對人很好，很慈悲。因為佛讓我來西方極樂世界，西方世界跟地球其實是互通的，但前提是要有修行。

自己要有修，才能跟佛連線。這就像是宮廟的「乩身」一樣

，就是能跟神明溝通的意思。在澳洲香光大佛寺，法師們可以接收訊息，所以現在才可以在佛寺訪問我。以前都是我訪問別人，但現在輪到我受訪。

其實，我在很多年前也接受過訪問，但畢竟那時候剛到西方極樂世界，對於這一切的變化還有點不適應，一時間也不知道要分享什麼給大家。真的是從來沒看過這麼美好的世界，我很興奮地想要告訴大家，但總覺得不知道怎麼讓大家相信。不過現在對我來說，一切也沒那麼重要了。

我來到西方也一段時間了，雖然感覺只是一瞬間，但在人間已經過了九年、快十年了。能夠在西方極樂世界過輕鬆的生活，看著人們——我的好朋友們在這十年間，老的老、病的病，有些過世了卻也沒辦法來到西方，我很替他們感到惋惜。如果他們有機會能夠接觸到澳洲香光大佛寺，而且這邊佛寺的人都是臺灣人，應該很好溝通才對。打個電話、寄封信問一問都可以，親自來

一趟見個面是最理想，給自己一個機會，之後就可以來香光大佛寺。

我也是想給演藝圈的好朋友們勸一下，大家都是老朋友了，現在也都生病、吃藥、看醫生，很辛苦。就像我當初得癌症，還要開刀、化療，真的很辛苦。

其實來到佛寺，能夠認識阿彌陀佛與佛法教育，不需要吃藥。病，只要真正地信佛、跟著佛、學習佛、改個性，真的不需要吃藥。這邊佛寺已經推廣這一套很久了。

當年接引我到西方極樂世界的這位老太太，現在也八十幾歲了，卻愈活愈年輕，真的看了嚇一跳。不要看我豬哥亮平常在舞臺上愛亂講話，我現在在西方極樂世界，好歹也是佛國淨土的菩薩，是極樂世界的菩薩。講話不能不守信用，講話要誠實，不能講白賊(台語：謊話)。希望有機會能夠聽到豬哥亮講的話，還認識我的就上網吧，現在手機、電腦很方便，上網看一下。

這是豬哥亮二零二六年的最新作品，雖然只有短短一段文字，但是，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了。這是我啦！雖然沒有了身體，但是靈性還是很清楚，頭腦比以前好了，肚子也沒有癌症，可以跟大家講真話、講真心話。

希望大家來這邊「香光大佛寺」，大家都來學佛，學阿彌陀佛，就不用像我一樣生病住院了。演藝圈的大哥、一些後期的好同事、宮廟的朋友，還有曾經幫助過我的道上朋友，以及我的家人們：

過去你們對我可能有些誤解，其實也不算誤解，畢竟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本身的業力非常重，在人道時大部分時候都不能控制自己。雖然現在講這些已於事無補，但還是跟你們道個歉。如果你們願意相信我，我現在真的在西方極樂世界。哪怕是上網搜尋一下「香光大佛寺」也好，看看也不吃虧。

豬哥亮這一角色在臺灣已經正式謝幕了，之後也會從臺灣人

的記憶中慢慢淡去。當老一輩的人們慢慢凋零、減少之後，記得豬哥亮的人也就愈來愈少了。

大家對豬哥亮的印象好壞都有，但其實豬哥亮並沒有離開大家。我在西方極樂世界，想要看臺灣隨時都能看到。在西方極樂世界就是這麼的神奇，如果想要來找我的，也可以來佛寺找我。

現在跟大家報告好消息了，豬哥亮已經以全新的人生，在西方極樂世界生活了。大家如果也想要移民西方極樂世界的，可以來佛寺報名啊。這就是我豬哥亮給大家報喜啦！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豬哥亮

本寺一切法寶

免費結緣

禁止販售

請勿擅改內容

歡迎翻印流通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時光隧道——空間打開

訪問中國歷史人物

第四冊

出版佛寺：澳洲香光大佛寺

HSIANG KUANG Pure Land Buddhist Centre

通訊地址：120 Gordon Smiths Road,

Goombungee QLD 4354, Australia

電子郵件：info@nmantf.org.au

香光官網：https://www.nmantf.com.au//

香光文庫：https://post.nmantf.com.au/



YouTube 講經



香光官網



香光文庫

二〇二六年七月恭印